

平生文苑

集三第 卷七第



凌善清編

上海東大書局印行

張君伯良



王君廷璽



王君景山



周君家良



韋君大梓



尹君筐客



本社啓事一 本社現正徵求第七屆
社員，凡有志入社者，備有入社
志願書等，函索即寄。

本社啓事二 本刊所列門類，現均
歡迎投稿，務望國內外學子，不
吝以大作見惠是幸。一投稿簡章
附刊在本刊之後。

着色山水

經壁過雪者歸
午夏山陰蔡朗青畫



春風曉靄
庚午夏月蔡朗青畫



蔡朗青



春榮舒

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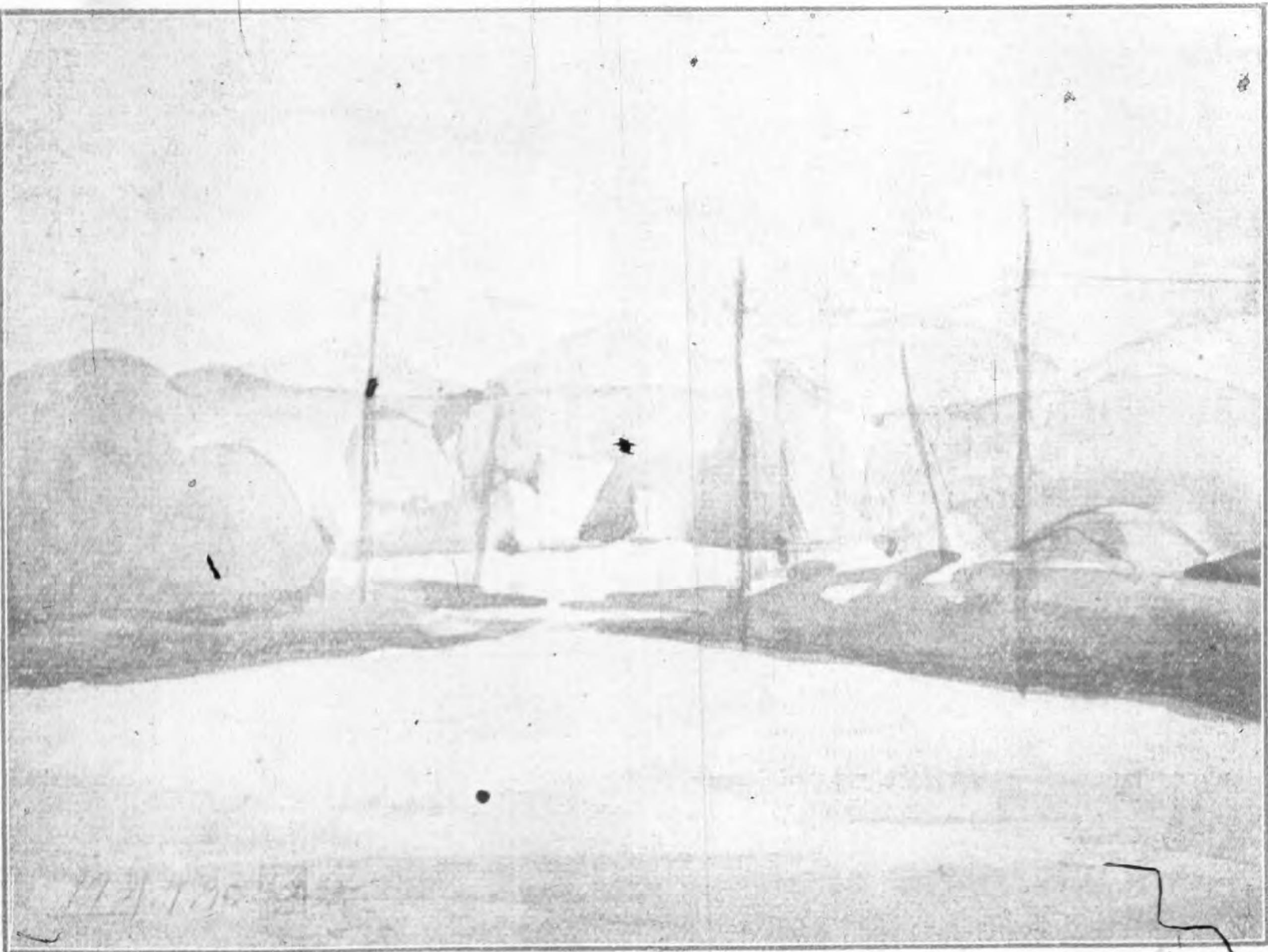


奎文姚

墨蘭

水 彩 風 景

劉 森



着色山水



水彩、——
靜物寫生

溫肇桐



元翁

主事元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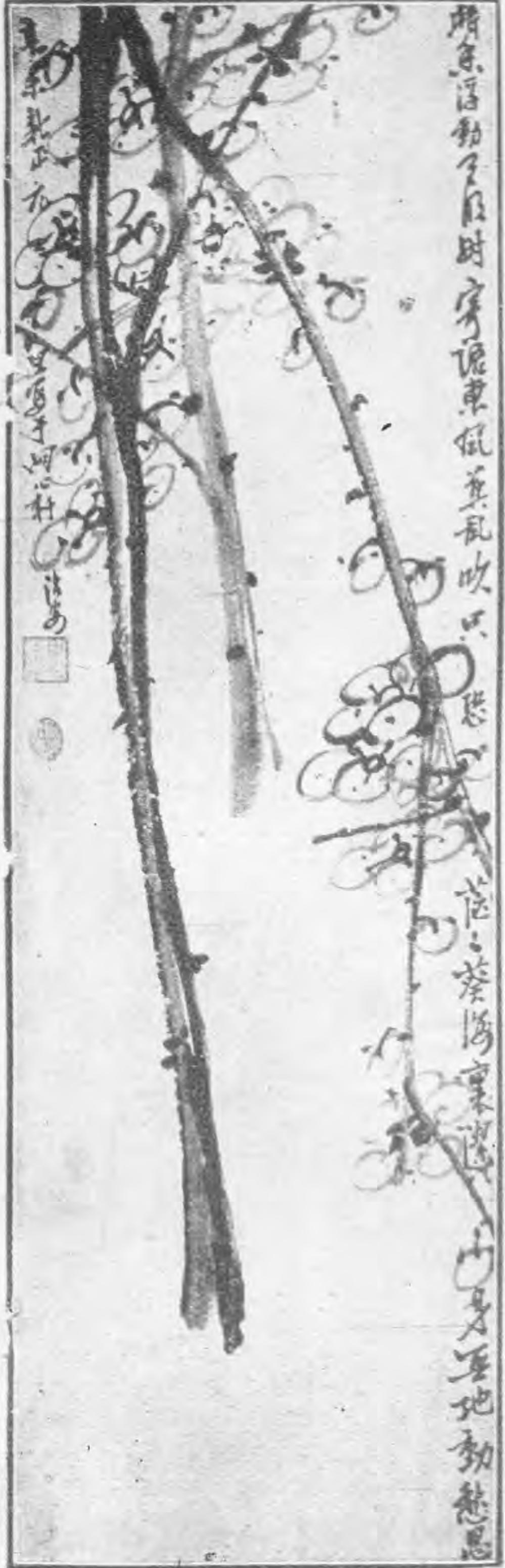


梅・松
晶治安

晴日活動直貞時
寒風東北真風吹只
悲哉海寧遠山見在地
勤愁思

龍・茶房

晴日活動直貞時
寒風東北真風吹只
悲哉海寧遠山見在地
勤愁思



新北山
主事元翁



梅

周夢闇

寒極未須何時宜莫怪
深宵心只有一孤枯

光前底墨崖觸目橫斜
雙周夢作



書

社

閻夢周

學生文藝叢刊社萬歲

傳播文化發揚國光敬祝叢刊萬歲無疆
增長學識促進藝術敬祝叢刊日日進步

曲陽縣文廣局書

R
810.5
880.7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第 七 卷 第 三 集 目 錄

卷 首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 畫

着色山水

蔡朗青

着色山水

蔡朗青

墨蘭

興化國學
專修社 舒榮春

水彩……風景

興化國學
專修社 姚文奎

着色山水

湖南華中
美術學校 劉森

着色山水

虞賓

水彩……靜物寫生

溫肇桐

目 錄



A956340

- 松.....
立興化縣
梅.....
中學
梅.....
高治安
梅.....
曲陽鄉
村師範
周夢周

書法

- 書法.....
曲陽鄉
村師範
周夢周

話體文

- 端午風俗之起源及其嬗變.....
志上海大學
秋海棠.....
楊簪雲
臘子.....
湯匡瀛
粵游紀略.....
嚴雅惠

文

- 王安石研究.....
且上海復旦大學
清學記.....
美白
祝松伯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詩經方注糾謬.....王先獻

何謂文學.....王啓懷

贈畢業諸同學辭.....程振庭

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價值.....如皋中學叢其櫟

治匪議.....閻敏

女子與體育.....上海愛國女學徐惠芬

袁母段太夫人六秩晉一壽序.....北京大學段廷珪

亡女采蘋塘誌.....上海法學院高无易

歸里紀程.....上海育才中學黃靜遠

先姊事略.....貴池丁盛蕃

致姊函.....上海清心中學張德乾

醉後遊校後荷池記.....周兆烜

春假遊贊隱山記.....信陽縣立中學許之道

集三第7卷

目錄

四

白龍潭記.....廣西賀縣中學陳家麟

語體詩

殘葉飄上樓頭.....上海蘊薇

獻給我底母親.....中學蘊薇

殘夜哀歌.....河北省立七中劉洪河

寒夜.....陳尼曼

海.....南通師範學校周仲芬

啼痕.....周仲芬

渺茫的前途.....周仲芬

懺悔.....周仲芬

詩

雜思.....姜曉燕

殘春病起.....單靜瑜女士

學文叢刊

秋日小病偶成	單靜瑜女士
踏青詞	單靜瑜女士
雨夜與勤生小樓共話作	單靜瑜女士
丙寅抵家感舊作	單靜瑜女士
對月	單靜瑜女士
梅口道中作	單靜瑜女士
夏夜遊外灘公園作	單靜瑜女士
春柳六首	張伯良
寒夜	張伯良
寒士	張伯良
寒菜	張伯良
寒衾	張伯良
寒舍	張伯良

集三第卷七

- 寒箭………張伯良
寒鴉………張伯良
寒村………張伯良
寒犬………張伯良
寒蠅………張伯良
寒梅………張伯良
寒雨………張伯良
題影………中國藝術專科學校鄭蘭貞
中秋步月偶感………鄭蘭貞
兵後過夏鎮………如皋縣立中學張如曾
雁來紅………張如曾
雜思………姜曉燕
秋懷詩………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謝友人贈酒	張仲美
近購柯達鏡箱藉爲攝影之戲樂而賦此	張仲美
雨中	武昌中 沈臯南 <small>大附中</small>
春暮遊中公園雜咏	薛慰農
春日村居	薛慰農
自題小影	薛慰農
歲暮感懷	程振庭
寄蕙芬	程振庭
寄友	楊維康
客感	蕭人傑
春感	蕭人傑
秋夜	蕭人傑
春日登臨有感	蕭人傑

集三第十七

- 秋夜有感.....蕭人傑
秋日感懷.....蕭人傑
楓江晚釣.....朱士林
中秋晚步.....朱士林
七夕雨雨偶成.....朱士林
貧家苦.....無錫儲德慶
木蘭從軍.....中學
哭張師柳溪.....女子學校
懷友.....林婉儀
戲贈友人張君義常新婚.....新安中等職業學校
落花.....汪麗澤
懷友.....高級中學
戲贈友人張君義常新婚.....安微省立韓德麟
暑假贈鄧中同學.....李孟材
暑假贈鄧中同學.....高鳴珂
暑假贈鄧中同學.....鄧縣墅
暑假贈鄧中同學.....鄧縣墅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國恥日有感.....

懷集縣立中學陳炯培

讀本卷叢刊有感.....

伍嶽寧

落花.....

高之堯

贈陳寶賛女士.....

上海法政大學王雍

病裏遺懷二首.....

上海法政大學王雍

薑弘血.....

戴藻宸

自題小影.....

戴藻宸

九一八紀念日誌感四首.....

沈卓然

秋憶.....

沈卓然

贈友入京求學.....

李世英

閒居雜咏.....

安國鄉師範村王廷璽

深秋舟中.....

遼中師範學校方明理

九里山懷古.....

王廷璽

集 第 三 卷 第 七

獨釣寒江雪

羅希賢

乘輪由太平過采石磯

朱士林

雨後宿巢縣之河南山下澗水淙淙夜不成寐枕上口占

朱士林

雨後游山

春風

冬夜獨坐

劉修己

彳亍

南通縣立
鄉村師範 徐子光

秋夜獨坐

徐子光

贈別本校畢業同學

廣西省立
第十中學 葉長春

秋江之夜

朱景初

同學陳君述獄

郭飛宇

三十感懷

立江縣
立師範 楊守成

秋風

袁衛民

秋雨.....袁衛民

素塘來函索近影爰附以詩寄之.....羅祖鍾

新柳詩.....管學驥

夜歸.....淮陰中學李潤秋

寒假留別同學.....陳靜

春行.....遼寧省立第三師範呂韻蝶

小齋偶成.....呂韻蝶

花朝.....呂韻蝶

春情.....呂韻蝶

如皋龍游河棹歌.....周寬

小說

三個敗兵.....武昌中央軍校劉毅卿

投荒.....上海大學葛激爽

雜俎

無盡年曆盤製造法

林 嶽

大般變物

張含華

銅絲取錢

張含華

靜軒漫寫

顧龍鑑

養靜軒碎語

霍桂明

觀微軒聯話

嚴觀微

吟梅軒詩話

胡志霄

通訊

張君孝純啓事

周君仲芬啓事

李君亦賢啓事

語

體

文

端午風俗之起源及其嬗變

楊雲裳

麥涼殊未畢，蜩鳴早欲聞。

喧林尙黃鳥，浮天已白雲。

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

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

——北齊魏收，五日——

疎疎幾點黃梅雨，

佳節又逢重午。

角黍包金，香蒲泛玉，風物依然荆楚。

形裁艾虎，更釵臈朱符，臂繩紅縷。

撲粉香綿，喚風綾扇小憩午。——

沈湖人去已遠，

勸君休對景感時懷古；

慢彈鶯喉，輕敲象板，勝讀離騷章句！

荷香暗度，漸引入陶陶醉鄉深處。

臥聽江頭，

畫船喧疊鼓。

——周邦彥，端午，調寄齊天樂。——

在中國的許多節候上，往往附麗着種種神話。這種地方，我們可以很明晰的看出中國社會的風俗和民族的思想。我覺得每逢奇月的同一個日子，都是很重要的佳節。如一月一日元旦的貼桃符，三月三日上巳的祓禊，七月七日的乞巧，九月九日的登高，在這種佳節裏面，多包含着神話的傳說。端午，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佳

節。

端午的普通風俗，是懸鍾馗像，掛艾劍，飲雄黃酒和吃糉子等。現在先談端午的起源和沿革。

要考端午的起源，先要知道五月是自古相傳的惡月；五月五日，是惡月中的惡日，我們所能考得的，在戰國時已盛行這種傳說。最初見諸載籍的是史記。史記孟嘗君列傳上說：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其後，西京雜記已有：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

害其父母。」

世說有：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甕中投於江。

孝子傳有：

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

宋書王鎮惡傳有：

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祖。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自戰國漢至六朝，皆以五月五日生小孩是將不利於其父母的。應劭風俗通義卷九：「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現在我們都知道五月五日是屈原沈江之日，同時也是吃糉子和賽龍船的起源。不過要曉得這種傳說是起於六朝間的。在六朝以前，東漢間則傳說是日爲伍子胥的忌辰。鄖鄂淳的曹娥碑裏說：

曹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時迎伍君，迎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

章樵注云：

伍子胥爲濤神。

會稽典錄也說：

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汎濤迎波神溺死。

皆可見漢時多以五月五日爲伍子胥的忌辰。到了六朝，遂轉變而爲屈原的忌辰。糉子和競渡，也是同時起原於六朝的。吳均續齊譜記上說：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嘗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棟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糉，並帶棟葉五花絲，遺風也。

唐沈亞之的屈原外傳與此相同，荆楚歲時記宗懷注云：

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

此後歷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多以是日爲屈原死忌，而糉子競渡之風，時歷二千餘載，地徧全中國，相從未改，其影響也不能說不大了。

IV.

端午的起源弄明白了。我們試看自漢以後二十多年的情形怎樣。

後漢書禮儀志云：

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武帝本紀注：

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中華古今注云：

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

又云：

漢章帝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袴。

事物原始線符節云：

漢五月五日以五色印爲門戶飾，續漢書所謂桃印者也。

據上面幾種記載看來，漢時民間以五色印懸於戶上以辟邪，（此風至今尚存。）宮中則烹梟，並以犀帶綾袴賜百官。

一到六朝，又擴大了。競渡角黍兩大盛典，都起於此時。此時習俗，可分爲三大類：一以五色絲符印辟邪及製藥，二角黍，三競渡。

關於第一點，風俗通義云：

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瘡。

荆楚歲時記云：

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又云：

以五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瘡。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此條有以條達等織組雜物相贈遺，已開後世端午送節禮的起端了。至於製藥，則齊民要滿本草綱目記載的很多。我們江蘇現在仍有於此日製雄黃礬丸的習慣。

第二是角黍，一名糉子。齊諧記已有很神奇完美的關於角黍起源的記載了。（見上不再引）。風俗通義云：

先節一日，以菰葉裹黏米栗棗，以灰汁煮令熟。節日又煮肥鵝令極熟，去骨加鹽豉麻蓼，名曰菹鵝。黏米一名糉，一名角黍。

風土記云：

仲夏端午，烹鵝進筒糉，一名角黍。

玉燭寶典云：

洛陽人家，端午造丸羹艾酒。

到了今日，角黍仍舊未改，艾酒變了雄黃酒，煮鵝烹鵝則淘汰沒有。（我是

站在江蘇的立場上說話的，不知道別省還有這風俗沒有？）

荆楚歲時記云：

是日，競渡，採雜藥。

這就是近世賽龍船的起原。當時並有鬪力之戲，近日則沒有了。隋書地理志云：

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其人本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

僅此一段，可考當時鬪力的情形了。

到了唐朝，此日宮中仍有賜衣飾之俗。我們看杜甫的端午日賜衣詩，竇叔向的端午日恩賜百索詩，權德輿的端午日禮部宿齋有衣服綵結之貺以詩還答詩，楊巨源的端午日伏蒙內侍賜晨服詩等等，多可見此日賜衣之風很盛。中華古今注也說：

唐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

亦屬漢遺風。唐書禮樂志云：

天寶時常以五月五日薦衣扇於諸陵。

可見唐時還有薦衣扇於諸陵之禮俗。唐會要云：
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警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貞觀是文治極盛之世，所以衣飾改爲飛白扇了。

宮裏在是日做什麼消遣呢？呀，好玩得很！開元天寶遺事載：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

集三第十七卷

女口的惡習。唐書懿宗本紀云：

咸通八年五月，禁延慶端午節獻女口。

大概以後就此禁絕了。文昌雜錄云：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驟柳。

這是軍中的消遣，大概是跟隨時關力而來的。民間是怎樣情形？酉陽雜俎云：

北方婦人，五日淮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綺，皆結爲人像帶之。

雲仙雜記云：

洛陽人家，端午，以花絲縷閣插髮，贈遺辟瘟扇。

文昌雜錄云：

唐時，五日有百索糴，又有九子糴。

可見拿五色印五絲變得漂亮一些，符變了辟瘟扇，改得實用一些，糴子多加了幾個好聽名詞，競渡仍舊盛行。張說有岳州觀競渡詩，儲光羲有宮莊池觀競渡詩，張建封有競渡歌，盧肇有及第後江陵觀競渡寄袁州刺史成應元詩，多可見競渡的風尚。

五代時的習尚，大概同唐朝差不多。花蕊夫人宮詞有一首云：

端午生衣進御牀，赭黃羅帕覆金箱，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綵縷長。
大概宮裏在是日換新衣及臂纏五綵絲縷。

一入宋朝，變本加厲，花樣愈添愈多了。又有學士進帖子之故事。歲時雜記云：

學士院端午前一日，撰皇帝皇后夫人閣門帖子送後苑，用羅帛製造，及朝進入。

所以宋時文人如意得象，歐陽修，王珪，蘇軾，蘇轍，周必大等，都製有很多的端午帖子詞。歲時雜記又云：

端午都人畫天師像以賣。又作泥塑張天師，以艾爲鬚，以蒜爲拳，置於門上。

這是現在掛鍾馗像的伏線。又云：

端午刻菖蒲爲小人子或葫蘆形，帶之辟邪。

這是現在用菖蒲剪劍的濫觴。又云：

端午以艾爲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綵爲小虎，黏艾葉以戴之。

現在端午懸紙剪或綾做的老虎，宋朝已經時行了。那時仍有遺扇之風，事物

原始云：

今端午以扇相遺，自唐始也。

我們讀了東京夢華錄和乾淳歲時記上面關於端午的記載，就可見宋人對於端午佳節的熱鬧了。東京夢華錄云：

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糉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紅梅匣子盛裏，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糉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相迎宴賞……

乾淳歲時記云：

端午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一。或傳舊京

第三第
卷

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絲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蜥蜴蝎等，謂之毒蟲。及作糖霜韻果糖蜜巧糉，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遍插葵榴梔子花環繞殿閣，及分賜后妃諸閣大璫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扇真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練白葛紅蕉之類。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朶彩團巧糉之賜。而外邸節物，大率效尤焉。巧糉之品不一，至結爲樓臺舫輅，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並懸門楣，以爲禳禱。道宮法院多送佩帶符篆。而市人門首，各設大盆，雜植艾蒲葵花，上掛五色紙錢，排釘果糉。雖貧者亦然。湖中是日遊舫亦盛。蓋適炎暑，宴遊漸稀故也。

可見宋時習俗之奢侈。雖此爲都中之盛典，然民間亦可於此推想而得其十一

。歲時雜記載：

端午糉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糉錐糉菱糉筒糉秤槌糉，又有九子糉。

。

五花八門，其華侈可知。競渡亦盛，范戎大有竹枝歌云：

五月五日嵐氣開，南門競船爭看來，雲安酒濃麴米賤，家家扶得醉人迴。

此外黃公紹並有端午競渡櫂歌十首，趙長卿有一斛珠，劉克莊有賀新郎等，都說競渡之盛。更有武陵競渡略詳記其事。

遼金民間大概仍和宋朝差不多，宮中則新添有拜天之舉。金史禮志上說：

拜天，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

這大概是胡俗了。並有射柳之戲，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三年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勝者賜物有差，復御常武殿賜宴擊球。自是歲以爲常。

什麼是射柳呢？識小編載：

永樂中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北人以鵠鵠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鵠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端午日，名曰射柳。」

可知明沿遼金之習，仍有此風。酌中志略云：

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弔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

此段之事，爲後代懸掛鍾馗之先河。至元明之詳情，可於熙朝樂事及帝京景物略二書中見之。熙朝樂事云：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穉以爲糉，束以五色綵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象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爲百蟲之像鋪其上，却以葵榴艾葉攢簇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餽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香油，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覓蛤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檻，以辟蛇虺。

帝京景物略云：

——啊，戰爭呀！——啊，我的可愛的故鄉呀！

投荒

葛濬霽

一
新涼已襲到人們的兩臂，撩人的暖風早不在這南國逗遛。這時澄的心弦上再也彈不出歡樂之曲，歡樂之曲的餘音，早隨着流水般的時光消逝了。全盤的世界裏，他所感覺到的祇是個無聊！

他痛恨現實的社會，他咒詛自私的人羣

他是被這個世界所擯棄了。

作者！

二

是在一個春光旖旎的早晨，澄悄悄地在柳綠桃紅的掩映裏剖開了一隻字跡娟秀的信



影

小

者

！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牆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遊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梁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釀熙遊一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絲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

其中如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都和現代情形相同。競渡也很盛行。元張憲「段家橋下水如潮，東船奪得西船標，」明高啓「今朝寂寞江邊臥，閒看遊船競渡歸，」唐順之「復道龍舟方競渡，銜恩共許向昆池」等句，多可以作競渡盛行的證明。

我們看了上面二千多年的情形，有的現代沒有了，有的現代仍舊盛行。並且可以藉此觀其起源及嬗變。其中歷時最久者，是競渡及角黍，自六朝至今未變。艾

的歷史也不短，不過現在用以懸掛及焚燒，沒有用來做酒的了。皇帝既然取消，賜衣飾之風當然也隨之斷種。老虎起於宋時。雄黃起於元明。還有一件很希奇的事，就是至明爲止，尙沒有發現掛鍾馗的習俗，僅自宋時起，有以張天師及仙子像避鬼而已。



二千多年端午的沿革史弄明白了。這是現代科學方法中所謂縱的研究。橫的一方面呢？現在既無專書足資參考，偶而在報章上有關於端午的一鱗半爪的記載，一時也不大容易找尋。如今只好拿志書上的材料彙集起來，作一個有系統的討論。

△直隸志書▽

宛平縣

五月五日，家懸五雷符，插門以艾，幼女佩紙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是日午具角黍，漬菖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取避毒蟲之義也。天壇牆下，走馬爲戲，羣競觀焉。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有樹蔭，可坐臥飲，相望不絕。

良鄉縣

五月五日，泛菖蒲酒，懸符艾，食角黍，用雄黃硃砂塗小兒耳鼻，更用五色絨爲續命索，繫手足並頸，士民或踏青郊外，臨流稱觴相娛。

通州

端午節，男女於郊原採百草相鬪賭飲。

文安縣

五月五日天中節，揭紙畫虎蝎或天師像於壁，捉蟆取蟾酥，採百草製藥。

遵化州

天中節作角黍，並以果酒餽遺爲禮。小兒項各繫綵繪，並垂金錫若錢鎖，曰長命縷。

平谷縣

五月端午節，遇天旱，婦人羣聚洗箕於河干，以求雨澤。

永平府

仲夏月端午，置葵榴堂中，懸艾虎辟瘟，朱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蠱消滅」，揭之楹戶。僧道以辟惡靈符分送檀越，醫家以香囊雄黃烏髮香油送所往來家而揭符於門。採百草製藥，湯沐，泛菖蒲硃砂酒，云飲之惡物不入口。兒童頸臂脛足繫綵繪，云避毒，名百歲索。俗不競渡，或鬪百草賭飲而已。戚里以角黍餉男女姻家，互饋爲追節。

灤州

仲夏之月五日，男女許聘互饋，祀小聖。競渡由偏涼汀渡口放船，簫鼓爭喧，流連至夕乃已。

河間府

重午日，喜薄陰，大晴主水，雨主絲貴，俱所忌也。

冀州

五月端午，男女戴艾葉於項耳，曰去疾。童幼繫百索於項腕，曰蟲不螫。女家置夏衣及酒醴往婿家，曰追節。

刊叢文生學

趙州

五月五日，貼門符，食角糉，男戴艾葉，女簪艾虎。有司會士夫，詣南鄉舉觴遊詠，名曰踏柳。

△山東志書▽

鄒平縣

端午晨起，飲銀醪一杯，俗謂辟邪。以糉海魚王負芻，親友相餉遺。

諸城縣

五月五日，取生蝦蟆以京墨填入其腹，掛於陰處乾之。兒童患痄腮者，以神醋研墨濃汁塗之瘥。

登州府

端午軍校禊柳於教場，立綵門懸葫鵠於上。走馬射之，中葫則鵠飛，謂之演柳，間一行之。

△山西志書▽

編輯文

解州

端午，男女帶艾葉，曰去疾。幼者繫百索於項，曰爲屈原縛蛟龍。

隰州

端午，各村祭龍王，田園掛紙。

潞安府

端午，以麥麩爲白團，與角黍相餽送。婦女剪綵縷金，爲花草鳥蟲相問遺。

△河南志書▽

固始縣

五月五日，雨主蟲。

△陝西志書▽

興安州

端午，官長率僚屬觀競渡，謂之踏石。

平涼府

端午昧爽，剪艾畫五毒，採百藥造麴，輕服驕馬遊觀，士女布於涇濱。暮方已，羣賞芍藥五色十子刺梅，以蜜飴收遺花。

△江南志書▽

江寧縣

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符，人戴佩五色絨線符牌，門戶以縷繫獨蒜，及以綵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蝎蜘蛛蜈蚣，蟠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

吳縣

端午前五日，貴賤長幼，乘槎艤泊沙益潭長沿灣胥江觀競渡。

嘉定縣

端午爲天中節，食角黍——俗呼糉子——，飲雄黃菖蒲酒，又遍噴門戶牆壁間。雖貧家，必買石首魚烹食——俗呼鯧魚——。在學前匯龍潭看龍船，男女夾岸，纜舟飲宴。好事者以鵝鴨投水，龍船人號水手躍出船，入水隨鵝鴨出沒，爭得以爲豪。

附錄文

集三第十七

松江府

五月朔日，貼門符。五日，婦人製綵繪爲人形插之於醫，名曰健人。是日，觀龍舟競渡於白龍潭。

武進縣

午日，船戶綵畫龍舟，建旗幟，鳴金鼓，爲競渡之戲。自朔日起至午日止，互相角勝，鬪捷誇長。士民爭龍舟於白雲渡，觀者殆如堵焉。近日，又有夜龍舟之戲，四面各垂小燈，競渡如白日，好事者以簫鼓歌聲相之，致足樂也。

清河縣

端午，插艾戴艾，婦飾新繭爲虎以綴釵頭，謂之艾虎。以青蘋裹糯爲糉相餽遺。飲菖蒲雄黃酒以辟惡。是時漕艘過淮，多爲龍船，競渡於大河急流中，旗鼓上下，戲水如駛，亦一日流覽之勝。

揚州府

端午解糉，婦女以葵榴艾葉雜花簪髻，午則棄之，殘花滿道。自朔至午日，廣

陵濤龍舟競渡，士女遊人，環聚而觀，貿易者爲之罷市。~~~~

如皋縣

端午，探澤蘭，煎湯沐浴，昔人所謂浴蘭湯者是也。~~~~

懷寧縣

五月五日，人家各以菖蒲艾葉懸門戶。小兒以雄黃硃砂點額，羽士用五色紙折符牌縫小兒衣背上。婦女繫五絲絲於臂，云辟兵疫。習水者製龍舟競渡於江，輕疾如飛，岸上觀者如堵。臨水臺榭樓閣，少長咸集，置酒縱觀。亦有坐輕舠畫船，結綵爲飾，中流簫鼓與龍舟上下者，皆極歡而罷。暮以色線縛角黍投之江中，以祠三閭大夫。城市鄉村，皆家飲菖蒲雄黃酒。又日晡時，婦人以水浸殘花擲街頭，云送赤眼神。~~~~

太湖縣

五月五日，土人製龍舟，競渡於龍潭。好事者多於兩岸間插錦標，爭奪爲喧笑。是日，士女盛服靚妝，結綵棚帳，縱觀於龍山之巔，樂飲而歸。~~~~

巢縣

集三第

五月五日端陽節。龍舟之戲，因屈子沈江以五月五日，楚人思之，故於是日投食以祭。恐爲魚蝦所奪，乃作舟象龍形，鼓樂喧闐而投角黍於水中。巢舊楚地，故立競渡廟於東方河濱而塑屈原像於中，扁曰三閭祠。以原嘗掌王族三姓，爲三閭大夫。三姓者，昭屈景也。今臨河悉爲民居，而祠尚存。每歲於孟夏月望後三日祀水神，造龍舟。各坊一艘，各異色。舟大小不等，色忌白，相傳以用白而沒。至五月朔迎會中，偶神入舟。每舟集少壯數十人，穿號衣，列幟如舟色。擊鼓奮楫，踴躍爭先。士民競結棚幔於舟，飾以彩。或雙舟連結，下作平盤，上造彩架。舟首多載盆景，挾簫管樂妓，集親朋宴飲嬉遊，從流上下，五日而止。

△浙江志書▽

杭州府

五月端午，門貼五色花紙，堂設天師像，梁懸符篆，競以角黍五綵絲相餽遺。家種葵花一本，旁植艾葉菖蒲。飲雄黃酒。祀神享先畢，各至河干湖上，以觀競渡。

學 生 文 藝 刊

。龍舟多至數十艘。岸上人如蟻。畫船非貴遊不得覓，一漁艇索錢盈千。釵頭符勝，備極工巧，鑽繡仙佛禽鳥魚蟲猛獸之形。綢紗蜘蛛，綺縠麟鳳，繡虎絨蛇，難以名述。近日半山龍舟爭盛，諸塲各埠，俱於朔日奔赴，游人雜遝，不減湖中。

海寧縣

五月五爲天中節，武弁集演武場，行射柳事。

諸暨縣

端午，小兒繫五色線於臂，名曰健線。

天台縣

端午，用菖蒲雄黃泛酒送客，謂之泛菖蒲。

桐廬縣

五月五日，鄉塾之童蒙，稍具禮於師長，謂之衣絲。醫家咸於午時採藥，相傳此日天醫星臨空門也。

△江西志書▽

語體文

建昌府

端午，用百草水浴，謂不生疥。觀競渡，好事家持酒肉勞之，謂之賞標。

金谿縣

自汨羅競渡，相習成風，人無異俗。獨谿邑龍舟，謝波臣之勞，盪以人力，使臨深者變爲登高，千古奇觀，難以名狀。考其船制，修丈有六尺，廣四尺許，博三尺，繪以龍文，泛海之槎高峙，其四橫以木板。人立其上，有力者負之而趨，以遊三市。每歲孟夏，出舟於通衢，至五月朔始迎鬼船。當建治之初，遇堪輿楊院使者，以縣治之對二山如舟，恐谿民無安土之樂，故設此以禳之。今仍其俗。鬼船用七人，皆被朱衣。一人三頭六臂，秉斧鉞於前。一人居中，位最高，金冠赤面。其次二人並立，青面禿角，目光如炬，各執色旗，書「迎祥集福」字。一人狀如行者，手搖飄帶，跳躍於梢。此五人者，皆舟中之怪。小鬼鳴金，判官伐鼓，按節以送之。回則競爲得勝之聲。至三日則有正船，皆古今傳奇。高者幾五丈，有凌霄之意。天中之節，尤極其盛，聚而觀者幾數萬人。有談笑者，有嘵諷而睨者，有俯首而不

敢視者。然載瞻其上，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焉。及其下而問之，則曰：「予目與雲平，飛鳥遠其膝，時聞驚風波濤之聲，如有神助，是以不懼。」至七日，多傳降魔伏怪之奇，以斬其纜。藏舟於廟，以成歲功。

新昌縣

五月五日，屑雄黃丹砂置酒中同啜之，謂之開鑿。

△湖廣志書▽

德安府

午日造龍舟角黍以弔屈原。俗誤爲禳時令，故斂貲以醮。後則聚飲方散，女未字者，婿家送花幣果羹，曰賀節。女家酬亦如之。然先數日舉行，不拘午日也。

雲夢縣

五月五日，賽龍舟。因邑河水淺，作旱龍縛竹爲之。翦五色綾緞爲鱗甲，設層樓飛閣於其脊，綴以翡翠文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稱娥爲遊江女娘，及瘋司水神像。蟒袍錦帶，珠冠劍佩。傍列水手十餘，裝束整麗。擇日出行，金鼓簫板

，旗幟濟濟。導龍而遊，曰迎船。好事者取傳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極其詭麗。用鐵幹撐之空中，前後輪轉，宛若半仙之戲。彼此角勝，自前月廿外至此日，無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時果祭之，極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幣實倉中，若餞廬然。仍如前儀，導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

應山縣

端午，閭里紙竹爲龍舟，作醮事，曰平康醮。

黃岡縣

端午，團風巴河鎮迎會，儺人花冠文身，鳴金逐疫。

江陵縣

端午，取菖蒲生山澗中一寸九節者，或鏤或屑泛酒，以辟瘟氣。

攸縣

五月五日，門懸艾虎，辟五兵也。江嬉水馬，弔三閭也。士女鼓吹，幔綵於船，逐龍舟上下以爲樂。孕婦家富者用花幣酒食，貧者雞酒，以竹夾楮錢標於龍首，

刊叢文生學

祈易產也。~~~~~

岳州府

端午，罷市競渡，以爲禳災疾病。就水際設盤祀神，酒肉犒鼓櫂者。或爲草船泛之，謂之送瘟。~~~~~

酃縣

端午，角黍傳送，謂之探節。~~~~~

祁陽縣

五月五日，作梟羹。以其惡鳥，故以五月五日食之。蘇潁濱帖之云：「百官却拜梟羹賜，凶去方知舜有功。」古重梟炙，蓋欲去其類，則民間有然矣，不必大官之賜。~~~~~

△福建志書▽

福州府

端午插艾。五日天未明，採艾插戶上，以禳毒氣。亦有結艾爲人者，與荆楚同

語體文

第七卷 第三集

。鄉村或採棟木葉插之。父老相傳，可以禁蚊。繫五色絲線，舊傳三閭大夫語人五色絲蛟龍所畏。故是日長幼悉以五色絲繫臂，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父老相傳，可以辟蛇。至七夕始解棄之。婦女競插花，榴花爲多，亦喜梧桐。飲菖蒲。李彤四序總要云：五日，婦禮上續壽菖蒲酒，以本草云菖蒲可以延年。今州人是日飲之，名曰飲續。角黍，楚人是日以竹筒貯米祭屈原，名筒糉。四方相傳，皆以爲節物。今州人以大竹葉裹米爲角黍，亦有爲方糉以相餽遺。舊俗婦禮，是日上續壽衣服鞋履團扇子菖蒲酒，今時蓋鮮行之矣。競渡，楚人以弔屈原。後四方以爲故事，是日競渡以爲戲。州南臺江沿內諸河，皆龍舟鼓楫，鈚鼓喧鳴，綵服鮮衣，共鬪輕駛。士女觀者，或乘潮解纜，或置酒臨流，或緣堤夾岸。駢首爭觀，竟日乃歸。

建陽縣

~~~~~五日，爲藥王曬藥囊日，人家作薈。~~~~~

上杭縣

~~~~~五月五日，用小艇縛蘆葦作龍形，羣戲水次，謂之競渡。~~~~~

學 生 文 藝 刊

仙遊縣

端午，競渡。將晚，各獻紙於虎嘯潭以弔嘉靖癸亥年戚公溺兵，亦徵屈原意也。

邵武府

五月五日，節前，婦人以絳紗爲囊盛符。又以五色紙作方勝，繡蔬蒜艾虎之屬，聯以綵線，繫於釵上。幼女則懸之於背，呼爲竇娘。

詔安縣

端午日，唐將軍裨將祀於詔者，社中人鼓吹具儀，各導其神，觀於將軍之廟，謂之貢王。海上鷗信，是日係大鷗甸，爲屈原鷗。

△廣東志書▽

從化縣

五月五日，至午，燒符水洗手眼，棄於道上，謂之送災難，是時再播種。

南雄府

集三第
第七卷

天中節，以燈火爆嬰兒腹，云除疾。又以銀硃書「白」字，倒黏牆壁間，驅蚊蠅。是日，擗茅船昇天符神壓船送河，云遣瘟。金鼓殷雷，齊唱船歌，惟闔閭如此。

新興縣

端午，各就其近屬神祠，鼓吹迎導，巡歷人家，師巫法水貼符，驅逐邪魅。

石城縣

五月自一日至五日，童子以風箏爲戲，謂之放殃。偶線斷落其屋舍，必破碎之，以爲不祥。

瓊州府

端陽食會，自五月一日至四日，輪流迎龍於會，首家唱歌。其家先密作歌句，以帕結之，懸龍座前，獨露韻脚一字，俾會中人度韻湊歌，得中句中字多寡，以錢扇如數酬之。至五日，各村迎龍會於大溪，划船奪標，兩岸聚觀。

儋州

刊叢文學生

端午，以雨測田。不雨高田傷，早雨低田傷。惟晚雨俱宜。

上面的材料，因一時缺少參考書籍，收羅得不多。這是一件可憾的事情。惟

希望將來有機會時，再收羅補進去。

上共佔十二省區域，六十處地方，簡舉如下：

直隸十一處 宛平縣，良鄉縣，通州，文安縣，遵化州，平谷縣，永平府，灤州，河間府，冀州，趙州。

山東三處 鄒平縣，諸城縣，登州府。

山西三處 解州，隰州，潞安府。

河南一處 周始縣。

陝西二處 與安州，平涼府。

江蘇十一處 江寧縣，吳縣，嘉定縣，松江府，武進縣，清河縣，揚州府，如皋縣，懷寧縣，太湖縣，巢縣。

浙江五處 杭州府，海寧縣，諸暨縣，天台縣，桐廬縣。

集三第十七卷

江西三處

建昌府，金谿縣，新昌縣。

湖北五處

雲夢縣，應山縣，黃岡縣，江陵縣，德安府。

湖南四處

攸縣，岳州府，酃縣，新陽縣。

福建六處

福州府，建陽縣，上杭縣，仙遊縣，邵武府，詔安縣。

廣東六處

從化縣，南雄府，新興縣，石城縣，瓊州府，儋州。

如今把上面各地的風俗，歸納成十七門類而分述之：

~~~~~  
1. 角黍——當然，角黍是端午節最普遍的風俗之一。（又名糉子。）以箬葉裹糯米而製成。此風起於六朝。有這風俗的地方，是宛平縣，良鄉縣，遵化州，永平府，趙州，鄆平縣，潞安府，嘉定縣，清河縣，揚州府，懷寧縣，巢縣，杭州府，德安府，雲夢縣，鄖縣，福州府等十七縣。其餘的縣雖然沒有載明，不過我想，這是很普遍的習俗，大概因其太普遍了，而不載罷了。

~~~~~  
2. 競渡——又名賽龍舟。明以前都叫競渡。明代以後，愈進步愈奢華，繁文縟節，花樣一天多似一天。又因滿清尚龍，所以現在普通人都叫做賽龍船。有此風俗

者，爲灤州，興安州，吳縣，嘉定縣，松江府，武進縣，清河縣，揚州府，懷寧縣，太湖縣，巢縣，杭州府，建昌府，德安府，攸縣，岳州府，福州府，仙遊縣，瓊州府等十九縣。以普通的船或特製龍形者，以綵畫之，建旗幟，鳴金鼓，上造彩架等類，以相競捷於河中。多是日間行之。惟武進有夜龍船，算是一種例外。興安州謂之踏石，不懂它什麼原故，並且不解其意義。上杭縣用小艇縛蘆葦作龍形，其實也是一樣的，不過規模小些罷了。最特別的，是金谿縣和雲夢縣，不行水中而遊市上，式樣比水裏還要繁複些。

3. 艾符 || 懸五雷符，插門以艾。此種風俗，從漢以後就有了。宛平縣，良鄉縣，永平縣，趙州，平涼縣，江寧縣，松江府，懷寧縣，杭州府，攸縣，福州府，邵武府，從化縣，新興縣等十三縣多有之。普通多貼在門上，或懸房中。惟邵武府盛於袋中，從化縣更焚燒之。不過，用意辟邪，是一樣的。

4. 食物 || 這是在端午一天一定吃的東西，如宛平縣，良鄉縣，嘉定縣，清河縣，天台縣，新昌縣等地之飲菖蒲雄黃酒，嘉定縣之石首魚，新陽縣之作梟羹等都

是。（其實角黍也應歸入此類的。不過因其普通，所以特爲一類。）

五色絲和其他禳祓[○]五色絲之起源很早。名稱也不一律。良鄉縣謂續命縷，遵化州加垂金錫。若錢鎖曰長命縷，永平府之名百歲索，邵武縣之寶娘。都是一類的東西。

飲宴[○]飲宴與佳節，也是一件離開不了的事情。有這風俗者爲宛平縣，良鄉縣，通州，永平府，趙州，太倉縣，巢縣，德安府等縣。並有數縣在郊外行之。惟趙州名之曰踏柳，不解其何義。

雄黃塗耳鼻及泛酒[○]用雄黃大概是取其有消毒的功用。有的和酒飲之，有的用以塗小兒耳鼻。我處（武進）並和以生礬，於午時製成丸形，於發痧時服之，頗見功效。不知別處有否？有此習俗者，爲宛平縣，良鄉縣，嘉定縣，清河縣，懷寧縣，天台縣，新昌縣等。

製藥[○]或取百草，或用蝦蟆等生物製之，如文安縣，永平府，諸城縣，平涼府，桐廬縣，建陽縣皆有之。

餽遺和追節——餽遺是普通親友互送的。大多數用角黍。醫家及僧道，亦常於此時餽禮品給老主顧，追節一名賀節。是男女姻家相互爲之，用夏衣及花幣等。前者有遵化州，鄒平縣，潞安府，清河縣，杭州府，鄆縣等處；後者有永平縣，冀州，德安府三處。

沐浴——我們貴國人素重精神文明而不講求衛生，所以拿西人視爲日所必行的沐浴也視爲佳節的特別點綴品了！永平府，如臯縣，建昌府三處有之。

祈禱和占驗——祈禱是迷信的舉動，如平谷縣的「婦人羣聚洗箕於河干，以求雨澤。」占驗是中國沒有科學智識，藉自然現象以卜成敗好壞的花樣。如河間府的「喜薄陰，大晴主水，雨主絲貴，」固始縣的「雨主蟲，」詔安縣的「海上鷗信，」儋州的「以雨測田」皆是。

祀神享先——祭祖先的有杭州府，祀神則各處不同了。隰州是祭龍王，灤州是祀小聖，仙遊縣是弔嘉靖戚公溺兵，詔安縣的祀唐將軍。岳州府的祀神，新興縣的迎神都是。

集三第卷第七

禁禳¹³||有黃岡縣的鳴金逐疫，懷寧縣的送赤眼神，從化縣的送災難，應山縣的平康醮，攸縣的祈易產。

艾虎¹⁴||此風也很普通，有的用艾，有的用紙，有的用絲絨等。江寧縣，清河縣，邵武縣有之。

射柳¹⁵||一名演柳，是遼金遺下的習俗。方法前面已寫明白了。有此俗者爲海寧縣及登州府二處。

天師像¹⁶||自唐以來就有了。鍾馗像在清乾隆以前是在除夕懸掛的。天師像大概是鍾馗的前身，文安縣，杭州府有之。

雜俗¹⁷||除了上面十六種以外，還有僅有一處記載的，歸入此類。宛平縣「走馬爲嬉」，宛平縣及揚州府「簪榴花」，潔州「男女許聘」，平涼府「賞芍藥五色十子刺梅，以蜜飴收遺花」，松江府「婦人製綵繪爲人形，插之於髻，名曰健人」，南雄府「以燈火爆嬰兒腹，云除疾」，石城縣「童子以風箏爲戲，謂之放殃」。

上面的分類，是約略而非嚴格的。因爲事物實在太錯亂了。我們看了這些記載，關於各地橫的研究，大概總有點印象吧。不過，研究風俗學，專仗書本而不實地調查，是有點微嫌不足的。這是本文的一個大缺點。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姑待將來吧。

VI.

我們現在當端午節的時候，照例還有掛鍾馗像的公事。不過，鍾馗是什麼人呢？掛鍾馗像是那時起始的呢？古時鍾馗像是在什麼時候掛的？後來移在端午是什麼時候起的？我們要明白這幾個問題，不得不拿鍾馗來考一考，看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如今南方的三歲小孩子都知道鍾馗是個進士，要捉鬼吃的，這個傳說的來源，是起於宋沈括的補筆談。補筆談說：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瘡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

集三第
第七卷

一小。其小者衣絳犧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搘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露雙足，乃捉其小者，剗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痞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瞪視久之，無幾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痞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彌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偏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搆鑄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葵。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

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明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逸史之說也差不多，所以不再引了。上面是一般很有趣的神話，對於鍾馗的來源，說得很明白詳細。可知鍾馗之有像和在除夕懸掛，是起於唐開元中（西曆726—）的。翰林院也例於歲暮進鍾馗像，并以賜大臣。民間亦貼鍾馗像於門首。後代也奉行不改。所以五代史吳越世家上有云：

吳越錢佐卒，弟悰以次立。歲除，畫工獻鍾馗掣鬼圖。悰以詩題圖上。胡進思見之，大悟，知悰將殺己。是夕，擁兵廢悰，迎俶立之。

此可爲證。並且歷宋元明到滿清初葉，也仍舊如此。補筆談有「懲有妹名鍾馗」之語，後人遂附會鍾馗有妹而嫁妹了。好事的人，并畫也成爲鍾馗嫁妹圖。

爲什麼唐以前也有很多的叫鍾馗呢？顧炎武有一段很正確的考證。他說鍾馗即考工記之「終葵」。「終葵」是椎，古人拿椎逐鬼的。他著的日知錄第三十二卷云：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

「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翬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魏書：「燒煊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因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

從此段考證看來，則鍾葵的名字，起源很早。大概終葵本是趕鬼用的，後人因爲他有辟邪的用場，就拿牠來做人名。流傳到後來，連到牠是辟邪的東西也忘掉，也以爲牠是逐鬼的人了，真有姓鍾名葵要吃鬼的人了。世世相傳，在除夕掛鍾馗像以辟邪逐鬼，一直到清還是如此。現在仍舊是有，不過很少的了。爲什麼原故呢？是給端午奪了去了。

端午懸鍾葵像，在清乾隆以前是沒有這個風俗的。所以任何書籍都沒有記載。清以前的端午，是懸天師像的。宋朝就有了，（見歲時雜記。）一直到清乾隆，享了八百多年的鴻運，做夢也想不到會給鍾馗在半路上篡了位去。我在乾隆時的各種志書上面，還找不到有端午懸鍾馗的記載，所以斷定牠是起於乾隆以後。（1794

一

講到鍾馗，怎樣會取天師像而代之呢？我想前人掛天師像的目的，是在於辟鬼。後來因看見鍾馗也能辟鬼，不獨能辟鬼，並且要捉鬼當點心吃，外加還有一個神話來做實證，他的威勢，當然比天師利害多了。況且從戰國時就相傳五月是個惡月，鬼當然要特別多些。總算天師倒霉，讓鍾馗坐鎮鬼門關了。

根據上面所說的，我們知道鍾葵的名字，起源很早，轉變爲人已經遲了，懸在端午一天，更是遲了，是端午風俗中，最後起的一個習俗。頂早，不過是在嘉慶初年。（1706—21）所以：

終葵的名，大約起於紀元前1134年。

終葵成人，大約起於729年。

鍾馗像的掛在端午一天，大約起於1766年以後。

26—11—1930初稿

秋海棠

• 湯匡瀛 •

在院東的一塊隙地裏，有着一叢秋海棠，在每年的秋間，開着一朶朶的紅花，像女人的櫻口一樣；偎倚在手掌樣的葉子底下，像母親對於小孩般親暱。

我早上打開窗子就先看到這叢海棠，風輕輕地在牠頭上掠過，牠身子無力地顫抖幾下，像對我道着「早安？」自然對於這無靈魂的東西，給我的安慰要比虛偽的友誼戀切得多，我是應該用那樣美麗的話來讚美這秋海棠的可愛。

差不多在這個時期裏我會發過瘋，我說：「秋海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了。」

我在家裏的時候，把整天的工夫，差不多有一半消費在這花上，捉蟲，撫摸，澆水，忙個不了，有時自己也覺得好笑。

但是誰能測料在海棠開得最旺的時候，我突然地病了；病裏我幾次扶杖到海棠花前，像久別了愛人一樣，有點捨不得離開。家裏的人阻止我起牀，他們是愛護我，我不敢執拗；但是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我又在海棠花的旁邊了。

在這時也有人咀咒我，他們說：「你死後給你埋葬在秋海棠花下。」

我當感謝說這話的人，他是我的知己；真的，我的死後願望就是這個。

我的病一天天地重了，現在即使家人允許我起身，但是我已沒有起身的能力，病裏不能忘懷的，自然是海棠了，只教我的眼略略一閉：眼前是一枝開着紅花小得像女人櫻口的海棠，這樣我在夢裏會微笑起來。

我的靈魂和平日一樣繞着秋海棠；秋海棠是和平日一樣茂盛。

「海棠花是不是仍開得很盛麼？」我時趁弟弟在病榻前問他。

「海棠花仍舊開得很盛。」也許弟弟是在謊我；但是在自己不能去看牠時，聽到這些話是夠歡喜的。

有幾時自己只想去看看；但總差不動笨滯的兩足，一股焦灼在心裏衝動。

母親是這樣勸慰我：「對於一樣無靈魂的東西留戀是無意思的。」

但是我倒不是這樣講，對於一樣無靈魂的東西留戀，才至不會使你失望。這茫茫的世界裏，是那一件東西有意思呢？我們對於事物，倘使一定要用眼光先去辨「有

意思」「無意思，」換句話說，這樣就是自尋煩惱。

病是這樣纏綿，足足在牀上睡了半月光景，纔能好起來。我就骨碌碌的從牀上爬起；顧不得脚步軟弱，懷着如火的熱情，踉踉蹌蹌的到了花前。

這是何等的失望啊！在病後的秋海棠完全改變了從前那種嬌美的姿態了，現在已沒有一朵朵像女人櫻口的紅花。一陣秋風吹過，葉子索索地隨風飄落，飛過牆去，像隻隻的蝴蝶。

我嘆息了，像死了愛人一樣，我咀罵我的弟弟說謊，我咀咒病魔，我更咀咒我病的康復。

這是去年的事，今年的秋海棠又快開了，但是……。

驢子

湯匪瀛

在我們家裏走動的許多傭人中，最可笑當然要算「如龍」，他的面孔是一直削薄，深黑得像炭色，形容是完全像一隻「驢子。」

於是我們都叫他驢子，他對於我們加他這個徽號也並不反對，他說：「驢子是有福氣的動物。」

他家裏是鄉下，只教進城來，總要到我們家裏來轉轉，吃了中飯去。別人討厭他，他却並不介意，他說：「老東家裏總要來轉轉，自己的規矩總要。」

他吃的嘎飯也一些不論；有時湊得不運氣，單是一碗菜，他却吃得很有趣。吃完嘴吧一抹，老是板着面孔，也不道聲謝謝；這樣有些傭人時常有煩言：

「他到底是什麼人？碗也不肯自己洗；也不說聲謝。」

但是父親總是時常這樣說：「如龍倒是一個規矩的人。」

因為父親的時常稱他不錯；於是下人們越時常對他不平，有時他到廚房去拿東西，別人故意把東西藏過，他問別人時，別人故意凶狠地說：

「老東家裏的東西還要人家找。」

他碰了這個釘子，懊喪得走了出去，他也明曉得有些人在和他爲難；但是他却生成一副硬性，有時酒吃得臉紅紅的，臭氣薰得三尺以外的人也聞到；別人塞着鼻孔

，他却高興地罵人了：

「哼！你道老子什麼人？老子的爸爸就這裏伏侍老太爺過。哼！還欺生。」

他的罵聲總是很高大；有時給父親聽見，父親總是這樣說：

「如龍你又發了什麼瘋，這裏讓不着你罵。」

他看見那些下人在笑他，他罵得愈囁叨；父親到這個時候總是笑嘻嘻地說：「如龍這個人總沒有法子想，哈哈！」

但是一到酒興過後，他却好像悔了；有時他悄悄地跑出門去買一隻梨兒給大家吃吃，在這時他也會向人們告罪，他總是很懇切地說：

「我的年紀實在大了，什麼東西都會罵出來；實在我的人罵過倒都完了。」

這樣的事兒只教他進城來是時常有的；因為這樣，家裏的人都當他一樣把戲看；大家說起來總是說：「驢子究竟不是人，並沒有一些氣。」

這年冬天我們到鄉下去收租，這天是落夜船，雪霏霏地落着，壓得地上積了幾寸高，父親因為他年紀大了勸他不要去，他好像一隻獅子的跳起來：

「大少爺，你厭憎我老了不中用？莫要說，現在肩擔一二百斤還是拿手呢。」他把兩手擎得半天高，身子團團地旋轉着，直看得人們都笑折了腰肢。

「好！去去，」父親答應他。

他似乎不好意思，這一夜整整在船裏坐到天亮，的確他是很少有人說他不中用的；但是這一次他終於闖了禍，在第二天肩米時，他一個不留心把一袋米丟在河裏，他的腳裏還刻出了一條血：

他還努起嘴埋怨別人不好：「是他們的袋把我肩了不穩的緣故。」

父親這時也發惱了，把手在桌上拍了一下罵起來：

「驢頭，自己不小心還說別人不好，你只教賠我一袋米。」

他一聲不響，去坐在船後，身子索索地抖着；面色發着黃，看去覺得愈瘦長得像了一隻驢頭。

這一次回船時，他一聲不響打了一天睡，到家時是天黑了，他夜飯不要吃，第二天天還微微一些亮，他就回去。但四五天後，他又在廚房裏和傭人們門口了。

他的事情都是這樣好笑，後來他因爲吃用了一筆租款；終於一年多沒有到我們家裏來；但有時，有些他們同村的鄉人到城裏來時，他還借口來問我們「平安！」

粵游紀略

嚴雅惠

余粵游三載；迄今，往事半歸遺忘，偶檢行篋，尙存與友書數十紙；皆寓廣時所作，爲之重繕，作爲紀略。

第一書

漱厂老友：

我與吾弟，在今天到了廣州。初到此間，情形不熟，語言不通，所以未能將此間的地理，人情，風俗等，告訴吾友。

祇能告你將到廣州的以前經過情形；就是由寧波到上海，從上海轉廣州的一段狀況。

寧波的情形，我倆在三年前，曾經游玩多日；現時尙少變遷。我在街上跑了一輪

，便趁寧紹輪船，安穩地睡了一夜，清晨到了上海。

上海的地方，包羅萬有；像壽頭的我，雖到過三四次，仍然東南西北辨不清楚。

隨着兩個賣柴炭的小商人，住了一家柴行裏，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往斜橋訪國畫家潘阿壽君，談了半日話，便同着幾個熟人，趁電車到大舞臺，看狸貓換太子；我不曉的曲兒好壞，只看見真刀真槍，鬧的「不亦樂乎」便算了。第三天，在南壕街買了兩張船票，登上廣利輪船，直放廣東。

長途坐着輪船火車，是旅行中一件苦事。我心裏想達到革新的廣東，關在一間又闊，又髒的房艙裏，也不覺的十分無聊。這房間住着五個客，一個籍貫天津，兩個生長常德，同我談話，十句裏祇懂得一二，急的我瞪起白眼，沒有法想。幸得吾弟還知道幾句國語，同他們敷衍一回。

輪船開出的時候，風平浪靜，我也能夠飲食。飯，是船裏備的，可以白吃，菜蔬，須自買。我帶有罐頭三四個，藏有紅燒豬肉，油烤白鯛，黃心包蟹，和煮熟的鹹蛋，當時沽了一瓶高粱燒酒，吃得一個既醉且飽呢。

集三第十七卷

駛了二晝夜，在廈門附近，停泊五六小時；因在睡覺裏，也沒有朝外一望。從此以後，就風浪大作，船身大動，累得我暈個半死。這般的過了兩三天，進了虎門，纔得自由活動，天公也做美起來，圓圓而皎潔的月兒，四邊擁護着淡淡的白雲，映動珠江的碧水，蕩漾不定，遠望月亮，好像在水面上浮漂一般。

珠江兩岸，雜樹叢生，入冬未凋，臨風飄颻，別有一種景象，那時候，在船上領略風景的我，幾乎變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

廣利輪船駛進黃埔以後，因潮退水淺，竭力開足機器，把水兒攬得混黃，仍然不能行動，停在半途。到了夜間四時，潮水方大，及天曉，才抵廣州，停泊白鵝潭中，我倆和一個寧波人，另搭小舟子，在長堤天字碼頭上岸。

現在行裝甫卸，疲倦欲睡，話不多說，就此擱筆。

第二書

正惠寫於廣州黃埔學校駐省辦事處

漱厂老哥：

冬半的廣州，氣候竟似我們的浙江三八九月一般。穿着夾衣，便沒有寒氣。望風而抖的厄惠，也不見有瑟縮的樣子。可愛的廣州呀！永遠不會忘掉了。不過蚊蟲，蒼蠅、臭蟲，四季長生，算是一件苦事。

住在廣州，已經多時，我也把所見聞的情形，拉雜的略述一二：

廣州的地位，居東西北三江底會合點，水道如蜘蛛網，交通很是便利。走香港的輪船，日日都有。現在因為對香港總罷工底緣故，停止交通；直接從上海到廣州的輪船，反比從前加多，這是一個好現象。其他像汕頭，廈門，廣州灣，海南島，及南洋各大埠，也時有大輪來往。內河的小輪船，更不知道有多少。陸路，有粵漢鐵路，尚未成功，火車到韶關為止。廣三鐵路，直達三水。廣九鐵路，火車可通至九龍。交通狀況，大概如斯。

此間和熱帶地方相近，植物繁茂，一年裏可種兩次稻；二三月下種，六月割去，這是第一次。五六月下種，九十月收穫，這是第二次。其餘的糧食，如馬鈴薯，香芋，豆類等，也有出產。

最著名的水果，則有荔枝、甘蔗、橘子、香櫞、香蕉、波羅蜜、黃皮、龍眼、橄欖、蓮子等。荔枝，香味具全，甚是可口。橘子，好過浙江黃岩的產物，我很喜歡吃，價值不貴，但一天要用去四個毫子；香味的好壞，可想而知了。香櫞，如新會之橙。黃皮味清酸；都是佳品。其餘各種果實，總是頂刮刮的妙物。如果一一地說起來，恐怕老友垂涎三尺。

可做器用的木材，除松杉等外，有一種柚木，質地很重，很細，好像紅木，可做各種家用傢伙。別種樹木很多，不能一一舉名。但最無用的樹子，要算榕樹，既然不可做器具，又不可以當柴燒，實稱無用之材。可是枝葉密茂，時常棲有玲瓏而善啼的小鳥，皎陽直下，可以爲蔭，亦是一種特長處。木棉，這裏也很多，牠的枝幹，參天拔地，我因爲草棉很細短，初見時，還不敢認是木棉呢！

蔬菜類，四季都有，稱類極多，我無心造廣東菜譜，祇得從略了。

人家有一句話說：「食在廣州，」真正不錯。平常的食品，應有盡有，當然不用說了。魚類更多；而養於池塘裏的，以食糞爲生，其味有遺臭。所食特別的肉類，

像蛇、貓、狗、鼠、田雞、禾花雀、胡孫等東西，都是我們不大嘗過的。據土人說：「蛇貓同烹，號稱龍虎肉，食館有牌可查。」牠的滋味，雖然極好，價值也很貴，十門錢（十元）祇可買到一小碗。活的蛇兒，身上幾乎是全黑的，我曾看見牠關在鐵籠裏，心裏很怕，所以沒有嘗過異味。還有一種四腳蛇，也可以做羹，怎樣烹法，沒有探問清楚。狗的烹調法，和豬肉差不多。鼠子，長足，很會跑路，和家鄉所產的不同；牠的肉，是下等人吃的。田雞肉，各省也有人喜吃，不再嚙嚙說及烹法。禾花雀是專門吃稻花的小鳥，在稻花開的時候，便到處成羣結隊，一到謝後，半隻影兒都是不易見到的。這裏土人大家說：「這種雀兒，是海裏一種小魚變成。」事非目覩，無從證實。但牠的肉味鮮美，爲麻雀肉所不及。至於猴肉一項，關係貴品，普通人是畢生嘗不着的。

廣州的市政，用中國各大埠比較起來，要算不錯。有很大的馬路，四通八達，最長的馬路，要首推長堤一帶。夾着路邊，都種起四季不凋的樹兒，汽車、馬車，人力車、腳踏車，日夜不絕的通行。惟建築不好，以致灰塵沖天。西關一帶，商業繁

盛，住宅太密，街道多而且狹，陌生人頗難辨認，也是廣州市的一個小小缺點。

沙面是廣州的英法租界地；高屋參天，道路建築很好，沙基慘案發生後，引起反響，日夜閉着鐵門，青草長與樹齊，好像山野的別墅，未經人糞除哩！

廣市通用的貨幣，是以毫洋爲單位的，一塊錢，是中央銀行毫票一圓，或是五個廣東的雙毫子。大洋在市面上不大看見，用以兌換毫洋，可得毫洋十二角。港紙，名在抵制之條，而價值很高，一元的港紙，可抵毫洋一元四角有奇。

廣市因人口住的太密，（在百萬以上）連年用兵，捐稅很重，地方又近香港，與外洋交通便利，因此之故，生活程度很高。比之上海，可稱伯仲；旅客大有「長安米貴不易居」的狀況。

生長本地的人，性情直爽，爲他省所不及。語言與各地不同，自成一系。居民長於經商，各省及外洋，多有廣東人的大小商店；就可以見到一班了。其團結力之大，更足驚人。有時舉行各團體對英示威，竟至聚集人民三四十萬之衆。平時甚麼罷工運動，慶祝會，紀念會，人數總是以萬計算；別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在廣東看來，這話竟是大錯而特錯。遊行的時候，家家門前，大放其爆竹，劈拍劈拍的聲音，振動聾子的耳鼓，使他心驚膽消，真有驚天動地之概。

做強盜，是這裏人的特別本能。繁華的廣州市，在楊（希閔）劉（震寰）未肅清以前，真是盜匪世界；白晝搶劫，是尋常的事體。到如今，各鄉村劫案，還是時常有的。

排外性，比較別處人民來得豐富些。對外江（外省）人買貨物，要另外擡高價值，行其欺騙手段，別的事體更不用說了。

此外尚有一種不好的習慣；就是喜歡賭博。其方法之多，非老於是中者，不能詳舉，最出名的，要算翻攤了。

這裏婦女的體態，可用雄健飄逸四字贈之。上等的，服裝奇麗，不讓滬上。下等的，便是服裝不入時，能做苦力。藏嬌的地方，爲東山西關兩處，風氣開通。在鄉間各地，束縛於禮教，節文的繁多，使人心驚，不一一地說及。

男女結婚的夜裏，有驗紅之舉。如確保處子，則房門外的燈光長照。明天有燒猪

集三第
卷七第

可吃，大開筵宴，用餉親友。反是，有退還，或至涉訟公庭。生子，以生薑請客，可稱殊俗。

棺材爲長圓形，極短小，我心裏很代長人憂慮，一旦死去，恐怕放下不易哩。

昨天在街上，見過許多的革命軍的兵士，好像全無精神一般。據軍界朋友說：「打起仗來，勇敢無比。」真是異事。

第三書

正惠於廣州東亞旅社。

君白兄：

我閒游廣州市，約二十天左右，心中不耐煩的很；便乘去廣州，趁船到汕頭，住了數天。現在在甲子口海關服務，已經廿多天了。

汕頭是韓江下游一個大商埠；粵省除廣州市外，人口的衆多，市場的熱鬧，此爲第一。我到汕頭，是乘坐俄人輪船，船名 Jomor。經過二晝夜，纔到韓江口，地名獅徑岙，僅容一中號輪船出入。（大郵船不能進口。）港裏極闊，毫無風浪，是

一個好港口。汕頭市場，實在不壞，對於廣州、上海、福州等處，均有船隻往還。

南洋各島，往返輪舟更多；幾乎日日都有。地方之大，不下於浙江寧波。市場之熱鬧，也差不多。惟缺游戲場、公園、戲院……等，生活未免枯燥。我到的時候，剛逢到開軍民聯歡大會；觀者人山人海。所唱的戲，是潮州班，全是小孩子登場，毫
不值得一顧。馬路不多，很堅固，少灰塵；兩旁植樹很少，空氣不甚好。但是潮汕
鐵道車站旁的馬路，種有槐樹很茂密；並且土曠人稀，頗有村野佳致。地方因與外
洋交通便利，人民富庶；再值陳炯明苛稅之後，生活程度，較廣州為高。語言啁哳
不可辨，驟聽之，幾乎疑心走入化外；實則自成一系，語言學家稱之為潮州語系；
與吾國各地不同，聽說和廈門語尚稱相近。人民生活，係商民化，平板無奇。

我住汕頭，祇有十多天，弗能詳識內容，所能述者，只此數件事。

據老友應恰僧君說：「潮州有韓文公廟、湘子橋……等古蹟。」由汕頭往潮州，
數小時可到，我以語言不通，又乏同游的人，因是未往。

如今我到甲子口好幾日了；這裏的情形怎樣，請讀我的小文——甲子紀游。甲子

集三 第七卷

非良港，爲陸豐屬，或以爲海豐地，（董世亨氏著中國形勢一覽圖附說）誤。港內石多突起，得數六十，因以甲子爲名。口隘，港水淺，石又多，輪舟不得入，故曰：甲子非良港也。甲子之內港甚闊，無可用。甲子之地又多山，則沙礫所聚，不可以樹樹，樹亦不長，故其地米珠而薪玉。人口近四萬，語言爲潮汕系，啁哳難辯，什八生於漁鹽，什一以商，餘爲農。村雖大，僅有學校五，故其人少文。村有街，街極狹，有溝，污水積不流，故三六九月爲病時，病多死，蓋由於斯。其婦人梳高髻，束以金屬製成之物於其頂；足纏布，踵著木一方，其形怪有如此者。海饒沙章墨各魚。有鹽田，產鹽頗富。陸有荔枝甘蔗之利。善理之，亦足致富厚。交通，則北至汕頭，南抵汕尾、香港、廣州諸地，均有舟船往還。甲子港內有小邱，其巔建甲秀樓，類浮圖，登之，則雲帆遠近，村莊小大，咸得披之於目下。旁有宋帝昺之遺廟，半就毀圮，僅存石刻壁像而已。

甲子口的情形，大略如上所記，以後如得其奇異之風俗，自當陸續告訴你。

正惠書於甲子年關。

第四書

漱厂同志：

弟已離甲子口，重來廣州，人民如故，市面如故，而路塗修整，道不揚塵；公共汽車，輛數較多，交通便利，非往日所及；此皆辦理市政者致力之成績也。

比來雖居黃浦島上，時乘舟赴廣市遊覽。公園、游戲場、戲院、及各處名勝，時亦涉足其間；茲分敍如左：

一、公園：

(1) 廣州公園之寬大，不及北京中央公園；幽秀曲折，不及杭州西湖公園。而樹木蓊鬱，終歲花木繁盛，則爲二園所不及。公園有三鐵門，入大門，則有觀音及一童子塑像，在噴水池中；童子手執一葫蘆，水從中出。近旁作一洋人而犬身者，不知何所取義。園道中有藤花木架，甚長；花葉繁密可喜。小鳥驚人，時蹶英落，行於其中，不僅有清涼意也。園中槐樹極多，花黃，頗可觀，其餘花木，多近熱地產物；至不得知其名，以是自慚。有美術學校一所，茅屋耳，學生成績尚佳。有茶

集三第

館，游人倦時，可進而飲龍井及菊花茶焉。中有一處藏飛狐；蓋是物形如狸，翅類蝙蝠，能飛，出廣西山中；或有疑爲鼯鼠者，不知確否。

(2) 海珠公園近西堤，爲江中一小洲，裝有浮橋，出資數枚，可步橋而入。園甚小，周植冬青以臨江，中置數亭，無甚花木；有故上將程璧光銅像，高矗雲霄，其下以文紀其事。在昔李文溪曾讀書此小洲中，今爲亭以志之。烈士文人，足爲海珠公園增價。銅臺滴漏，僅耳其名，乃得親見古物於是園，亦一快也。

(3) 粵秀公園在觀音山上，拾級而上，可覩廣州全市。園本孫中山之行宮，自被陳炯明砲毀後，修理未竣，仍極荒涼，游人甚稀。

二、遊戲場：

廣州市之遊戲場，有大新公司天臺先施公司天臺及真光公司天臺。

西堤大新公司爲百貨大商店，有樓十四層。天臺在第七層上，以升降機上下，場中有京劇，粵劇，均係坤角。京劇中角色，有荆豔芬姊妹，唱作尙佳。粵劇非弟所能知其內容，因不懂粵語粵曲故。聽之，音似靡靡，與北地高亢者不同。其所作樂

音，有時似故鄉道士追度亡人者。有變戲法、及武技臺、影戲場……等，與滬上略同。其上尚有遠望臺三層，登眺，則全市南北，略得見田野，東西不易盡也；僅覩巨細電燈，若干萬流螢之光耳！

城中大新公司高大不及在西堤者。亦有京粵劇及影戲場等，其粵劇中最著名之角色爲藍旦，曰西麗霞。體瘦，貌亦中八，而妙目流動如秋水，足以攝人魂魄；益以靡靡之音，入耳不煩，博得多數人之賞鑒，其以是歟！

城中先施公司及西堤先施真光諸天臺游戲場，遠遜大新，不復詳告；此亦省記法也。

三、戲院：

弟所到之戲院，僅南關一處，在永漢南馬路口。黃昏買票，人已滿座，幾無隙地。同伴五人，至付票銀十五元，所得則至尋常座位，價值之高，有如此者！戲班名大羅天，粵之名伶咸集焉。聞是時薛覺先避港未返，在場名伶，有馬師曾、陳非儂等，馬，人尊以馬先生。粵多靡靡之音，而馬高唱入雲，亦一異也。陳爲旦脚，畢肖

女人，可喜也。

四、名勝：

廣州名勝地多矣！弟所游者，僅三處；六榕寺、荔枝灣、黃花崗是也。

(1) 六榕寺：有額曰六榕古寺，宋蘇子瞻所題。入門，修篁叢生，水亭曲徑，意頗清涼。中有茶坊，可供高談。稍進，有國畫研究社，游時忽忽，未及細觀。

(2) 荔枝灣：在西關旁，僅濁水數灣，野樹百株，不見所謂荔枝，想研伐盡矣！不知何以馳名於世。惟當盛夏之際，夕陽將下，清風初動，士女齊來，掉櫓櫂小舟，大喫魚生粥，亦一快也。

(3) 黃花崗：原名紅花崗，爲七十二烈士及廖仲愷諸先生所葬處。弟至沙河，乘汽車過其地，祇有一邱烈士墓碑，未及登臨憑弔也。

重來廣州，所見不過如斯。苟游各地，他日另函續告。

正惠 俊書於黃浦

君白同學：

今天所述的各地方，都是我在極短的時間內忽忽地到過的。回憶起來，拉雜地寫在一起。

我前寫信給你，不是順便說到東山嗎？這個地方，我已經到過一次了。其地距廣州市很近，乘趁市場公共汽車，可以直達。四旁都是曠野民田；內則高廈連雲，道路修潔，樹木蔭蔽。並且有公園，雖小，很清淨可愛；遊人不甚多。居民十九爲資本家，故蜜絲及蜜惜絲之服裝，妖豔無比；而其人都麗，亦足以爲衣架，不動心如我，亦有恨不得一口氣吞下的樣子，南國多佳麗，信哉！信哉！

友人吳仁涵兄，近與其妻，住在河南，我曾數次渡江而南。其地商業，不甚繁盛。昔爲第五軍李福林防地，今仍之，以至李氏有河南王之稱。河南亦有戲院及大旅館，並有嶺南大學在其中。翻攤館、鴉片店林立，蓋藏垢納污之所也。聞是中住富人很多，與東山彷彿。

黃浦對面是魚珠島，是新洲。魚珠爲一大村落，昔多匪，今漸斂迹。但尙不能隨

意遊行。野地產果甚豐，甘蔗、橘、柚、龍眼、桃、李之屬，彌望無際，其下仍可植蔬果，土地肥沃，於此可見。附近爲魚珠頭，地居重要，置有大砲多尊，與黃埔成犄角之勢；以學生軍守之，約十餘人。稍行數里，即爲廣九鐵路，可附車至廣州。有中山路，通長途汽車，直達省城；尙未完成。

新洲距廣州約四十里，與黃埔平崗，隔江遙對；有陸道可抵廣州河南。在昔楊劉之役，黃埔軍官生曾取道於是，往攻之。地爲一小市鎮，小商店及旅館酒肆，亦略備焉。并有小輪碼頭，日有小輪及拖輪，由水道往廣州，交通尙稱便利。此數地雖非甚著名之所，因適逢暇時，故聊談及。

正惠

附注 漱厂 君白（黃正銘初字漱厂入中央大學後改字君白）

文

王安石研究

美·白·

1. 王安石簡傳

王安石始生之年，今已不可考，有以宋史爲本者，爲真宗天禧三年己未，清顧棟高所撰之荆公年譜即主之。有以其本集中酬吳沖卿詩云：「同官同齒復同科；」又祭沖卿文中云：「公命在酉，長我一時。」等證，而定安石生於辛酉之確證，如景德公武之郡齋讀書志及王禹之東都事略，皆因之。卒於元祐元年丙寅四月，諸書皆同，年六十六歲。安石父名益，字損之，又字舜良，母氏吳，今清江縣舊府治內，有維崧堂，安石父益爲臨江軍判官時，生安石於此，後人乃名其堂曰「維崧」。寶元二年己卯，安石丁父憂，奉母兄居喪，將卜葬於江寧，遂家焉。從二兄入學，廢曆

元年辛巳，服闋，年二十一，入京師應禮部試，明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同年，簽書淮南判官。其後歷任州縣，內登館閣，直至嘉祐八年癸卯，安石因母喪歸葬江寧府之蔣山，遂居金陵，讀經蔣山，與元禪師遊。英宗治平二年乙巳，朝命召安石赴闕，辭不赴，至神宗卽位，安石除喪，雖有詔赴闕，但仍屢引疾，乞分司。是月，詔知江寧府，安石初上辭狀，旋卽受命。九月，詔爲翰林學士。

2. 王安石之執政時代

熙寧元年，安石年已四十八，至京師，奉詔越次入對，明年，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二月甲子，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新法，陳升之與安石同領其事，呂惠卿，章惇，曾布，蘇轍並爲屬官。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

四月丁酉，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凡此種種皆爲安石變法之先聲。先是，安石旣執政時，士大夫多以爲得人，而御史中丞呂晦，獨屢持異議，於論出王拱辰等疏中，已劾及安石，復單獨疏論安石十大罪，安石遂乞辭位，神宗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益堅信任安石，三年，韓琦上言青苗不便，神宗疑之，安石乃稱病，不出

。其後堅持新法，輕視異己。雖司馬光之力薦忠告，呂韓之抗疏力爭，亦不稍輒。

三年九月，作東西府以居執政，十二月，安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安石既拜相，其青苗，募役，均輸，市易，將兵，保甲，保馬，方田諸法，次第施行。五年，上五事劄子，其深戒用小人，緩而謀三法，歷歷可見。五六月間，見機求退，未果，直至七年四月，始罷政事，之江寧，其子因病從，修撰經義。八年，詔爲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兩上辭表，始受命。

九年六月，安石因子雱病革，詔特給假在家撫視，未幾，雱卒，又詔安石候雱終七供職。安石再相未久，屢謝病求退；及雱死，尤悲傷不堪；嗣又察知鄧綰之姦，綰與練亨甫皆得罪，安石之退志乃益堅。有乞退表四首，又致書於同僚王珪以助之。

十月，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又求免使相判江寧府，十年六月，詔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安石以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上，乃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

3. 王安石之退居時代

安石既還江寧，上差李友詢扶護王雱棺柩，并賜安石以湯藥。至元豐改元以後，安石歷被恩榮，未嘗稍替。元年封舒國公，三年，改封荆國公。七年春有病，兩日不言，後漸瘳，七月蘇軾自黃州移汝州團練副使，道過金陵，謁安石於蔣山，流連倡和。當疾作時，奏捨其宅爲寺，並乞賜額，詔許賜額報寧，嗣又乞以田割入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五月，中書舍人蔡卞，奉詔給假一月，往江寧省視安石疾。八年神宗崩，安石有挽辭二首。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癸巳，卒於金陵，葬於蔣山東。

4. 王安石之身後哀榮

元祐二年，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紹聖元年，以安石配享神宗廟廷，又加恩贈太師。閏四月，因來之邵言，追諡文公。六月，除字說之禁，十月，將安石字說，洪範傳，三經義及其子雱論語孟子義，降付國子監雕印，便學者傳習。

元符元年，詔故王安石妻就京師，賜第百間以上。三年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

徽宗崇寧元年，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三年，詔以安石配享孔子廟廷，列於顏孟之次。

政和元年，從臣僚言，自今邇英講經音釋意義，並以安石所進三經義爲準，三年追封安石爲舒王，子雱配享孔廟。

重和元年，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安石遺文，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

欽宗靖康元年，用楊時言，停安石孔廟配享，改列於從祀。

高宗建炎二年，用趙鼎言，罷安石神宗廟廷配享。紹興四年，呂聰問請奪安石謚，詔追所贈王爵，六年，用陳公輔言，禁臨川學。

孝宗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安石父子祀，朝議未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論之，孝宗以輔臣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安石子雱。

理宗淳祐元年，詔以安石曾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宜黜之，并削去從祀。

5. 王安石之著作

依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安石所著之書共有十五種：（1）易解二十卷，今佚。（2）洪範傳一卷，今存臨川集中。（3）新經詩義三十卷，今佚。序文存臨川集中。（4）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今有輯本。（5）左氏解一卷，今佚。（6）論語解十卷，今佚。（7）孟子解若干卷，今佚。（8）孝經解一卷，今佚。（9）字說二十卷，今佚。（10）王氏日錄八十卷，今佚。（11）老子注二卷，今佚。（12）王氏雜說十卷，今佚。（13）臨川集一百三十卷，今傳一百卷。（14）唐百家詩選二十卷，今傳。（15）四家詩選十卷，今佚。據楞嚴經指掌疏有楞嚴經疏解若干卷，今佚。至三經新義中之書義，實安石子雱主纂，安石僅撰序而已。安石所著書中，傳於今者，僅有臨川集一百卷，周官新義十六卷，又王荊公詩注五十卷，則宋李壁所注也。安石於字說一書，致力甚勤，歷時頗久。元豐三年進於朝，有司用以取士。明季尚有傳本，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偶援其說，清修四庫全書時，已佚矣。

6. 王安石之散文與詩

石安願不汨沒於章句之末，謂文詞要以適用爲本，與尋章摘句之流，不可同日語。常持文以載道之說，務爲有補於世而適於用之文，至謂其間或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或施於友朋者，尙不得謂之文。視當時場屋中干祿之文詞，厭薄特甚。視詩歌爲餘事，嘗以爲悔。其爲文，能學韓愈之奇崛。少時文法孟韓，其論學，主取周易「一致而百慮」之說；於古人書無所不讀，不若陋儒規規於一先生之學，守門戶之見。安石文以短篇爲勝，長篇亦不見遜，觀其集中碑誌類，凡百餘篇，而結構無一相同處。茲錄評其文者之言如下：

魏禧謂：「介甫文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又謂：「學介甫易失之枯。」凡此皆奇崛之形容詞。

謝枋得謂：「筆力簡而健。」

呂璜謂：「古來博洽而不爲積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其削盡膚庸，一氣轉折處，最當玩。」

劉熙載謂：「半山文瘦硬通神。……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

大段，是何簡貴。」又謂：「介甫文兼似荀，揚，苟好爲其矯，揚好爲其難。」

歐陽修有「孟韓文甚高，不必似之」之語。

曾鞏稱其文不減揚雄。

梁啓超更有「吾論公文，吾恨不能手寫公全集也。」之語。

安石文之爲古今學者推崇如此。

安石於詩，則推尊杜甫，步歐陽修，梅聖俞之後，而盡掃西崑體之陋。不重李白，有「李白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之評。最服歐陽修，以之居李白之上。

安石少以意氣自許，詩語如之，無涵蓄而惟其所向。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詩極精巧，脫去流俗，爲陳善葉夢得黃庭堅諸人所盛稱。獨清之吳之振於宋詩鈔中評安石曰：「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余以爲不然；安石遺情世外，其悲壯卽寓於閒澹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然荆公少年，所謂惟其所向者，足見天骨之開張；其晚年之深婉不迫，則工力深而益趨於醇厚也。至作詩議論多，爲宋人通

病，未可獨繩安石也。

7. 王安石之哲學思想

安石以儒家爲宗，爲「致一論」，以宇宙中之森羅萬象，雖紛紜雜陳，然其中有執簡御繁之方在。又其體一而其爲用也則無量。此蓋基於孔子之「吾道一以貫之」之說及易繫辭傳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而推衍成功。

安石對於人性之體、用、善、惡，主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說，而以孟子、荀子、楊氏、韓愈四家之說爲非。以爲智與善惡，各有其用。智者不必善，固有以智濟其惡者。愚者不必惡，固有愚而安於善者。善惡可以測知，而智愚莫由預卜。智愚生有定分，而善惡可以相染。創性情一體之說。有「性情篇」，以弓矢之相待，喻性情之相須；而以中與不中，喻善惡。夫弓矢同，而中與不中異者，何也？習之異也。

安石對於禮，又與荀子不同，荀主性惡，論禮從人性不能無欲說起，聖人制禮以遏亂萌。安石則以爲人生而有父母，聖人制禮以順其欲。安石對於當時社會頗持階級觀念，「治人」「治於人」兩階級，認爲天經地義，不容踰越。此由於安石身處

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未易捐棄成見。至貧富之分，則安石不欲其有定分。

8. 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種種事蹟

王安石之被人重視，除其文字外，尚有其變法之事蹟在，雖未若商鞅之成功，施政之跡，時叛乎中道。但其學說，頗有賅通之處，爰細分而論之。其對於法家，不僅不相及，以爲劬劬於法令誥戒者爲不善治國，不善施政，拳拳服膺於王道，而反對以刑法爲政。是以安石改革政治，以大明法度，衆建賢才爲前提，且嘗有「每事專信法制，固有所不及」之語。因之可知安石在中國政治學派上，誠可確定其爲儒家。惜其迷信周禮，爲環境所驅迫，因習慣之轉移，致傾向於法家之唯法主義，爲司馬光朱熹等所譏。聞言少敍，茲將其政治之實施，分爲數類論之於後：

A. 理財

安石執政之初，即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以通天下之利。其意以爲國家整理財政，不僅對於有司之簿書錢穀已也；即對於社會上之貧富階級，亦當以國家權力，劑之使平。故必專設機關，詳爲規畫。越十五月而廢。

安石之青苗法，乃常平倉法之變相，故當時官文書，皆稱常平新法。是時常平倉法，日久玩生，特加修改，冀以助民利國。其改善之點有三：（1）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邀其倍息。（2）使農人得以趁時趨事，則兼併之家不得乘其急。（3）按年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庶不虞來日之不繼，仍以待年歲之饑，而散之於民。青苗法行時，異議甚多，司馬光爲相，遂罷之。

安石又廢差役法行募役法。以差役法流弊甚多，病民實甚。而募役法之裨益於農民者，厥惟解除供差之困苦，而得一意於稼穡。結果農民安樂，國庫增多，而所裁取者，爲仕宦兼併之豪右。

我國舊有任土作貢之制，徵取國內諸州郡土產，依時貢獻於政府，即地稅是。宋時一仍舊制，但年歲有豐歉，各地貴物，不能不稍更，又因迫於副功命，乃求於商賈之仰給。安石乃提倡行均輸法。此法雖曾明詔施行，置官設屬，而終未能見諸事實。

熙寧五年，詔以天下商旅貨物至京，多爲兼併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

於京師置市易務，行市易法，其旨趣可分析為三：（1）結保貸清，（2）契要金銀為抵，（3）貿遷貨物。（1）（2）似今之銀行放款，後似今之國家公賣。

宋初通國田畝數目，無確實之統計，熙寧五年，神宗患田賦不均，欲丈量田畝，以平均賦則，詔修定方田法。八月頒行，先行於京東路，諸路倣之。此法在當時甚少爭議。

B. 軍政

仁宗之世，承平日久，將驕士惰，徒耗國用。安石改革軍政，有「省兵」之舉及「將兵法」，為「保甲」未用，募兵未廢前之暫行辦法。宋初兵制有三：（1）禁軍，（2）廂軍，皆由募而來，（3）鄉兵則為保甲法所由昉。保甲法初試行於畿甸，既就緒，遂推行五路，以徧於天下。可革募兵之驕惰，成民兵以代募兵。惜乎未能終達，其成績僅見於初步之除盜。又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曰保馬。

C. 學制

熙寧二年，安石為神宗陳取士之法，初為蘇軾反對，後安石以「齊一道德」之說

駁詰之，神宗意乃決。四年，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後又興建學校，爲太學三舍之法，設武律醫專科，各路學校，亦絡續建置。安石在請改科條制劄子有云：「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其所謂俟者，良非空言欺世也。」

D. 治水

熙寧元年，以陂塘湮沒，瀕江圩垾浸壞，沃壤不得耕，詔諸路監司，宜訪其可興，勸民興之。五年，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元年六月，黃河潰決，神宗憂之，十一月，詔司馬光等乘傳相度。二年，光入對，三月，復奏治河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神宗惑於諸議，莫能決。安石以爲可治，神宗然之。三年，漳河爲患，四年開修，神宗因與大臣論財用，安石謂：「勞民先王所謹，然以治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命京東，河北大風，有旨權令罷役，五月，御史劉、楊以急切擾攘爲言；安石則爲之辯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

E. 外交與攘外

安石執政時，用兵攘外之役有四：（1）收復河湟，（2）平定湖南路諸蠻，（3）招撫瀘夷，（4）防禦交趾。其主張以武力爲和平之後盾，用兵攘外，乃以和戎。以持重制人，而不以卑辭乞宥於人，非若今之外交家之乞憐於人，而胸無成竹者也。其對於收復河湟運籌決策之勤，可在與王韶書四首（臨川集中）中覩之。

9. 個人的感想

我們看了以上的幾段，覺得一個很有作爲的天才，不幸無同情的幫助，反而成立了一班反對者持異議者，結果，不能親見其手創之學說實現，飲恨而終。於此知賢者之亦須乎朋輩之扶持，而不可壹意孤行，自以爲是，而固執己見，決不改悔也。安石可爲前車之鑒。

清學記

祝松伯

學術者。恆與潮流相表裏。戰國尙詞令。天下趨於口辯。而蘇秦張儀出焉。西漢尙詞賦。天下趨於文藻。而司馬相如揚雄出焉。其季尙經術。而桓譚錯出焉。光武表儒行。故天下學士都彬

彬有質。而鄭玄伏處出焉。魏武時當漢季。風尚節義。士多彊直而難犯。故獎勵美文。以移質直之氣。而七子爭鳴於洛下。晉代士尚老莊。糟粕六經。天下惟務清淨。而七賢崛起於竹林。唐以詩歌取士。天下趨於音律。而杜甫李白興起。元朝尚質。故詞曲興。明代尚義。故王學盛。此皆應乎潮流。造成一種絕學。曠世而後。雖極起直追。必不能逮。是亦勢也。有清一代。惟樸學爲最精。其或謂爲凡百學術。一皆完成於是。則少侈矣。然其學派之廣博。固足矜式也。初故明職方郎炎武。顧子傷心憂國。蟄居榛莽。治經術重佐證。爲日知錄。以理董古書。古書之漶漫者。明其後治考據者。秉之。又爲易詩本音。以明三代之言詔。而古韻學遂明。其後言聲音者。秉焉。同時尚學者。有黎州黃宗羲。船山王夫之。黎州學宗姚江。深明史例。爲宋元明儒學案。後人實多沾苟。夫之性尤拔俗。爲待解諸書。以見氣概。學者資焉。又錢牧齋魏象裔。皆明臣貳於清。牧齋之文章詞賦。華妙悅人。象裔附會朱子。以善吏聲。二者皆盜有虛聲。要其性佻達。不堪執鞭於顧黃王三子也。而清初人爲經者。則有閻若璩胡渭。其後有毛奇齡。渭爲易圖明辨禹貢椎鑿諸書。皆非毀宋人。而精博邇於物情。百書爲古文。尚書疏證定孔安國書傳及東晉古文爲僞作。而大可非。之作冤詞。以伸古文之非僞。世人由是少大可。其實時朱學極盛。經術孔陋。故大可一。

切棄之。信僞古文者。有激而然。所長者固不在是要之。此三子者。俱有功於後世。不可少也。繼是有作。則爲全紹衣。何焯惠天牧。祖望精於史法。而經尚闕疎。義門博雜。學不足稱。天牧學雖未純。然通洽叶於情。傳子士奇。始揖志經術。不惑鎖聞。爲九經古義。明堂大道錄。綴次前義。鮮下已見。漢學舊觀於焉。大明弟子余肅客江藩李松。皆承其法。造述諸書。以閼世繼志焉。及諸子歿。惠學乃衰。戴學乃起。戴學者。安徽戴東原先生之學也。先生名震。初爲稗販。往來南北山川。故世故明遷。爲學深覈直邃。哀矜庶黎之不寧。著原善以分派性欲之殊。審察地望。以正古書之僞。辨晰勾股。以續疇人之傳。明六書復地官之業。正聲音訓三代之原言。其包絡者信廣矣。至弟子王念孫段玉裁輩。則耑以小學詁經。念孫及子引之爲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書。條理明察。凡三代古字之繳倔者。無不大白。真千五百年來所未有。玉裁解說文。義理詳察。楚金之家嗣也。而同時王鳴盛錢大昕孔廣森。亦聞風追隨。曉汀之審紐。儀鄭之察音。尤爲精特。其後章太炎之絕學秉焉。章氏爲曲園弟子。又私淑諸瑞安孫仲容。故所學橫絕千古。爲承前啓後之第一人。曲園者。德清俞樾。爲華經平議。古書疑義舉例。諸書條理繆密。足稱博識。唯好改古字。爲詬病耳。孫詒讓所詣尤精。觀周禮正義。墨子閒詁。足以上規後鄭。下導諸家。名原孔遂。

亦考古之良者也。凡此十數餘家。皆戴學之流。徵其善長。約有三端。質疑稽古一也。匡謬正俗二也。比類合誼三也。然此三者。非可以朝夕得。故文人多不喜之。於是常州今文之學。遂別樹旗幟。蔚然興起。今文者易苟。虞書伏生大傳。詩齊魯韓故說。春秋公羊。禮儀禮始武進莊存。與解公羊傳。條理明白。不欲苟爲恢奇。以立宗派。德清戴望亦然。及鐸逢祿興爲公羊釋例。始非毀左氏。嚴今古文之界。然文筆爾雅。義法闊鬯。頗有一研究之價值。故今文之學。得以漸盛。魏源王闡連廖平皮錫瑞康有爲輩。遂依次興起。魏源善說滿洲故事。聖武記一書。頗爲士林所稱。於經乃純陋特甚。其學絕無師法條例。唯混合諸家之遺說。雜而揉之。以不通者歸之古文。此尤可哂。定庵工儼詞文。士尤震之。其學略愈於源。然皆竊他人餘唾。無心得者。乃大言炎炎。自詡博通內典。而實所參者。皆野狐禪也。王壬秋亦文人。其駢詞介魏晉之間。經術則平庸。所注五經。徒泛泛詞費而已。廖平爲其弟子。尤荒謬絕倫。寶貴纖緯。過於六經。真可謂倒植者。凡此數輩。雖季平之今古學考。有一善之長。然大體無足述。唯皮錫博考師說。爲有卓識。至以易繫辭。禮儀禮爲孔子作。則奇觚之論。不可爲訓。白璧微瑕。不能不爲此老惜矣。康有爲者。善揣時。尙見今文既盛。思治之以名高。乃附會大同之說。以摧殘民族思想。信爲元惡大憝。罪浮何

王。蓋。自。今。文。既。興。流。風。日。下。嚮。之。三。善。亦。寂。然。不。可。得。矣。此。種。今。文。之。學。自。莊。氏。以。來。莫。不。與。古。文。相。仇。而。治。古。文。者。亦。莫。不。與。宋。學。相。仇。及。番。禺。陳。澧。出。始。創。爲。調。和。之。論。取。鄭。玄。朱。熹。之。學。相。合。者。通。之。其。實。大。異。之。學。亦。必。有。小。同。取。小。同。而。棄。大。異。此。其。說。終。不。可。從。然。翁。同。龢。潘。祖。蔭。輩。則。頗。樂。道。之。云。大。抵。清。一。代。之。學。其。能。傳。遠。皆。憑。博。觀。故。除。惠。戴。常。州。學。派。之。外。所。自。名。家。尤。不。勝。述。於。經。傳。訓。解。如。張。惠。言。之。虞。氏。易。焦。里。堂。之。易。通。釋。江。慎。修。之。尚。書。集。注。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奂。之。詩。毛。氏。傳。疏。邵。晉。涵。郝。行。懿。之。爾。疋。義。疏。孫。詒。讓。之。周。禮。正。義。黃。式。三。之。論。語。後。案。孔。廣。森。之。大。戴。禮。記。注。探。蹟。索。隱。皆。在。舊。疏。之。上。於。考。訂。古。書。如。崔。東。壁。之。考。信。錄。抉。剔。古。微。無。徵。不。信。於。搜。輯。古。逸。如。陳。喬。樅。之。三。家。詩。余。肅。客。之。古。經。解。鈞。沉。曹。復。禮。之。李。鼎。祚。周。易。集。解。注。及。馬。國。翰。羅。振。玉。輯。佚。諸。書。抉。微。救。絕。足。發。思。古。之。幽。情。於。目。錄。校。勘。則。有。章。實。齋。阮。元。顧。千里。盧。文。昭。實。齋。通。其。義。阮。元。集。其。成。顧。千里。則。据。二。家。之。長。所。校。如。文。選。樓。士。禮。居。適。園。諸。叢。書。至。今。士。林。尤。稱。道。之。而。姚。恆。際。之。古。今。僞。書。考。亦。目。錄。之。有。功。者。於。小。學。則。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吳。大。激。錢。大。昕。張。行。孚。江。聲。孫。詒。讓。章。炳。麟。羅。振。玉。王。國。維。等。大。抵。王。吳。尚。形。段。朱。右。聲。桂。氏。則。純。許。學。也。王。氏。爲。說。文。釋。例。取。六。書。爲。綱。目。又。別。爲。

正例變例。以獨體爲正。合體爲變。分察條理。昭然有準。又慮許書載字。或非三倉舊觀。故時引籀文補苴之。而吳大澂輩。遂耑以鼎彝說字。說文古籀補一書。雖有功於後學。然穿鑿之處。亦尙不少。蓋草創固未能精博也。而光緒己亥間。河南安陽又發現龜甲獸骨。王懿榮始得之後。歸劉鶚。刊鐵雲藏龜。播之遠近。識者定爲殷文。而研究者始多。羅振玉刊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待問。諸書。王國維刊藏龜考釋。類纂諸書。皆草創而未能有系統。雖孫詒讓之釋例。名原亦一鱗半爪者也。但言形體者。此其尙矣。然甲文雖可貴。而於古書之訓詁。究難多補。故段玉裁爲說文解字注。務在貫通。比聲校義。實有大得。錢大昕爲說文答問。根據古籍。所得尤多。論者謂其功在野王楚金之間。洵不誣也。其後朱駿聲之通聲定訓。脈漸更精。實足凌駕段錢。而章太炎之文始立成均圖明其通假轉輾訓說。其原無不可通。許君之業。於焉大成。

諸古文家治經。每闖經史之界。故段氏欲增史漢爲二十一經。而董增齡以國語爲春秋外傳。蓋六經固皆史也。是以清之閻碩。咸精於史。其成有宗派者。則浙東黃氏爲最。有宋元明諸學案。變更史例耳目一新。實開清史家之紀元。其後宗之者。有全祖望。章實齋。邵晉涵。祖望竟黃氏未竟之功。實齋爲文史校讎通義。頗多心得。晉涵述明末遺事。極爲慎審。而黃以周之通故。

則有如杜佑者矣。餘如錢大昕、王鳴盛、洪芑、孫萬斯、同趙翼、柯憲之於廿四史，畢秋帆、魏源之於通鑑，崔適、林春浦之於古史，王暎、翁方綱之於金石，搜討擘補於史學，咸有功焉。而李光洛之地理，尤足以考源流識地脈云。

凡此羣彥，其治經史百家，咸刊落浮華，憑據佐證，其術不與程朱交通，而立身行事，卓然可觀者，乃頗有之。雖耑治哲學者，不逮也。故有清一代，理學衰微，如陸稼書、施閏章，稍能慎守法律，卽樹以大師之名，它可知矣。若湯斌、范承謨、唐鑑、苟容、媚世尤不足道。三百年來，唯顏習齋、戴震爲有卓識。其次唯桐城諸家而已。諸桐城學者，本以文章致名，而少有留意於理學。自方望溪出身寒畯，艱知世味，始以程朱樹學，其立身彬彬，士林交譽，於是姚鼐承其風而興起。高言義理，尸名閩洛，時與諸樸學交詆。其後弟子方樹東作漢學商兌，益加甚焉。其實桐城諸家，除方望溪、曾國藩能自省外，它亦不足稱道。唯文章清雅，開清一代門徑，故至今尚享盛名耳。溯桐城諸家，皆上宗唐宋韓柳歐曾王三蘇八家，而陰授法於明之歸有光，別其芳臭，則望溪謹嚴，深得法度。堯封安雅，巽而善入。劉大槐學無心得，小家而已。三姚以姬傳名最高，其文開閩有度，雅訓而潔淨。梅曾亮文簡意洽，爐火純青。朱子筠用字精當，惟少樸質之氣。吳敏樹佚蕩

自喜睥睨一世。曾國藩則氣概磅礴。有大度矣。黎世昌絕類曾氏。而氣力微不逮。薛福成純樸無華。時有新意。黃公度參合中西。可新耳目。吳汝綸整飭有方。直以少許勝多許。凡此羣流。皆謂之桐城學派。雖吳敏樹詆謨姚氏。自謂不與桐城共科。然而推寸度尺。亦難越桐城之域也。當桐城鼎盛時。有陽湖惲子居者。亦治古文。與其友張惠言。李兆洛相尙。號陽湖學派。若文文最醇。其黃山諸賦。誠非諸家所及。他文章亦精美。與之比肩。惟汪中一人而已。汪中者。清代儻詞之宗匠。文如陸機。學術又如孔賈。誠可謂彬彬者矣。而其餘之爲駢文者。有陳維崧。胡稚威。吳錫麒。袁子才。邵齋。劉星煒。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阮元。曾燠。梅伯言。皮錫瑞。王闡運。李蘊客諸家。大抵前賢多疏。後出轉精。故陳胡吳袁。雖非不訛麗。而俗調譎體。終未能汰除淨盡也。及孔廣森。孫星衍。乃漸有古雅之致。若王壬秋。李蘊客。則清圓妙麗。浸浸駕六朝之間矣。詩備於唐。詞曲盛於宋元。而清於此三者。皆衰。非才不及也。勢窮也。故終清一代。皆不出宋人之囿者。亦自有因。初錢牧齋以明臣貳清。好爲今詩。時時稱揚唐宋。排斥明人。故一時士人稱之。實其詩尚不逮高青邱也。而同時吳梅村。亦有聲於時。與龔鼎孳號江左三家。梅村尙有樂天風味。鼎孳則不逮矣。其後有王阮亭者。倡神韻之說。亦頗風靡。唯好運古典而流於纏綴。則

其病也。當阮亭盛時，趙執信著談龍錄以非之，顧影響甚微。及袁枚出，而神韻之宗尙始移。袁枚詩主性靈，但亦骨格卑下。乾嘉間唯沈歸愚、王昶、黃景仁數子爲能，稍足名家耳。道咸之際，曾國藩出，誦法江西陳散原、鄭海藏從之。同光之際，王壬秋興注力撰體，鄧彌之、李慈銘從之。而皆草創未能精也。至於填詞，宗派亦多。朱竹垞宗尚秦七，稱譽乾嘉。陳迦陵取法東坡，獨步兩浙。而常州張惠言別具風格，亦蔚爲一代宗匠。至於季世，古微變笙，咸能自立。而若納蘭容若，太清真則以北地蠻子，幾欲奪南人之席矣。若夫戲曲，則除李笠翁外，幾無一人可稱述，此其大概也。

論曰：清以八比取士，故士氣萎靡而不振。狂狷之材以衰，又法網嚴密，動而有悔。家有智慧，唯解說羣經，考訂六書，以抒其才。故經典大明，詩文衰而哲學替。

詩經方注糾謬（二二南）

王先獻

己巳之夏，余家居無事，因出方玉潤氏所著詩經原始一書，朝夕披覽，其於意所未安者，輒爲之說。日漸月積，蔚成卷帙。遂顏之曰詩經方注糾謬，聊抒臆見，非敢立異也。夫詩在六

經中最易明亦最難說。在漢已有三家毛氏之異。後世益以紛紜。大抵言之。則宋以前多宗小序。宋以後多宗朱傳。迨清姚際恆氏方玉潤氏始摒去舊說。別出新裁。不顧序亦不顧傳。惟求有衷於詩旨。蓋說詩之一大變矣。雖然擺脫依傍。務抒己見。縱有新義發明。難免穿鑿附會。得失唯均。功罪正等。斯又師心自用之過也。

(一)周南

關雎 茲篇方從鄭氏。分爲五章。與朱傳異。其四章五章之分。實較朱說爲優。讀者但從采字友字與芼字樂字比而觀之。自得其旨。至二章三章之分。大可不必。蓋求之不得之求字。根上求字來。且輾轉反側一句。正與寤寐求之同意。皆言其思慕之誠。而反覆詠歎之也。又三章本賦體。而以爲興而比。亦其疏忽處。

葛覃 小序以爲后妃之本。集傳因以爲后妃所自作。方謂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薄。后卽節儉。亦不至歸寧尙服澣衣。遂斷爲採自民間。然女師爲貴者所置。民間何得有此。方又何以自圓其說耶。總之詩序旣失。而史又無明文。只可尋其意義。不必泥其事實。否則杯弓蛇影。轉失廬山真面矣。(案篇中言字皆應作我解。今文昌縣人猶稱言爲我是古音之僅存者。)

卷耳 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三章次序。極有條理。而思念行人之情。亦活躍辭間。蓋言馬既虺隣。則崔嵬之山不能登矣。乃退而思曰。或可以勉登稍高之岡乎。而馬既玄黃矣。又退而思曰。或可以勉登石戴土之砠乎。而不特馬疲不能進。卽吾僕亦病不能行矣。吾將奈之何哉。唯長吁已耳。方氏解爲念行役而知婦情之篤。斯爲得之。旣又自注。或詩人借夫婦情以寓君臣朋友之義。恐非詩人本旨。所謂不脫道學氣味也。

樛木 玩篇中全無婦人祝望其夫之詞。方以纍荒縗等字有纏綿依附之意。遂云祝所天也。未免武斷。以爲祝所依附之人則可。必曰祝所天。固矣。

漢廣 此詩文義澀晦。難得其旨。方以錯薪非游曠地。刈楚刈蕘。亦於女子無關。以攻序傳之。謬斯固然矣。然又從何處定爲江干樵唱。且驗德化之廣被乎。以篇中屢有刈楚刈蕘。遂云然耶。則妄以臆度。終無當於詩旨。其謂帶寫游女。不過借以抒懷。尤爲無理。豈樵歌贈答。他無可敍。而章章惟以游女爲言。玩三章詩旨。皆側重游女。其非樵唱可知。且江干非樵采之地。秣駒豈樵夫之役。戀游女固虧彝德。拒樵漢豈便懿行。而云以驗德化。誰其信旃。

汝墳 注云。南國歸心也。殆得之矣。然首二章是賦體。而方云全詩皆比。殊不可解。

麟趾 國風爲里巷歌謠。非出諸一人之手。小序以爲麟趾乃關雎之應。最爲無理。方氏駁之尤矣。而又疑爲螽斯之應。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

(二)召南

鵲巢 自朱傳以鵲鳩爲況男女居室。後說詩者罔不從之。姚氏駁之。其說偉矣。而朱氏之說固自若也。方氏亦旣駁正姚說矣。而朱氏之說仍自若也。所攻者不過小節。所存者乃其大目。聚訟紛紜。千載莫決。舉不能推翻朱說。別標新解。而方氏於昏禮之外。更云告廟詞。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謂鳩多子故以鳩比而祝多男之說。亦不值一盼。物之多子者衆矣。何獨鳩耶。竊意鳩奪鵲巢。非事之常。百兩之迎。極儀之盛。細玩詩味。或係武王克商之時。百姓解懸猶孟子所謂奚我后之意。詩人爰詠茲詩。以紀其盛也。于歸謂于歸於周之子。當指武王。然亦未敢必其如此。不過姑備一說耳。

草蟲 案此亦念行役之辭。朱傳差爲得之。至篇篇道南國。稱文王。此自朱傳通病。非但茲篇已也。方氏解爲思君念切。則使詩旨愈晦矣。蓋此篇之意。酷似卷耳。而反覆詠歎。渴念行人之情。亦頗相類。蓋睽隔之後。夫婦之情。有不能以自己者。而方氏曰。其夫偶一在外。遂幾離乎。

不自保。其爲淫俗所染。此尙成婦道耶。其說抑亦陋矣。說詩不可頭巾氣者以此。

采蘋 方云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甚不可解。采蘋固不限於澗中盛蘋亦豈限以筐篋。不知其所教爲何事耶。觀其歷敍祭品祭地祭人。咸係就實描寫。而非訓人之詞。熟玩之自明。唯苦未知其主指何在耳。

羔羊 此詩方解與朱傳無大差異。皆以節儉爲言。但言爲美召伯。則恐不免爲高叟所謂。小星 說詩最忌先入之見。不惜曲爲之說。而詩義於以支離破碎。愈釋愈晦矣。此詩朱傳以爲衆妾稱美其夫人之辭。方氏以爲小臣行役自甘。皆犯茲病。蓋細繹征宵在公等字。以爲小臣行役。尙爲有見。如云自甘。則與朱傳之失無異。推其意。豈非以二南爲王化之基。萬無怨懟之臣。故不惜巧辭曲說。以遷就其私見。試問不同不猶等詞。豈自甘口吻。

江有汜 按此詩序與方說俱可通。唯方以嘯爲悲歎之辭。非和樂之意。故指爲乘婦之詩。但嘯乃長歌聲。如王右丞詩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之嘯字。豈亦有悲歎意耶。且棄婦棄媵。名異情同。何必拔趙旗而樹漢幟哉。

何謂文學

王啟懷

我國學術。自周秦而降。歷代咸以道德爲重。故文學觀念。經幾千載。率趨於載道一途。詎知儒家仁義之道。倫理哲學也。老氏無爲之道。自然哲學也。以文學包含其他學問。而文學之真義泯矣。文學一詞。初見於孔門四科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又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君子以文會友。曰博學於文。曰文質彬彬。其言文雖不盡此。然或言先王之遺文。或言事物之文采。或言一人之文德。皆非文學定義也。他若易經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繫辭所謂其辭文。亦與論語所言。無二致也。至如易經賁卦。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概指文化而言之矣。究之。文學一詞。終無明確界說。非今日之所稱也。我國文學之葩。放於秦漢以前。然研究文學之作。迨魏晉後。始有專書。如魏文帝之典論。鍾嶸之詩品。摯虞之文章流別。任昉之文章緣起。或爲文學批評。或爲文學分類。而總論文體之源流。及古今文品之優劣。成一家之言者。惟劉彥和之文心雕龍。然亦立論含渾。範圍較廣。漠樣雜而難明。其雜文書記總術等篇所論。與近人章太炎氏所謂凡有文字著於竹帛者。皆謂之文學之言。頗相類。舉儒者所誦習之六藝。以及道術。

集三第

方術。一切兼涵。信如彥和言。則四庫全書。悉歸中國文學之部。寧非大謬。此又與漢世廣義文。學觀之根本錯誤無異致矣。自魏晉至南北朝。我國文學發展最速。文學觀念亦由含渾而漸臻明晰。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逾會。情靈搖蕩。是文者。有文采。有聲調。有感情者。之謂。餘則歸之爲筆爲儒。六經子史。俱攢諸文學範圍之外。昭明太子文選序亦云。若夫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昭明此序。於文學範圍。言之綦詳。所謂姬公之籍。孔子之書。所以不選者。經也。說人倫者也。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所以不選者。子也。闡天人者也。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不選者。史也。褒貶是非者也。惟沉思翰藻。乃得與文。固西人溫齊斯特 (Winchester) 曰。書籍非皆文學也。必雄奇瑰瑋。善載眞道。深契人情。而後始爲文學耳。則溫氏亦以內美外美。評定文學。是東西文雄之見。固遙相隱合矣。夫文學藝術之一也。必執美爲中心。文之美者。在內求感情。外求藻韻。內

美必藉外美而彰。外美必需。內美而成。兩者相依而相用。不可偏廢者也。徒有感情。不足爲文。徒工練字句。亦不足爲文。文心雕龍情采篇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所謂純文學者。其以此乎。綜而觀之。則知文學乃主情之物。尙美之什。如詩歌戲曲小說散文之類。足以感化讀者之性情。激發讀者之志氣者也。昔晉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句。必三復流涕。小說家迭更司著孝女耐兒傳一書。述耐兒事。頗感讀者。欲續後卷。讀者恐耐兒必以死終。爭投書迭氏。乞勿令耐兒致死者數百人。能感人如此。方稱文學之作耳。夫人富感情之動物也。一生莫不輾轉於苦樂之中。苦則悲。生樂則喜。發悲喜之至。每有過與不及之分。文學者所以調劑人之感情。使之歸於和平中正。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是也。如此。則人道純粹無汙。而世風醇厚可期。詩序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然則文學之功用。豈不偉歟。

贈畢業諸同學辭

程振庭

集三第卷

振庭與諸同學一堂講學。倏忽已逾數月。在此數月之內。雖無日不勸諸同學。躍勉向善。發奮爲雄。然以諸同學狃於積習。無意自新。故雖多方誘掖。而品學各方。均未能較前改進。言念及此。良用歎然。夫諸同學來校。讀書其目的。在增長智識。陶冶性情。俾將來立身社會。有所遵循。並非爲混一紙文。憑藉以炫人耳目已也。乃諸同學平時對於學問。不甚注意。而行爲每爲社會惡俗同化。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矣。諸同學須知小學教育爲人生之基礎。此時而不努力求學。則前途危險。不堪言喻。此次國民會議。中央提案有云。「學校多一畢業之學生。社會即增一失業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子弟。」可知讀書而不實事。求是不特個人生活問題。無法解決。且於地方秩序。社會安寧。均有莫大之影響。諸同學慎勿以家境寬裕。生活不虞貧乏。職業之有無。無關輕重要。知人貴自立。不可仰賴於人。諸同學以往之歲月。既未能善加利用。使學問有長足之進步。則此後升入中學。宜如何痛改前非。力圖上進。方不負學校數載栽培。培之苦心。至於家境貧寒之同學。限於經濟。不能繼續上進。亦應就性之所近。習一專業。以爲將來謀生地步。切勿以職業卑下。而鄙不屑爲。則時機錯過。後悔莫追。不且爲社會之游民哉。夫國家興辦學校。原爲作育人才。及增進人民生活技能。而設。如其畢業小學普通之常識已。

具而復游手好閒不能自食其力甚且走入歧途貽害社會則國家亦何貴設此游民養成所耶。寄語諸同學自今以後務宜振刷精神努力孟晉革除舊習灌輸新知勿爲邪說所惑勿爲環境轉移則前途造就猶未可期而振庭與諸同學相處半載亦庶幾無媿於心矣爰書數語聊當贈言。

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價值

叢其樹

今之淺學者動曰中國文字之用途祇囿於少數知識分子而普通之細民無與焉。至於人之學習研究又非盡畢生之力不爲功非若英文之易學而通俗也。予曰然中國文字在教育未普及之時誠非通俗所能知所能用然而我中國之能維係數十百萬方里之疆域綿延數千年之歷史者何也此數千年中雖數治於外族究未化於外族者又何故也得非謂爲中國文字有特殊之性質而文化賴以傳播歟。

考我國文字創於倉頡自後修改以求簡便者代有賢哲以文體言則有八體六體正楷草書以構造言則有六書六書者何曰象形曰指事曰形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象形者畫成其

物隨體詰詘。如「日」「月」之爲日月之像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如「上」「下」，「一」二字。「一」爲標準線。指於標準線上者爲「上」。指於標準線下者爲「下」。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如「紅」「柯」二字。「紅」從「彔」形也。「工」聲也。「柯」從「彔」形也。「可」聲也。形聲合一，實我國文字之最大特質。至於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輕舉內投。微本濃末。皆我國文字外形之特質也。

彼旁行之英文。不過由二十六字母拼合而成。其價值與我國注音字母等。偏重聲。不顧形。以至詢西人以希臘羅馬文字。則多瞠目無以對。而我國周秦以前書籍。今人猶有能誦讀者。良以聲易變。而形不可湮沒也。且中國文字流佈之疆域。占全球十二之一。幾等於歐洲全部。而歐洲文字亦不下十餘國之多。苟中國教育普及。則識中國文字之人民。均爲全世界四五之一。英文雖爲世界通行最廣之文。不是過也。要之英國爲世界工商發達之國。中國係世界文明古國。爲研究科學。計爲發展商業。計自應研究英文。然爲保存國粹。計爲傳播文化。計實不可不識。中國文字。然而非所語於今之醉心西文者。以其人素養既淺。方且以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爲榮。得勿驚吾言之河漢無涯乎。

治匪議

閻 敏

今日之匪患。蓋幾於無時蔑有。無地蔑有。而有防不勝防之勢。當軸者於此。似擾不寧之際。爲目前救急之方。不曰出兵剿擊。卽曰派隊防堵。剿擊也。防堵也。似可以弭亂於一時矣。然而今日之匪。飄忽無常。行止靡定。縱防剿收效。不旋踵而死灰復燃。囁聚徒衆。乘機再起。於是防剿而外。進一步而舉辦清鄉。清鄉之意。在使匪徒無地匿跡。雖其所謀之安寧。較爲久遠。然辦事者實力奉行與否。固已成一問題。即使實力奉行。而匪徒東竄西擾。此伏彼起。欲其無形消弭。長治久安也。實亦憂乎其難。此徵之於皖北一帶及壽六間之匪患可知也。是故防剿與清鄉。均爲暫時的、消極的、治標之計。而非久遠的、積極的、根本、肅清之辦法也。

居今日而欲肅清匪患。當知匪徒之所由起。知匪徒之所由起。然後知其癥結之所在。而對病發藥。乃足以回復元氣。若夫抱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之觀念。終未見其可也。今試一述其崖略。夫芸芸衆生。等差萬別。初不能陶冶溶化於一爐。而使之趨於同一之軌道也。傳曰。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雖孔孟宗性善之說。然猶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苟卿且一反其說。而倡性惡之論。

揚雄則更謂人之性善惡混焉。在昔賢哲察人類之心性下確切之批評。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爾不羣成一家之學說。今日而欲綜彼數子之說而折衷至當似非短促期間所能條分縷晰爲明瞭之解釋。然愚以爲凡屬天壤間圓方趾之倫除極少數冥頑不靈所謂「下愚」者外其他則均有受教育而有向善之可能初無紛論也。

今日之匪其所由拋棄職業干犯法紀置死生利害與不顧者彼豈生與人異性哉其病癥所在乃在於未受教育蓋「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昔人已先我言之况乎其他啼飢號寒之輩無獨立生活之技能又安怪其鋌而走險爲越貨殺人之事乎欲力矯此弊爲正本清源之計在於使若輩咸受良好之教育俾其各知明倫愛國之道立身處世之方救弊補偏潛移默化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行見翹秀者必能淬勵奮發服務邦家而下焉者亦能自愛愛人各安恆業化行俗美不難日躋於長治久安也。

匪患之根本肅清有賴於教育者如此此外尚有一重要問題即職業是矣居今之世生齒日繁生活程度日高在於食租衣稅者流尙可從容應付其他中等社會莫不以食指增加支出日鉅而捉襟見肘有不克支柱之虞下焉者則終歲辛勤猶苦於仰事俯畜之不足蓋社會影

療現象。至今日而極矣。推原其故。良由於生之者寡。食之者衆。譬諸一住戶家屬。自數人以至十餘人。其賴職業以維持生活者。大抵僅資於主持家政之一二人而已。餘皆游手好閒。以坐食耳。其任婦人子女姑不論。即年力富強之輩。亦常有苦無職業者。彼潔身自好之士。固能窮愁抑鬱。偃蹇自傷。怨天尤人。無所置意。若如蘇子所謂智勇辯力者。流且自歎生不逢辰。請纓無路。一旦投閒置散。無地棲身。殆所謂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於布褐乎。抑將輟躬太息以俟時也。此種現象。其影響所及。已足以釀成政治上時局上之一種亂機矣。

若夫力耕南畝。勞動營生。知識簡單。謀生技拙。受水旱偏災。感經濟壓迫。始焉爲集澤之鴻。繼焉成走險之鹿。於是嘯聚成羣。揚竿而起。殺人越貨之事。視爲唯一生涯。加以不逞之徒。乘機勾結。其黨徒較衆者。負隅自固。陷陣攻城。每每釀成巨禍。次焉者亦狗偷鼠竊。蹂躪鄉里。試一考今日之匪患。證於吾之所言。蓋歷試不爽者也。

是故欲匪患之根本肅清。既賴於教育之牖迪。尤賴於職業之普濟。夫人而能各有恆業。則決不致作奸犯科。甘冒不韪。世豈有豐衣足食之家。而猶作軌外之行動。以自罹於法網者乎。孟

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產。因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而管子亦曰。衣食足然後禮義興。蓋此固事理之當然。而人情之必至者也。

爲今之計。一面謀平民教育之擴張。一面謀普通職業之進展。而匪患平矣。吾壽雖僻處內地。工商各業不能與通商大埠並駕齊驅。然幅員廣袤。土地肥沃。農產物之富饒。較之他縣。不稍遜色。蓋一文物富庶之區也。關於實業方面。百廢待興。如物品之製造。森林之培育。畜牧之講求。公司之組織。工廠之設置。對外貿易之謀發展。苟提倡指導者有人。先之以小規模之創造。繼之以大規模之經營。容納多量之平民。俾各有所事。各安其業。在前仰食於人而無所事事者。至此亦皆有所企圖。而不致萌其他妄念。實業興。而游民少。有不難於家給人足矣。

以上所述。驟觀之似迂遠而不切事機。然果能行之以漸。持之以久。其必收最後之效果也無疑。蓋人世間事。不有澈底之辦法。終不能收良善之功效。理固然也。

女子與體育

徐蕙芬

語云。「健全之學識，寓於健全之身體。」可知身體之強弱，影響於一生之事業者至大。我國

昔日女子對於體育向不注意。終日所從事者無非梳頭裹足抹粉塗脂，藉以獻媚男子。言之殊可羞也。民國成立以後，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有受教育機會。於是此風始稍減。然對於體育一事，猶未能加以注意。以故有肄業學校之女子，依然有以腰肢嬌娜體態輕盈為美觀者。此種甘作男子玩物之心，實為女界不能振作之最大原因也。

夫女子為國民之母，未有母體衰弱而有強壯之子女者。彼歐美各邦人種之強健，固由男子對於體育加意練習，亦以女子身體向極發達也。今後我女界同胞欲與男子爭自由平等諸權，對於學問事業道德各方面，固應有充分之修養。充分之預備而體育一端尤為不可忽視。蓋女子身體不健全，不特影響個人之學問，即於國民之體魄亦有莫大之關係。昔賢有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強身方能強家，強家方能強國。」我國久有東方病夫國之稱。今後欲達到真正解放自由平等地位，必須整個民族身體的質量達到充分健全的地位。尤其女界同胞，負改造家庭社會之責。對於精神體魄尤宜特別注意。切勿效舊日女子以塗脂抹粉為能事，腰肢軟弱為美觀。則十數年後，不特女子地位可以提高，而國家之強盛亦半基於是矣。

袁母段太夫人六秩晉一壽序

段廷珪

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所謂地道也。妻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惟其弗違先天。故能承天。惟其能奉天時。故能代天。蓋地之德凝而神婦之德貞。以一貞則可。大一則可。久可。大則博厚。可久則悠遠。博厚載物。悠久成物。是以咸亨貞吉。無不利。若吾堂姐袁母段太夫人。有足述焉。雄開叔生三子一女。惟姐氏獨賢。雖處困約。能博雄開叔夫婦歡。成年歸儒祥姐丈。柴車挽鹿。鴻案相莊。備極唱隨之樂。儒祥姐丈嗜酒。偶以觸人忌。諱。姐氏輒能婉言彌縫無間。上事翁姑。中和妯娌。下字子姪。一庭雍睦。內外洽然。衆口交稱曰賢。子四長在田。嗣長兄成齋。次心田。嗣其三兄戊秋。三學田。四書田。撫養鞠育。出入顧復。皆操勞於姐氏。重以儒祥姐丈年逾強仕。卽捐館舍。教養婚娶。姐氏一身肩任。以母道而兼父道。心田學田。各能成家立業。懋遷粵贛間。以信義著稱。家亦漸裕。書田甥且以中學畢業。努力進取。曾入廣東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以不服水土。輶學復奔走南北。從事革命工作。頃歲因應湖南高等法院管獄員考試獲雋。任武岡管獄員。以廉幹著稱。現充縣政府科員。其前程。

尙未可量。姐氏生平不御華靡。不廢脣梁。率其子媳日事灌漑。夜勤紡績。數十年如一日。如是女有餘布。農有餘粟。商有餘財。家業遂日進於豐亨。又能出其餘貲。以濟窮乏。年來共禍蔓延。滿目瘡痍。更復私自周給。雖一升半斗。不啻義粟仁漿。他如修建園局。平治道路。建築橋梁諸義舉。皆慷慨樂捐。無稍憚却。性慈和。不與人競。當共匪壓境。恣行蹂躪。地痞流氓。乘機助虐。姐氏家既小康。滋人厭妒。指名搜索。賴鄰里通知。得率先奔避。未遭塗毒。然已飽受驚恐。嗣後大軍痛勦。有呈報者。姐氏獨持寬大。謂希圖陷害者。不過利用時機。我雖損失貲財。未捐軀命。已屬萬幸。若互相報復。異日往復。回環爲禍。終無已時。亦非所以綏靖地方之道。並誥誠學田兄弟。事務嚴於責己。恕以待人。以視恣意圖快。以爲奸利者。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姐氏以一婦人。能獨持大體。而有遠識。宜其家道昌隆。子孫蕃衍。殆所謂厚德載福處。無成之位。用能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以代有終。往攸利也。今姐氏年屆週甲。莊敬日強。書田甥旣索余書屏聯以志慶祝。乃更遠道馳函。丐余文爲姐氏壽。竊思姐氏有含宏光大之德。宜享悠久無疆之年。以恢宏此無成代有終之緒。天保之詩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吾當以是爲姐氏頌。束晳補兩

陔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遑安。修爾夕膳。潔爾晨餐。吾猶以是爲學田譜。
甥。勸祿能逮存。雖升斗而已足。吾且以是爲書田甥勉是爲序。

亡女采蘋壙誌

高无易

采蘋，余之次女也。生而右耳際有小痣，性頗慧，出言異常童。周暉，輒離母抱伴余宿，寢則枕余肱，食每強余喂，偶離之他適，輒號哭，換新裝，必牽裾叩所之，堅不行；以余故，於母女間愛情較淺，常蹀躞余讀書處，覩壁間攝影，能一一指其名，於大母遺容，尤敬禮連呼不已。余事多不適，或顰蹙雙眉，女輒以憨跳解顧，其警悟類多如此。

去秋，余來海上，時天未曙，不忍驚之醒，遂整裝就道，中途尚惴惴女醒時索余也。寒假言旋，大女采薇謂余曰：『爹去後，蘋妹遍索不得汝，泪痕承睫者旬日，偶遭母譴，輒出戶索汝。』聆其言甚憫，而其情尤可哀也；愛之愈摯，時次女年四歲矣，而枕肱喂食如往昔，見者咸笑余癡，然余幸以癡故，始得領略天倫之樂焉。

今歲春，余舉一子，時羈身滬瀆；接家書，謂次女偶患河魚，禱神迺安，余深慮其疾之勿能瘳也，爲之不歡者累日。越旬，妻母疾亟，電促余歸，始得一面次女。是時次女容光煥然，病態都消，見余歸，以首觸余懷，默無一語，余喜極而淚。吻之而已。

余以校課故，不得復句留，越宿又赴海上，屈指月餘，苦以鄉音爲念。一日余戚陳適君來訪，手一札，蒼然無語，堅詢之，則余之次女殤矣！是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事也。嗚呼，余此次出門，次女尙逐登舟，佇河干，目窮始返，不意足跡隨履而沒，痛哉！

憶嘗走訪友家，薄暮歸來，女亟促母具餐，牽余衣，且行且語曰：『爹爹餓矣！爹爹餓矣！』言竟，泥余就席，以腹果辭，遂大哭，余不忍拂其意。飯時，見次女雙瞳炯炯，注射余面，不禁莞爾。此情此景，猶歷歷在心目間，而我女已不在人世！嗚呼，而今已矣，來日方長，歸期不遠，欲求昔日遲暮具餐之樂，其可得耶？天乎痛哉！

集三第十七卷

余性孤介，落落無所向，私期兩女長成，午夜一燈，曉窗萬字，賦詩述史，以慰暮年；今次女竟溘然棄我而去，回視襁褓中呱呱者，正如昌黎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年耶！天道茫茫，余懷何適？書至此，不禁肝腸寸裂矣，痛哉！

女生於民國某年月日，殯於民國二十一年某月日，年六歲。葬於某山之陵。生母朱氏，生父高无易爲之誌。

歸里紀程

黃靜遠

天寒地凍。風霜凜冽。余唯欣然束裝。隨家嚴家慈歸故園。余遠離桑梓。蓋四載於茲矣。孤帆長征。直抵鄞垣。傍岸時。曉色熹微。江河冥濛。細雨斜風。颯然作聲。而雲天澹靄。更形料峭。以是小輪停駛。恐遭海浪之險。遂買舟由內河行。蒼波素練。載扁舟如浮輕鷗。一葉斜指。爭向上流。少焉屋宇漸稀。四顧淒清。曠遠天際。冥然爲煙靄所籠。樹木盡成黛色。野渡無人。時見蕭寺。水光雲色。靜寂若死。兩岸蘆荻蕭颯。低首一角古祠。躋涼矗立。淒清境地。令人索然不止也。

刊叢文學生

時香醇已熱，余亦微覺寒。乃侍二尊對飲。余量小，盡三觴已耳熱矣。

有頃，船忽左折，入於河道。余問榜人曰：「將至章橋果爾？」屋舍橋亭雜陳。目前過一石橋，上鐫曰「章橋」。覺茆椽竹籬犬吠雞鳴，白鵝五六隻，漾水邊。別具鄉村風味。過章橋，船可拖擣。榜人有三，其一當櫓。二人負櫓行，手幾着地。因之舟行穩速，似前尤甚也。

野曠人稀，景色蕭條。去章橋已十有餘里矣，乘葭夾船，高出篷頂。家嚴家慈入睡鄉。余乃出與船夫談。四望田野，青塚纍纍，長埋衰草亂蔓間。連天木葉，目不能窮。風急甚，不能耐，乃入艙。披卷而觀，閑靜如居物外。時或征雁破空，咿啞斜去，心絃爲之波動。假寐有息，復出至艙，不知路程之行幾何也。

山色在望，如黛如墨，隱約雲霧迷漫間，虛無縹渺。勢苦凌空，行雲掩蔽飛馳，若披輕紗，若翳薄羅，極靈飄杳邈之致。奇觀也。初山立若屏障於前，疑水絕於此。忽流右洄，旁崖而行，嶺巒則由淡而深，灰而赭，稀而纏晦而顯。然遠岡仍如故也。行二十里，梵林鹿苑，時見幽篁叢中微雨已歇，想將至河頭矣。

河頭者，小鎮也。爲適三北必經之所，亦二地之樞紐也。至則時約午後二時，就野店進膳，罐酒

香飯滋味特佳。表兄雲裳。表弟雲湘。亦同餐。蓋已早候是所以迓余。停飯後。由田工擔簋先行。家慈命肩輿至家。家君及余安步逕行。謂過一小嶺。及山之北。可乘舟至家。憶余八齡時。嘗來此。惟坐竹輿。風物依稀。不復明晰。山光引我。尖風刺人。行行重行行。漸入萬山。左巖右嶂。石秀土潤。以經雨故也。

更前。竹石幽邃。蓊蒨鬱鬱。松檜彌望。蔓草披離。泉流瀟瀟。鳥聲聒耳。而却顧所來之徑。蒼蒼橫翠微間矣。路漸高。蒼竹數十竿。皆折腰南彎。瑟瑟不已。繼而朔風推人。幾倒。蓋初有山障。不覺風急。但見竹動。後失障物。且嶺巔北望無蔽。故狂風直射。竹搖人撼。地雖不甚高。俯瞰則已歷歷。遠望東海。蒼茫浩渺。愈遠則愈暝。暮色覆天。白水黯雲。劃分隱糊。不知其爲天爲海也。

乃循徑下步。斜睨羣山。浴白雲中。空濛騰繞。山嵐出岫。遠樹迷離。混成一色。岡嶺起伏。迤邐西走。低壑處。皆爲雲封隔。而若不連。下山麓。有道修長如龍蛇蜿蜒。緣而西行。家君隨處指說。余固茫然於鄉村情況者。至東門外。漸多華屋。朱門粉牆。畫樓譏峙。而閨靜不見人。風則冷然。如故也。

有城焉。園環不盈十里。堞上多種蔬。青翠瀰漫。飄飄若綠雲。而城中屋脊。有露其上者。可知其

低且小。至南門有亭。土名曰南門涼亭。地亦以此名焉。爲船艤之終點。表兄等佇望久矣。乃復泛艤艇。經西門外而龍頭場。時炊煙四繚。古道乏人。數家臨水。一棹欸乃。日暮荒村。寂寥自可。想見移時抵筋竹。否余故里也。既至戚族三兩。掌燈延候橋次。幾不識余爲何人。相與粲然。天慘雲低。山之上半浸靄靄中。途徑依稀似當年。沿溪行。水流淙淙。可聽竹韻。暗送入耳。清婉而舍旁村犬。狺狺迎吠不止。竟日征塵於焉稍息。計自甬至河頭。凡四十里。河頭至筋竹。又十有八里。

先姊事略

丁盛蕃

吾姊名盛勤。字蕙芬。行一。幼從父讀。嗜之。酷讀烈女傳。嘗慨然想慕其爲人性淑靜。寡言笑。能女紅。然不工也。笄年。日協母嬸。炊浣。祈寒盛暑。未敢自少。逸蕃不材。幼嘗避塾。姊時戒勉之。弗悛。一日又嬉歸。詰之。給白來自塾。卽命背誦塾中授。蕃瞪目無以應。姊曰。父母諸叔嬸所期惟汝。子年長矣。卽不爲長者慰。獨不爲己身計乎。便就案讀。督之熟。乃喜。以是必溫故數章。方止。予初苦。後亦安焉。民國十三年甲子春二月中。浣父病。初爲瘡。繼爲傷寒。勺湯不進者九日。醫

者束手。僅一息奄奄。舉家罔不惶惶然。無所措。適戚中有遠客歸者。精岐黃術。延以診。遂漸瘳。父病十數日。姊躬奉湯藥。未嘗須臾離。病劇時。輒日夜不交睫。越數日。姊易衣。母窺股肉。約方寸。許狀新創者異而問之。曰。父疾痛弗能身受。割一片肉。以盡愚誠。時不材冥頑。以年幼不知事。吾姊獨能盡孝道。思之今猶愧焉。丙寅桂秋。姊獲蠱疾。初束帛腰際。母未知也。逮不可飾。漸爲家人聞。已成痼疾矣。西醫語諸父曰。此爲氣蠱。非剖腹不爲功。父告之。姊曰。男女授受。古謂非禮。今未字女。袒腹使男子視摩禮乎。疾深矣。和緩亦不能爲力。吾知罪矣。而不能終身事數呼親。以卒時。丁卯季春望晨也。蕃鮮兄弟。僅姊一人。天不仁。又奪之去。何重貽父母戚也。嘗恨不能文。他日當延畫工。仿王定甫繢課誦圖例。畫吾姊課讀像。並丐海內能文者文之。俾知居今之世。尚有吾姊其人也。

致姊函 爲知友良作

張德乾

某姊如晤。良不自知。今日之環境。今日之遭際。與良未來之前途。究屬有利與否。然良圖進之志。固每隨環境之限。與遭際之窘。而彌堅也。良亦不自知。設良而處恬適安舒之境者。將復何

若設良而行遂所欲事如所志者將又何。若而一點奮鬥掙扎之火固無時不燃燒於今日之良之心頭上也。姊乎姊乎良有如許親戚如許朋友然而知良者誰乎愛良者誰乎勸勉而助良者又誰乎我其終將傾我胸膈於我姊之前矣夫良之脫離學校固非所期而就職紗廠則更非所願前既爲吾姊大略陳之矣方良之去民立也以吾姊之助得入學某某之介紹書充我智識畢我學程爲良計固得而姊之遇我固甚厚也迺以良一念之錯勉順親意違拋學業是咎在良自身不怨天亦不尤人也旣入某某廠內容之黑暗空氣之惡濁與風尚之朽腐幾使良不可一日居至此而悔莫及矣遂萌脫離之志迺商之父母父母諄諄以安分爲訓憇之吾姊吾姊又以不倍親意爲旨良也不敏粗識書具亦知安分爲美德奚獨不計其羈絆青年之弊乎青年固不可絆者也夫良今日之生活雖薪資微薄（卽十年老同事亦未足以養八口之家）而工作輕鬆（略識之無粗知書算者卽得從事矣）行動自由亦差可滿意矣然而來日方長大丈夫詎甘老死牖下而雌伏以終哉良雖不材略有抱負不願以溫飽爲止境也今遽遭拂逆不勝自痛遂灰其心冷其意朦蔽其良知而隨波逐流不復求進顧種種刺激時時予良以暗示促良使奮發鼓良努力而致良積極之精神與猛晉之氣概因於業餘之暇

閱讀學術方面之書籍。以求智識之長進。而以心靈久疏。腦力銳減。輒讀輒止。罷倦異常。是良所用鬱鬱爲也。雖然。良今年二十。猶未離學齡時期。桑榆之收。未得爲晚。他日者。無能爲力矣。因復思入學。以求專門之智識與技能。蓋時至今日。生存之競爭愈烈。而失業者愈衆。考所失之業。必爲人人所能爲之事。而失業者。又必爲泛泛具普通常識之徒。今日之良。正就此等事之。此等。人也。則他日糊口之乏術。可以逆觀矣。是良所用汲汲自憂也。顧入學之舉。又必非拂親意得姊助不可。然姊之助良。又以親意爲轉移。是良終祇失望矣。獨怪吾姊曾受新教育之陶冶。與新思潮之洗禮。亦何囿於家庭觀念乃爾。夫吾人處今日之時代。自當擴其眼界。長其視線。國家。猶。以。爲。狹。況。家庭。乎。且。絕。對。的。忠。孝。節。義。祇。爲。封。建。時。代。過。去。之。遺。跡。而。當。忠。則。忠。當。孝。則。孝。當。節。則。節。當。義。則。義。方。爲。合。乎。邏。輯。之。新。的。倫。理。觀。良。知。姊。之。知。此。而。知。姊。之。爲。成。見。所。蔽。也。姊。乎。姊。乎。舍。姊。之。外。良。更。向。誰。憩。此。舍。姊。之。外。良。更。向。誰。乞。助。姊。非。無。深。見。遠。識。者。良。知。姊。之。終。將。爲。我。助。也。臨。穎。惶。急。書。不。宣。意。弟。良。謹。泐。

醉遊校後荷池記

周兆烜

學 生 藝 築 刊

我校三面環水。僅南境毗連陸地。出校南行。經縣道直達易家橋。登橋北望。隆然橫臥者。校東之三元橋也。橋東有五福寺。文峯塔在焉。若由校門西行。過啓秀橋。則見北堤小橋。遙遙相對。橋左有亭。其右則博物苑也。校之北。曲堤如環。其上有亭。北眺隔岸。橋光人影。隱約可辨。堤旁小池。徧植芙蕖。晨曦初上。荷葉承露。閃閃有光。堤上梨白柳青。相綴如錦。漁舟欸乃。蕩漾中流。步堤上。輒流連忘返。意六橋、三竺間景物。醉人亦不過如是也。一日攜佳釀。囊素果。與知己二三暢飲於荷池亭上。綠堤如帶。翠色蔽於上映。於地微風過處。姪紫嫣紅。彷彿有聲。酒酣幾忘身之所在焉。已而炊煙四起。夕陽殘照。文峯塔影。隱現於垂柳翠籜之中。倘所謂雷峯夕照乎。漁歌晚唱。若斷若續。鄰寺鐘聲。隨風入耳。則又若南屏晚鐘矣。阡陌縱橫。亭榭星稀。雖無三潭曲院。平湖花港之勝。而春水滋生。浮堤如洗。涼月入波。游魚可見。亦足使人形神俱失也。二三子興益豪。叩甕而歌。歌已大醉。或癡立階前。凝望天邊月色。或斜倚石上。傾耳溪水流聲。更有醉態朦朧者。遙指而相語曰。此蘇堤也。此白堤也。此裏湖也。此外湖也。恍惚置身於三竺六橋之間。旣歸。余笑語諸友曰。今宵與諸子暢遊西子湖矣。嗚呼。景莫美於天然。人莫樂於沈醉。青山綠水。斗酒言歡。奚必臨秦淮而暢飲。登虎邱而高歌哉。

春假遊賢隱山記

許子道

賢隱山者。信陽之名勝地也。漢末賢士周盤隱居於此。因以賢隱名。山南麓建一禪院。廟宇巍峨。局勢寬敞。而樹林蒙密。風景清幽。尤足引人入勝。余欲一遊也久矣。春假之暇。蟄伏校中。殊覺寂寥。遂約同學數人。作賢隱山之遊。晨九時。餐後。攜嘉釀。提果實。餅餌。步出小南門。渡浉河。達彼岸。麥隴菜畦。一碧無際。黃花遍地。綠草如茵。古人所謂萬紫千紅。良有以也。未幾已至山麓。山路崎嶇。狹若羊腸。依路而上。直達山巔。轉身下視。懸崖萬仞。魂魄爲驚。遙見浉河如帶。城巿隱可睹。山光水色。暖風襲人。大有飄飄欲仙之概。洵足樂也。於是尋平原。與諸同學席地而坐。酒肴並列。暢敍幽情。美景良辰。賞心娛目。可謂極吾人春遊之雅興矣。少息。尋路而下。不覺已至廟前。攜手而進。見神像羅列。匾額輝煌。至客堂。有僧捧茶進飲。畢入後院。名葩競放。光彩奪目。至佛教圖書館。明窗淨几。滿架琳瑯。佛經僧像。不可勝數。至內圖書室。四壁圖書。器用整潔。極清雅之致。誠令人萬慮全消。悠然有出塵之想。坐片時。出廟下山路。頗曲折。沿旁蒼松交錯。中有碑碣互立。大書賢嶺松風四字。相傳此爲信陽八景之一。碑後刊有清張灼遊此紀。

勝題詩。詩情婉轉。書法絕佳。有令人難以遽去者。須臾日已正午。整隊歸校。時民國二十年四月五日也。

白龍潭記

潭在廣西賀縣桂嶺白石村（舊名龍塘）卽明孝穆太后生長里也

陳家麟

白龍潭。桂嶺名勝地也。位白石村之西。寬約數十丈有奇。深不可測。時有雲霧起其中。卽雨潭之四周皆田疇。潭水混混。不舍晝夜。農人頗享其天然之利。東有龍頭石。崕崿聳拔。狀甚翔矯。山川盤鬱。世出異人。明孝穆太后尤彰明較著者也。孝穆太后本白石村人。據賀縣志載。『當明憲宗天順六年。潭水忽流盡。紫光輝照耀上下。經旬不變。是年大兵征斯鄉。俘獲數千。流水盡赤。人以爲紫泉凶兆。而不知是年孝穆太后方十歲。將臣以女逮送京師。選入大內。後誕孝宗。始知紫泉之兆爲非常云。』蓋孝穆太后幼離西粵。併入掖庭。不能知其親族。歲月悠遠。蹤跡難明。蠻中紀李同音。（李太后史又作紀太后。惟白石村本有李姓。）遂使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甚可惜也。

考試・升學・必備

入學試題彙輯

科目完備：使應試者得窺全豹

逐題實錄：與懸擬的迥不相同

包括學校一四十七所

凡全國著名之大學，中學，專科學校，職業學校，無不廣為收輯。而此種學校，課程設備均臻完善。

全部試題一七千餘則

關於文科的，理科的，工科的，商科的，教育的，法科的，藝術的，農科的，無不依照程度，作完整之編列。

從這部書裏——

可推知各校的課程標準：獲得研究途徑
可明瞭各校的入學程度：便於充分準備

近日學校林立，優劣不等，性質亦異，以經歷未廣青年

，欲擇一適合個人志趣之學校，實非易事，而貿然應試，一再被擯，尤易興不得之門之嘆，故蒐集試題，成此巨觀，青年讀之，問津極便。

編所導指業職海上

行發局書東大

一冊
一元六角

話

體

詩

口 殘葉飄上樓頭

薔薇

牠底過去喲，

殘葉飄上樓頭，

海上又已深秋。

俯身將殘葉拾起，

殘葉飄上樓頭，

把牠底過去在縱橫底葉脈間仔細追求

海上又已深秋。

；

撒手將殘葉拋下，

然而——

再不忍把牠底將來在縱橫底葉脈間仔

樓頭，

細推求；

深秋，

不管——

追求——

樓頭，

深秋，

追求——

牠底將來喲，

任牠向何處飄流。

落葉聲聲，
打動了我底心靈，

我勞苦功高底母親喲，

一想起了您——

真使我淚落衣襟。

殘葉飄上樓頭，

引起了我萬縷新愁，

殘葉喲，

我真不欲在這人間再有什麼企求；

我只願把我底生命託與綠水，

載向東流！

母親，

我實不是有意違背您底庭訓；

只爲呵，

在這佈滿荆棘的環境，

不願賤價拍賣了我底青春。

一，一〇·一八·寫於上海中學·

獻給我底母親 蕭薇

我看不慣——

現代底青年自己把自己葬進墓墳，
我看不慣——

現代底青年常常是淚眼淒清。

和平固是美德，
可是呵屈服也不是人生。

生活就是奮鬥，
奮鬥才是人生，

母親，
與其在鋼鎗白刀下受辱偷生，

真不如在激烈底戰爭中殺身成仁。

母親，

我也會想安逸地過我的一生，

我也會想不踏進「革命」底危境；

可是在風悽露凝底清晨，

風清月上底黃昏，

我實不能忘了我所負底使命。

落葉聲聲，

打動了我底心靈，

我勞苦功高底母親喲，

一想起了您——

又使我淚落衣襟。

一九，一〇·一八·寫於上海中學

□殘夜哀歌

劉洪河

集三第十七卷

(一) 月下哀吟

——寄給我靈魂的安慰者——

蔚藍的天空還是這般幽然清朗，

月兒也依然披着它縞素的衣裳，

我，我又來在這魁星閣的邊旁，

惟不見了呵，你在此慢步徜徉。

惟不見了呵，你在此慢步徜徉，
我心坎中起了無限的哀痛悲傷，
芳弟，從你歸到你甜美的故鄉，
我已飽嘗了人世的慘淡，淒涼。

昔日呵，我懷着你豐潤的臉龐，

你，你嬌聲的對着情月兒歌唱，

而今這景象已化爲泡影，渺茫，

只餘了呵，我滿腔的煩悶悽愴。

只餘了呵，我滿腔的煩悶悽愴，
我才憔悴到了這般難堪的模樣，
芳弟，自從你離開了這個地方，
煩惱之網層層的蒙繞在我頭上。

(二) 湖畔哀吟

——再寄我靈魂的安慰者——

我寄你那條血淚染成的絲巾，
包含了我這一生飄泊的靈魂，
芳弟，當你感到苦悶的時分，

你呵，你就對牠深深的親吻。

就是在這樣月闌人靜的時辰，
我心琴中要發出無限的哀音，

|芳弟，此時你要竚立在湖濱，
這哀音便隨波流到你的心琴。

我是上帝的不肖之子，罪人，
而今更作了飄泊流浪的拜輪，
芳弟，我胸中的烈火已爆噴，
有誰來安慰我這脆弱的心靈？

我爲了我這寶貴可愛的青春，

纔擯棄了我父母所賜的肉身，
|芳弟，這人世已無生趣可尋，
我願與你合葬在曠野的孤墳。

(三) 古刹哀吟

——三寄我靈魂的安慰者——

今夜，今夜是這般的孤零沈寂，
空曠的古刹聞不到半點兒聲息，
棲鴉不鳴，夜鶯更不向我悲啼，
只有呵，我跪在上帝面前哀泣。

只有呵，我跪在上帝面前哀泣，
哭訴我這飄泊流浪生涯的悲悽，
芳弟，你看那淡白殘破的巖窟，

便是呵，便是我倆永久的伴侶。

今夜，今夜是這般的孤零沈寂，
聽不到我綠珠姊姊哀奏的歌曲，
更看不到你那翩躚漫舞的姿勢，
只有呵，我跪在上帝面前哀泣。

茫茫的月色縈繞着殘柳疏林，
寄宿的棲鴟悄悄沈睡於樹身，
我，我一個孤苦伶仃的騎人，
來到了呵，這疏林畔的湖濱。

來到了呵，這疏林畔的湖濱，
尋覓我那久已失去了的靈魂，
芳弟，夜兒這般慘淒，幽深，
有誰來安慰我這般弱的心靈？

只有呵，我跪在上帝面前哀泣，
哭訴我這飄泊流浪生涯的悲淒，
芳弟，你看那一團孤立的黃泥，
便是呵，便是我倆永久的歸宿。

這一片荒草淒迷的亂塚殘墳，
佈滿了陰沈沈的鬼火，妖氛，
我，我一個孤苦伶仃的騎人，

(四)塚畔哀吟

——四寄我靈魂的安慰者——

竚立在呵，殘塚之邊傍哀吟。

竚立在阿，殘塚之邊傍哀吟，
灑弔我那昔日慘死了的良朋，
芳弟，陰風颼颼地向我襲侵，
有誰來安慰我這稱弱的心靈？

(五)荒野哀吟

——五寄我靈魂的安慰者——

從你走後這宇宙頓然的變爲悽愴，
一切的一切都呈現出了慘淡荒涼，
我，我在這空曠寂寥的荒原徬徨，
而今，而今更作了個迷途的哀羊。

層層的愁絲堵塞在我稱弱的胸膛，
煩惱之網也重重蒙繞在我的頭上，
芳弟，你飄泊流落在遙遠的異鄉，
有誰呵，來伴我在魁星閣畔徜徉？

司夜之神輕輕放下了黯淡的紗帳，
寄宿之鴉也聲聲的在枯樹上哀唱，
我，我對着一盞黯淡微弱的燈光，
沈思，沈思我弟，那豐潤的面龐。

風娘娘時時在敲打我殘破的櫺窗，
月姊姊也偷偷的窺看着我的臥旁，
芳弟，你飄泊流落在遙遠的異鄉，

有誰呵，能消除我這滿胸的悲傷？

□寒夜

陳尼曼

是個積雪未消的夜裏，
詩人正在此沈吟歎息，
星月慘淡的射出微光，
嬌娥更在此蓬頭悲泣。

遮蔽滿地的落葉陰沈，
聽那裏寒鴉淒厲悲鳴，
無棲宿怎捱過了淒冷？

倉皇的寒鶲衝過雪天，
唱出單調的聲啊，可憐，
樹頭的雪不斷地散落，
悲聲打破空幻的迷眩。

雪影射入碧澄的湖水，
湖邊只有乾枯的蘆葦，
冷酷而兼衰頹的湖上，
閃爍地幾點漁火來回。

老樹的霜葉堆落盈塔，
破漏的茅舍雪影透來，
天上明滅的疏星殘月，
射出的光彩異樣暝晦。

慘淡的殘月映射古丘，
殘忍的野獸飄着髑髏，
在這幽深嚴肅的寒夜，
我怎能不悲哀啊，憂愁？

灰暗的宇宙瀰漫白雪，
可憐的草蟲盡爲殲滅，
英勇而殘酷的雪珠啊，
幾時將我的愁腸舒洩？

口海

周仲芬

我不敢把牠讚美；

她是幽深沈寂汪洋的漣漪一片，
無邊無岸無聲無臭靜靜如眠！

我曾到過了海邊，
但這偉大的海呵，

對了她我祇有默然；

她的緘默，她的渺茫，象徵着我的
命運，

寂寞的一顆心靈呵，同樣感到孤單

！

我曾到過了海邊，
但這偉大的海呵，

海呵！海呵！我曾臨到你面前——

集三第卷七第

拋下一顆心靈捲入了你的漩渦，

如今我要想把他撈起呵已是不能：

——眼看着一顆心靈顛簸在波心，

——眼看着一顆心靈逐浪濤而沈淪；

苦笑在兩頰浮起了微暈——

唉！我感覺到：失去了美麗的生命

！

一九三一，於南通。

周仲芬

口啼痕

周仲芬

母親！何日是您的歸期，

如今已到了秋殘的時候？

無情寒風不息在吹噓，

——我檢起了棉衣件件；

唉！母親！怎禁住我不想您，
見了您遺留下的一針一線！

母親！何日是您的歸期，

轉眼又到了落葉的時季！

一陣熱淚又一陣鄉愁，

——我獨步在荒郊客地；

唉！母親！怎禁住我不想您，

臨了那荒塚纍纍衰楊一片！

十一，四晨。

口渺茫的前途

周仲芬

白茫茫的濃霧一片，

漫天遍野籠罩了大地；

聽不出流水的聲音，

看不見山容的影子，

——隱隱地一個人影徘徊在溪邊。

喂！你躊躇在霧裏的人兒，
慎重着你顛簸的脚步！

在你面前沒有平坦的路，
繞着你身旁，有崎嶇的危途。

唉！你初走上人生之大道，
你怕還沒嘗到跋涉的滋味！

十六晨。

■ 餓悔

周仲芬

強暴的手擎着殘忍的刀，
一刀一刀宰割着宇宙的生命；
唉！垂下頭來，我餓悔：

隱隱迷濛的戰霧一片，
慘白的陽光照在狼藉的戶骸上面；

——我是這樣一個頹廢的青年，

我無力拋開手中的書卷，

走上疆場去殺死我們的敵人。

碧色的血射在灰色的衣上，

無數的生命斷送了在疆場；

唉！垂下頭來，我餓悔：

——我是這樣一個無力的詩人，
我不能接引他們一顆顆孤魂，

走回到故鄉再還到家門！

集三第卷七第

唉！垂下頭來，我懺悔：

——我是時代下的一個罪人，
我無力散着和平的種子在戰地，
心弦上的顫音呵！是這樣的弱小而
低微！

——罪惡之花開遍了大地，
造孽的人們到了劫期；
唉！仁慈的上帝呵！

請你恕我：

——我是一個無力的詩人，
我的聲音是這樣的弱小而低微！

一九三一，南通。



詩

◎雜思

斷腸花放雨如絲。殘夢重溫曉起遲。憶得箇人身半露柔腰輕。裊捲簾時。
露如珠顆月如娥。燈畔論詩飲翠螺。憶得箇人含笑說道儂酒已比君多。
花前月下懶開眸。半是情癡半是愁。憶得箇人臨別約。再來同看月當頭。
連宵風雪倍難堪。詞譜頻翻意自閑。舊調新聲都不記。最留連是戀家山。

姜曉燕

◎殘春病起

香消寶鴨篆烟微。藥竈茶爐樂事稀。病起不知春已晚。忽驚窗外柳花飛。

單靜瑜女士

◎秋日小病偶成

懶開妝鏡貼花鉢。悶處蘭闌思悄然。長日惟同書作伴。半生祇與藥爲緣。弱軀那敵秋愁。漫詩

單靜瑜女士

詩

興寧因小病捐不出樓門近十日黃花料已滿籬邊。

◎踏青詞

柳媚花嬌鳥語歡。嫩風吹面不生寒。芳心惟恐雲鬟亂。頻向青溪照影看。
閒攜女伴踏輕莎。樹底花前信步過。惱恨東風無賴甚。故吹柳葉拂梨渦。

◎雨夜與勤生小樓共話作

簾外雨瀟瀟。閒談遣寂寥。滄桑感世事。興廢話前朝。坐倦身頻欠。更長燭數燒。娓娓忘夜永。風
送漏聲遙。

◎丙寅抵家感舊作

影事前塵杳似煙。別來風物尙依然。青梅竹馬兒時地。回首滄桑十二年。

◎對月

拓窗納涼風。移榻對明月。明月知人意。躊躇出冰窟。照我清瘦影。使我鄉愁發。思鄉鄉路遠。一
片心飛越。沈吟復沈吟。涕下不能歇。

◎梅口道中作

單靜瑜女士

單靜瑜女士

二

沙平岸曲水濛洄。幾隻漁舟傍水隈。村隔板橋人未到。雞聲先渡小溪來。

◎夏夜遊外灘公園作

單靜瑜女士

繁燈閃爍綴疎林。山石玲瓏曲徑深。行遍小園人意倦。綠陰閒坐聽蟬吟。
涼風習習爽精神。芳草平鋪綠似茵。暑熱煩襟都滌盡。渾忘園外有囂塵。
憑欄小立海風冷。無數蠻燈水面停。暝色四垂天欲暮。隔江燈火亂如星。

◎春柳六首

張伯良

柳色風吹綠。絲絲拂畫橋。丰神如好女。嬝娜不勝嬌。
天賦風流性。輕盈學舞腰。幸邀名士賞。丰韻寫南朝。
慣把春光洩。欣欣柳向榮。柔條多事長。牽繫別離情。
嫩柳含烟翠。依依傍短亭。可憐知己少。舉眼向誰青。
本是多情物。傷春蹙黛眉。寄言南浦客。切莫折柔枝。
裊裊垂金縷。隨風拂翠樓。最憐年少婦。惹起一春愁。

◎消寒吟

詩

第 七 卷 第 三 集

詩

四

寒夜

張伯良

雪後霜天月倍明。一枝梅影紙窗橫。惱他格格塞村柝。敲斷思鄉夢不成。

寒士

張伯良

夢魂久不到公卿。閉戶愁吟白髮生。囊澀時防人索債。喫虛深畏扣門聲。

寒菜

張伯良

村莊兒女各耕園。栽得蕪菁綠到門。曉市生涯人競買。一冬賴爾佐盤飧。

寒衾

張伯良

匡床破被度寒天。爐火雖薰也怯眠。兩足不溫常屈曲。教人倍覺夜如年。

寒舍

張伯良

隨分安居樂性天。蕭條門巷有誰憐。若逢風雪交加日。竈冷無烟倍黯然。

寒笳

張伯良

霜寒月冷夢魂驚。忽聽胡笳塞上鳴。切切悽淒如訴怨。征人誰不動歸情。

寒鶲

張伯良

刊叢文生學

結陣羣飛噪晚。風光翻金背夕陽中。笑他歷亂無行伍。底事縱橫舞碧空。

寒村

張伯良

古木蕭疏噪晚鴉。炊烟四繞野人家。遙看屋背猶餘雪。數點梅花竹外斜。

寒犬

張伯良

柴門夜吠雪霏霏。知有他鄉遠客歸。搖尾乞憐君莫笑。如他勤職世人稀。

寒蠅

張伯良

尋香逐臭自矜奇。擾擾營營果曷爲。今日形僵飛不起。原來也有斂威時。

寒梅

張伯良

霜枝雪幹任橫斜。萬木凋殘獨放花。羞與趨炎桃李伍。生成骨格最清華。

寒雨

張伯良

凍雲密布雨霏霏。人對寒檠悄掩扉。舊恨新愁都惹起。江州司馬淚沾衣。

◎題影

鄭蘭貞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爭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約。

詩

六

不語平添一段情。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中秋步月偶感

鄭蘭貞

遊人如蟻滿前程。我獨低頭踽踽行。一樣良宵來趁節。如何哀樂不同情。

◎兵後過夏鎮

張如曾

行行惟見白雲飛。百里烟村盡掩扉。雞犬無聲猿有淚。可憐人去幾時歸。
兩岸空餘蘆荻花。平原處處絕桑麻。卽今敗瓦頽垣地。盡是耕田鑿井家。

◎雁來紅

張如曾

西風一夜雁聲高。滿砌紅芳老更嬌。葉便是花。花是葉。不關開落也逍遙。

◎雜思

姜曉燕

非關中酒與悲秋底事。朝朝暮暮愁。一片柔腸情縛住。青衫淚濕爲誰流。
愛卿端的大方家。豈獨人稱窈窕花。最是惹儂情緒亂。倦遊歸去眼波斜。
心花怒放意珠圓。一片柔情軟似棉。翡翠香衾波浪髮。那宵好似夢遊仙。
任他傾國與傾城。不及卿卿海樣情。守定初盟終不負。欲將癡字了三生。

一日吟成十二詩。一詩一思寄卿知。試將詩數分時計。一日思君十二時。

◎秋懷詩

舒筍湖

愁雲繚繞鎖蕭齋。獨步江頭且放懷。縱目馳觀大地闊。迢迢銀漢瀉天街。
天光海色兩澄清。觸我登臨無限情。最是西風多好事。飄零木葉助悲鳴。
澹然秋水對斜暉。畢竟遊人急欲歸。正是江南秋景好。鱸魚鮮嫩蟹初肥。
蘆花小冷千層白。楓葉微霜萬點紅。感到着鞭輸祖逖。韶華流水去悠悠。

◎謝友人贈酒

張仲美

玉液瓊漿受賜多。淺斟低酌耐吟哦。百篇獻賦添狂興。一斗當筵逐病魔。藉得舉杯邀月飲。

不難載酒聽鶯歌。青州從事君家物。分入清樽感若何。

◎近購柯達鏡箱藉爲攝影之戲樂而賦此

張仲美

是真原幻幻原真。一鏡光明不染塵。照出鬚眉渾似我。攝來巾幘自傳神。方知美術增奇價。
定有新圖寫好春。小篋玲瓏提挈便。游蹤到處總隨身。

◎雨中

沈阜南

詩

七

詩

八

一路遲人步。空濛翠靄浮。炊烟圍屋角。野霧逼山頭。石滑泉聲冷。雲低樹影稠。憐他江畔柳。

搖曳爲誰愁。

薛慰農

名園駐馬小勾留。閒倚闌干一豁眸。如此湖山足圖畫。夕陽煙樹水悠悠。
鶯花警眼似煙過。好景流連一放歌。底事啼鵑難解語。向人小住喚哥哥。
園林依舊聳崕嶸。煙雨樓臺照眼明。滿地殘紅零亂跡。春愁一例付詩情。
夕陽紅上紫薔薇。獨有黃鸝自在飛。明日再來無此景。今朝踏遍落花歸。
春光黯黯太無聊。飛燕隨人過畫橋。應惜名園難久住。隔簾忽度一聲簫。

◎春日村居

扁舟留繫小楊堤。草遍江南綠又齊。門外池塘春水淺。桃花浪逐布帆低。

薛慰農

◎自題小影

披圖約略見精神。廿四韶華負此身。天外飛揚原有志。莫教年壯不如人。

程振庭

◎歲暮感懷

程振庭

連朝惆悵雪霏霏。路少行人鳥自飛。我輩因人還作客。故園雖好不思歸。

◎寄蕙芬

程振庭

不睹芝顏又數旬。回思往事倍酸辛。江干攜手情猶昨。客舍連床笑語親。汽笛一聲人杳渺。
迴腸九折步逡巡。伴卿有志願難遂。夙夜圖維入夢頻。

◎寄友

楊維康

錫山一別已經年。渺渺情懷兩地牽。何日西窗重剪燭。各將離緒訴樽前。天外飛來一紙書。遙知君亦賦閒居。洛陽親友應無恙。大駕何時顧草廬。

◎客感

蕭人傑

二千里路別愁苦。三百六朝客恨多。多年來滴盡思鄉淚。江水平分一半波。

◎春感

蕭人傑

瘦影萍飄天一涯。可憐春半未還家。東風不解離人恨。只管窗前舞落花。

◎秋夜

蕭人傑

風細空庭靜。月明深院幽。梧桐引客恨。葉落一聲秋。

◎春日登臨有感

蕭人傑

客中無事漫登臨。滿眼烟雲愁煞人。劫後山川長是恨。戰餘草木不成春。年來戎馬難爲客。地盡虎狼莫避秦。流落而今歸不得。真成薄命老風塵。

◎秋夜有感

沈沈漏滴響壺銅。如水涼天淨碧空。四壁哀吟鳴蟋蟀。一簾疎影落梧桐。滿腔孤憤寄流水。萬里壯懷歌大風。家國悽涼多少恨。倚欄啼向月明中。

◎秋日感懷

蕭人傑

風雨蕭蕭冷戍樓。他鄉作客又經秋。多情明月影常照。無語長江水自流。萬劫餘身淪鄂渚。十年舊夢感揚州。生平多少傷心事。憶到飄零恨不休。

◎楓江晚釣

朱士林

葉落吳江又換秋。一年容易使人愁。釣絲且繫流光住。不管千金萬戶侯。

◎中秋晚步

朱士林

月華皎潔應中秋。深夜何須秉燭游。廿四橋邊懷舊景。三千世界散新愁。哀蟲繞砌聲何切。

學 生 文 藝 刊

宿鳥依巢夢亦幽。涼露滿天衣欲濕。更饒餘興上南樓。

◎七夕雨兩偶成

朱士林

雙星駕鵠渡銀河。灑淚相逢感慨多。記得去年塵世亂。於今猶未息干戈。一年一度會佳期。雨雨風風訴別離。世上婚姻都解放。如何還守舊家規。

◎貧家苦

儲德慶

晴工作。雨工作。忙得蓬頭又赤腳。豐年尙可暫支持。荒年大半墳溝壑。可憐飄搖茅屋中。猶聞索逋聲聲惡。

◎木蘭從軍

林婉儀

爲親行役賦從戎。破虜全收汗馬功。十二年中歌奏凱。方知閨閣有英雄。介子樓蘭未足奇。明駝千里出蛾眉。如何一代干城將。不屬男兒屬女兒。

◎哭張師柳溪

汪麗澤

噩耗傳聞思悄然。懷才未展了塵緣。自來聰慧身難壽。命短顏回竟二年。微疴七日違騎鯨。忍令西河抱喪明。天道茫茫何處問。率溪溪水咽潮聲。

第 七 卷 第 三 集

勞生結局竟如斯。身世淒涼劇可悲。黃口遺孤誰教養。膝前畫荻斷腸時。
絳帳相從荷眼青。何堪倉猝失芳型。傷心瑣瑣年來事。一度思量一涕零。

◎懷友

芸閣相交有二年。牙琴葉韻樂陶然。一輪明月懷良友。風竹瀟瀟夜不眠。

◎前題

驪歌一賦幾經年。地角天涯堪自憐。最憶石城風月夜。拍肩把酒笑燈前。
寒風似剪使人憂。歎息光陰如水流。悵望江南一灑淚。茫茫身世正多愁。

韓德麟

李孟材

◎戲贈友人張君義常新婚
幽絕天台路。游蹤到也麼。橋通新霧嶂。逕闢舊烟蘿。神女歡仍會。檀郎醉許歌。仙家今夜月。
相對影婆娑。

◎落花

飄殘紅雨滿窗紗。愁見陰陰綠葉遮。春好幾時重上樹。生非薄命不爲花。靈根只合歸天上。
斷梗誰憐傍水涯。世事榮枯成一瞬。也應愁煞美人家。

高鳴珂

學 生 藝 叢 刊

◎暑假贈鄧中同學

墅 菴

前途長濟濟青年萃一堂。求學熱誠高萬丈。鯤鵬遠程不可量。午夜殷勤那肯休。生怕蹉跎成白頭。花明柳媚綠婆娑。暮春初夏氣清和。雨撻桐蕉聲聲響。春催鶯燕絮絮歌。轉瞬晝長苦夜短。杏黃桃熟鶯語懶。滔滔光陰急流水。羲鞭魯戈揮不轉。功課行將一結束。感覺時光太催促。半年一百八十日。愧無心得空碌碌。前途長容易了。髫華好青年。能度幾昏曉。君不見豔麗園中花。春深花落委百草。又不見呢呢喃喃梁上燕。春夏未過聲已老。驟伏櫪空傷悲。前途長早勇爲。

◎國恥日有感

陳炯垣

慘案連連書滿篇。報仇雪恥更何年。傷心京洛彈冠客。猶擁笙歌坐綺筵。

◎讀本卷叢刊有感

伍獄雲

空從故紙幾鑽研。長恨文思未及泉。屈指社刊今六出。姓名終是讓羣賢。

◎落花

高之堯

百卉凋殘已暮春。數枝零落逐風塵。從來國色多遭妬。珍重天涯去後身。

無端紅紫逐芳塵。一度花飛一惱人。十萬金鈴誰護惜。聽風聽雨總傷神。

◎贈陳寶賛女士

王 雍

同到虎林憶舊遊。慣看風月興悠悠。湖光明媚晴疑雨。山色清奇夏亦秋。武穆精靈人盡仰。錢王事業孰能儔。知君有待國家用。笑我男兒志未酬。

◎病裏遺懷二首

最無聊賴是今年。如此生涯祇自憐。半是疏慵半是病。恰如柳睡起還眠。
爲誰辛苦爲誰忙。病裏無聊轉自傷。對鏡驚看消瘦貌。怕將近狀報親娘。

◎袁弘血

戴藻宸

袁弘血永不滅。可憐漢室傷凌夷。牛闌蟻爭猶未歇。兄弟不相容。箕豆相摧折。紛紛割據是何心。不恤蒼生存與歿。君不見東鄰強寇久窺伺。乘我內憂相牽掣。殺我同胞擗我土。毀我廬舍改我轍。橫行強暴猛如虎。惡耗傳來腸欲裂。由來物腐蟲自生。渙散人心要團結。吁嗟乎。錦繡江山危其危。玉飯已碎金甌缺。只期我濟青年馬革立志堅。此恥此辱誓同雪。袁弘血永不滅。

◎自題小影

戴藻宸

七尺頑軀何用。一身傲骨生成，較定菜根大好。嘗來書味長榮。

◎九一八紀念日誌感四首

沈卓然

不抵抗主義

一夜倭奴入瀋陽。將軍韜略出尋常。江山破碎千家哭。歌舞仍聞樂未央。

淞滬抗日

江浦西風日日催。夜深應有怒潮回。可憐豈止雞蟲鬪。留與千秋話劫灰。

尹奉吉

奮身慷慨報韓仇。一彈重創數巨頭。却笑荆卿渾未了。芳蹤應比漢留侯。

僞國

傷心非復舊山河。蒼狗浮雲變幻多。此日君臣同慶幸。豈知富貴是南柯。

◎秋懷

沈卓然

俗緣到處逐人來。只覺愁心未易灰。五鬼虛將溫語送。百年難遣好懷開。茂陵秋雨相如病。楚國文辭宋玉才。歸路吳山遮夢斷。三更欹枕露蛩哀。

集三第 卷七第

詩

二六

◎贈友人入京求學

李世英

聞君負笈入都城。萬里鵬程在此行。異日學成爲國器。應知中外播芳名。
聰明天亶負英姿。先覺先知亦我師。昨夜談心欣剪燭。驪歌忽唱繫離思。
征鴻行色忽恩恩。健翮騰飛氣象雄。此去尙祈懷舊好。離情惟願尺書通。
我比君年馬齒多。未能附骥愧如何。前程遠大相期切。奮發功名在學科。

◎閒居雜咏

王廷璽

半畝亭臺半畝池。一春花發我先知。春深月夜誰爲伴。司馬文章杜甫詩。

◎深秋舟中(集句)

方明理

清溪流過碧山頭。(程顥)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詩思浮沈檣影裏。(戴復古)江湖浪
跡一沙鷗。(陸游)

王廷璽

◎九里山懷古

羅希賈

九里山峯九霸王峯最高子房嘯聲動八千子弟逃。

◎獨釣寒江雪

不釣朝中名。不釣市中利。好向林泉居。只自高位置。值此嚴寒天。膝六紛紛至。白雪滿江山。見之誰不避。偏駕一葉舟。不怕身顛頓。戴笠並披蓑。持竿下香餌。不計魚有無。別具深長意。如此孤高人。呂尚是同類。

◎乘輪由太平過采石磯

朱士林

舟行如箭水浮天。采石磯頭數點烟。擬訪當年吟咏處。好將尊酒奠青蓮。

◎雨後宿巢縣之河南山下澗水淙淙夜不成寐枕上口占

朱士林

孤館寒宵夢不成。春陰無賴祝春晴。枕邊徹夜淙淙響。知是濤聲是雨聲。

◎雨後遊山

朱士林

雨過山光一抹青。荷衣松笠訪山靈。山頭瀑布飛銀箭。山下鳴泉倍可聽。樵唱前溪盡坦途。獨游惟覺屐聲孤。荒村指點斜陽裏。山外青山入畫圖。

◎春風

朱士林

蒲帆十幅往來勤。綠水參差散綺紋。客子有情常脈脈。游人無酒也醺醺。玉門關遠難飛度。金谷園頽未足云。何事紙鳶偏有幸。公然借爾上青雲。

◎冬夜獨坐

劉修己

薄醉難消度。憑欄對素梅。相看無一語。瘦影上階臺。

◎子丁

徐子光

子丁溪頭覓舊蹤。蕭條滿目露初濃。山僧堪羨潭無事。日日翛然獨倚松。

◎秋夜獨坐

夜坐無聊甚。秋深木葉稀。舉頭望皎月。孤雁正南飛。

◎贈別本校畢業同學

神州擾攘歷年多。滿目瘡痍喚奈何。此日送君無別囑。好將國手起沈疴。

世事滄桑感慨多。無端同室竟操戈。願君莫負英雄志。重整中原造共和。
連牀風雨話纏綿。燭剪西窗未肯眠。此日河梁分手去。論文責難更何年。
挑盡銀燈夢不成。離情縷縷減還生。丹雞素犬前留約。毋負乘車戴笠盟。
同窗共硯已三年。一旦分離兩淚漣。秋水伊人頻悵望。叮嚀他日寄雲箋。

◎秋江之夜

朱景初

蕭蕭風雨氣橫秋。倏爾天清雲霧收。得意蟲鳴紅蓼岸。忘機鳥宿白蘋洲。銀紅灼爍漁村火。
玉笛悠揚野渡舟。十里長腿懸眺望。嬋娟月色遍江頭。

◎同學陳君逃獄

郭飛宇

自君入獄後。我心常惻惻。君爲堦下囚。我非坐上客。幸天佑吉人。乘機離苦厄。飛鳥雖出籠。猶願勤六翮。不中張良椎。慎防秦皇索。明哲貴保身。莫惜浮家宅。志士未逢時。只期學有獲。且待黃河清。慢談自安策。

◎三十感懷

楊守成

百歲光陰卅載過。前塵回首悔蹉跎。綺齡每覺公侯易。涉世方知荆棘多。鐵硯磨穿灰壯志。青氈坐困亦悲歌。年當而立今猶我。琴劍飄零喚奈何。
匏繫人間三十年。劫餘憂患集華顛。國仇未報渭埃報。志士難安溝壑填。挾策賈生揮痛淚。請纓終子奮空拳。無才無命甘雌伏。私願常違馬革旋。

◎秋風

鐵馬聲清入夜寒。聞雲吹盡月魂單。連宵狂嘯楓林裏。引我鄉心淚不乾。

袁衛民

詩

二〇

◎秋雨

袁衛民

淅淅寒窗聽欲迷。悲秋無語客心悽。蒼天也有傷懷處。闌院深宵只管啼。

◎素蟾來函索近影爰附以詩寄之

羅祖鍾

十七年華逝水東。依然面目泛春風。莫嫌相看無言語。一點靈犀暗裏通。

◎新柳詩

管學驥

萬縷千絲綠未成。不能繫馬不藏鶯。長堤纔徧春消息。已是依依解送行。

◎夜歸

李潤秋

凍月窺雲際。長街步不平。宵深沈萬籟。風緊逼三更。叩戶驚隣犬。驅寒仗酒兵。家人眠已熟。寂寞不勝情。

◎寒假留別同學

陳 靜

颯颯寒風催別離。前程遠大共相期。中原戎馬倉皇候。誰是疆場作健兒。此去關山別恨牽。未知若個着鞭先。願將一語持相贈。學問高深盡力研。

◎春行

呂韻蝶

紫陌花飛柳拂堤。殷勤村北復橋西。尋春畢竟春何處。半在車塵半馬蹄。

◎小齋偶成二首

初晴苔徑長藜蒿。小院春深落碧桃。燕子不來人寂寂。閒拈賦筆寫離騷。
留春無計怯春歸。極目闌珊綠轉肥。蝶無情蜂有意。小闌干外故飛飛。

◎花朝

杏葩枝上正含嬌。青眼新舒嫩柳條。不是離人誰記得。故園今日又花朝。

◎春情

夭夭艷艷鬪新妝。斜倚闌干自較量。姿勝桃花花勝姿。半含羞澀問檀郎。

◎如皋龍游河棹歌

放棹河干河畔青。迢迢白練接蒼冥。攜來鐵笛吹還止。生怕潛龍出水聽。
細雨簫簫濕綠蓑。無邊風景任婆娑。醉中不管潮來去。短笛一枝唱棹歌。

細雨斜風繁短蓬。江山半壁認朦朧。年來多少興亡恨。都付疎烟薄霧中。

一曲青溪萬樹烟。江南風景是天然。詩人樂事君知否。雲水光中小謫仙。

呂韻蝶

呂韻蝶

周寬

集三第 卷七第

詩

安排斗酒任吟哦。欸乃聲從柳外過。何處嵐光青不了。五山晴翠曉來多。

二二

小

說

劉穀卿

■三個敗兵

一

長江的水變成死灰色。秋風淒厲的擋着船頭，船身在波浪中被擊起渙然的聲音，白的泛沫正對船的進程幻變異常的向下游流去；船上的煙囪繼續不斷的升出黑煙，黑煙很快的吹散了，在江面飄飄。

有如海輪般的黑鐵壳，船尾扯起了法國旗，從上海開來已經走了三天，沿途都沒有停靠，老是轟轟的不快也不慢的駛着。賬房裏的一個湖北佬說，這船是裝煤到宜昌的，路上祇停一下漢口。

風雨自從送我們上船後一直沒有停止，荒涼的心境更覺着沉悶苦痛。在過去的

小說

一

旅途上，民船被吹翻了好幾隻，江面漂起一些木板之類的傢伙，岸上的山林也像要給這暴風捲入天上去。我們自己的生命，是無限的搖曳，這有如在一陣春雷後的長明燈樣，兀自的張惶。

我們三個人都是在H埠打敗仗回來的敗兵。在輪船上西菜房門外的乾淨地板上睡着，背骨緊貼着熱烘烘的白漆鐵板，那過去一點便是火艙了。臀部以下便伸直在地板上蓋起骯髒的灰軍毯，三個人常擠得緊緊的，藉以取暖。

萬亞生是三人中最漂亮最年輕的一個，他幹過宣傳員的驕傲工作。是漢口附近某鄉鎮上的人。在部隊裏他最得官長們的歡喜；但他這次雖也和我們回到武漢來，他比我們終究是有些希望，特別的中學校出來的貴族少爺，不像我們永遠過當兵的窮生活。說得漂亮些，萬亞生當兵是有政治的意味的，他說話時聲聲夾起豪富的口白。微生鬍鬚的嘴沿，總掛着在追尋舊夢的憂愁，有時看到故鄉的天野，那似乎希望的獲到，紫紅的厚嘴唇就鬆散一下，鼻孔噴出冷氣，他勉強的笑了。

「啊！還有兩天的途程。」

「好，老萬！你去抱你的嬌妻去罷！」說這話便是艾根了。他是襄陽人，全身鼓起壯實的筋肉，黑臉上長着很長的毫毛，眼睛常射出威重的光芒，是一個有力的強者。他是我的副班長，他的性情豪爽而忠實，都爲我們所知道的。

另外的我是個肌瘦的孩子，腰圍不到一尺二寸，照那樣子看來真是祇有十三歲；我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我這樣懦弱，我很受飢餓的迫切衝動，當西菜房門隙裏遞出熱氣和香味來，那使我的心跳出來了！每個白衣僕哀端出任何一盤東西時，三人的眼睛中，便同樣射出不可遏止的欲求，嘴裏流着一口涎水，都向喉頭嚙都嚙都的吞。要想搶一點吃吃，沒有動手的勇氣，要想討一點吃吃，也沒有開口的勇氣，因爲我們是戰敗的敗兵啊！結果呢，無力的眼睛僅祇互相覷視，不行！這全是妄念，我們差不多是些將死的人了！還是期待再忍耐一下，期待着吃飯時候的來臨吧！我似乎了解這一點，却又迷茫的想到家鄉去，希望着我的深愛兒子的母親。但是肚裏餓火，無論如何終是壓不下去，我於是首先鼓起勇氣無聊地說，「幾點鐘了？」

萬亞生帶着譏笑的神氣看了我一眼，不答應，將眼鋒轉向岸上的樹林。艾根却

小說

四

以右眼顧盼，顯示他的同情。

「唉！日子真長，十二點鐘吧！」

「我餓極了！」我說。

「呃！小豬，一下就餓了嗎？」萬亞生輕蔑的說我。

「怎麼不餓呢？在戰時……」我說的是他們了解的；不過我這時太愛說到戰事上去，是犯他們的忌諱的。艾根更是明瞭這事實而且也常說到過的，所以我此刻的話自然在希望他援助；但是我看到他却是淡意的笑，我默怒着。

船轉灣了，我們正當巨風的橫掃，濤聲鼓動得像午潮一樣擊起來，鼻子給窒息着再忍受不住，狼狽極了！大家拉起軍毯緊緊的蒙着頭部，連萬亞生那貴族骨頭也意外的發抖了！風既狂暴而接着一陣急雨，吹上身來，豆一般重滴在我們赤着的腿面，感到比戰敗還要難受。打敗仗可拚命的飛跑，還有逃避的可能；而這船上的風雨，因為我們是露宿在甲板上，却半點也躲避不了。我們正被困在這巨風暴雨之中，耳中忽然聽到隱約的歌聲，我忍着目前的痛苦竭力追求歌聲的來由，我明白是方

才吃大餐的人，此時正在頭等房艙裏擊着杯，唱着歌，欣賞那雨景。同時一個人同乘一隻船同在風雨飄搖之中，爲什麼苦樂的境地這樣不同呢？我咒罵了，我血沸了，我的臉上，感着有一些暖意。

艾根突然地憤怒，瘋狂似的從安靜忍受中立起身來，把軍毯拋在我頭上，我驚駭這是爲了什麼呢？他要跳江麼？我想要去拉也來不及，眼看他奔到船舷去，風吹弄他的長髮掩沒眼睛，雨點從臉上下流，也辨不出是淚是雨？在青布單褲脚下露出似柴一般的兩條腿索索地抖，終究站不住掙扎的倒了下來，在暴風嘯怒中狂叫：

「戰爭呀！啊……」

萬亞生裹緊了毯子，他自言自語地在詛罵。「艾根這忘八瘋了！」艾根倒在船舷邊，風極力掀起他的上衣，露出肚臍，雨如冰點般迅速地灑遍他的週身，他似乎受了重創了，支撐不起來。這樣的艾根，真太可怕啊！

艾根給我在風雨中抱起來了，拖死屍一樣，把他拖到原地。他已完全不像人，像爭鬥失敗的一個蟲了。我看了非常痛心！事實是顯然的，艾根一定是又想到打仗

的事了，不然，他的神經不會有這樣的興奮。這殘酷無人性的悲劇！是這風雨飄搖的狼狽歸途上想得的麼？用火花似的彈子射進血肉裏而且是摧殘自己的同胞，這是人幹的事麼？想了，怎樣不叫人發瘋呢！

風雨漸漸小了，艾根喘氣半晌，眼皮很疲倦的闔上，他又在思慮什麼了。他思慮的結果，忽勇猛的敲那西菜房的鐵門，砰砰好幾下，白衣僕哀才很兇惡的挺身厲視我們，油香送到鼻裏。

「幹什麼哪？」

「給……點……東西……」

我也站起來說，「他被風吹昏了——」

白衣僕哀的身子縮進去，他不等我話說完，確確的關上了門，表示他怕冷，他丟點東西出來。於是，像烤乾饅頭的半塊麵包，艾根三口吃完了，留下點皮屑細細地咀嚼，我垂涎的羨慕而又故意不看他，在這時間我真難堪極了；萬亞生還是不靜的望江，船早轉灣過來，已經走近安慶，看見那聳立於細雨中的寶塔。

「啊！」艾根張開空嘴，舌尖舐了牙縫間的麵包渣餘。「這東西有味，叫什麼呢？」

「麵包都不曉得麼？」我說。

「啊！孫克標，在鄉裏祇吃過炕餅子——啊！這是寶塔王，安慶的蝦子腐魚好；還有，你要知道寶塔的故事麼？」艾根說話出神的樣子又重新振作起來，和才瘋狂樣子，完全成了兩個人。我懷疑問他。

「副班長，你剛才做怎麼？」

「那麵包有味呢！我們打這好幾回戰吃了些什麼？雞腿子，豬舌頭，啊！記得還有那紹興的花雕，有些美妙的味道……」

「不啊！」我擺着腦袋，「我問你什麼那樣瘋了？倒在地，那爲了什麼呢！」

「沒有，我不會那樣。」
我嗒然。

一霎時艾根的臉色沉下去，歪起頭部，我問他，他老是不答應，我起初茫然，疑心艾根又要發瘋了，後來方了解萬亞生在討厭我倆詛罵我倆，艾根的不說話，是怕萬亞生的翻駁。我對於萬亞生，感情沒有艾根好，因為萬亞生有些貴族氣而又矛盾地愛說革命的話。什麼「戰爭是和平哪！戰爭裏才有出路以及什麼解放哪！」

我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假話，槍桿是祇有流血，等到戰爭終止而和平時，我們恐怕早已沒有生命了。可是萬亞生又常講到光榮這兩個字，可是這還不是零加零等於零嗎？我連打三次勝仗，得了兩角小洋，已非常幸運了！敵人潰敗時在槍砲下我們奪來的箱子，性命相抵的東西，後來仍舊歸了官長。在火線上什麼也不分涇渭時，捉到一隻鷄子，也仍舊是官長的口福，兵士連啃骨頭的資格也沒有。開火時，我們執着槍桿在前面衝，而官長却放駁壳槍，聲聲響亮的督促，我們這無辜的兵士，一方受敵人的攻擊，一方面把性命却交在官長的手裏。陣亡的弟兄們何嘗該死呢？當在盛夏天行軍時，十幾個兵發痧倒了，衛生隊望着他看看走過去，一些也不在心上，官長祇是說：「快點！這身上的子彈，刺刀，槍都收起來。」我們當弟兄的性命，

那裏夠得上一支槍的價值。這船上有一個副官，打敗仗時同我們一路在蘿筐中搶飯吃，我們還憐憫他，現在他却闔了，法蘭絨的西裝穿起來，攜着年輕女人出來散步，住在房艙裏，每天喝酒吃鷄蛋，裝起不識我們的樣子，他錢從那裏來的呢？

我憤恨萬亞生是吹螺的自私者！也是那副官一流人！我怕他，我恨他，他不過是一個偶然在困苦中結合的伙伴，不是我真正的同志！

二

過黃石港了，江左的天野，夕陽放出美麗的霞光，風雨全平息了。江水依然如故的流下去，還是我們H埠打敗仗半月中第一次的得見太陽，牠給以生命的鼓動。

不愛動的人也走出艙斧散。甲板上，和蒼蠅附糖包一般擁滿人羣，昨天一條岑寂的船，這時已如市場上一樣的紛擾，艾根那回事是無人知道的。三人都受涼過重，蘇軟發癱，半點不願站起來。萬亞生閉眼修神；我和艾根默然地看着扯篷的船上馳而又退縮。

「孫克漂，你看這船多好看，還有灰色的小山。」

「你看到那外國兵艦沒有？」

「白的，是吧！」

「啊，副班長！六月間在這裏紮了一天，記得麼？黃石港可好玩呢！」

——那一回爬山，艾根望着已經過去的黄石港，和依山面水的洋樓及最注目的鐵廠說：「真有趣的事呢。一班人，隊長不說要劉班長引去洗澡嗎？我們却跑上山去，望江，看小火車，多麼的開心啊！」

「那回，我死了都記得的。」我說：「是我開始離家出門，我發狂似的欣喜，游都市，逛村野，外面世界真可愛。不料後來打了一個青天的霹靂，要開拔出去打仗了，我苦着兩隻腳，跋涉五千里的暑天的途程，受着戰場上的狂熱和恐怖，在槍林彈雨中肉搏過好幾次，這印象嵌在我的心坎間也太深了。我現在想起來，真叫我哭笑不得！」

「是的，孫克標；這印象給我也太深了，我要流淚，忍不住這船中的苦悶生活，我吃了七八年的糧，除了張鬍子部下沒幹過以外，我打了三十多次仗，東來西去

好像風雲一樣，在北軍裏生活終覺無甚意味，所以又投到某軍，你可知道我還會當過排長呢！唉！」

萬亞生於這時忽睜起眼睛，似乎有精彩的射着我倆。

「兩個傻子哪！昨天不還是詛咒戰爭的可怕，怎麼今天倒反覺得好玩呢？」

「哼！」艾根一笑：「你才是傻子呢，戰爭固是可怕，但那自然的享受你能忘記嗎？」

「啊，那也有趣？長在身上的鎗子不是快樂的種子嗎？」

「對了哪！」我拉出書本上的話說：「有痛苦才有快樂。」

萬亞生現出諷刺我們的得意，誇耀地說：「要是真正快樂，那還算我們啊！不揹槍也不要子彈，你想，爬山時都不輕快得多嗎？而你們行起軍來是多麼受累，駱駝有一樣堆在肩上，四五千里路全是徒步，腳上起的疹都比我們厚兩倍。我常常同女同志一起坐船談天，那還不快樂，衣服破了有女人補，雖說有些和官長的太太差不多，但却真是愛我們的，愛我們中學生……」

這中學生三字引起艾根的憤怒。

「你中學生，呸！你中學生走到那邊去！我們這當兵的不敢高攀你，我們並不需要你這個伙伴呢！」

這是夜間八點鐘，沿江常發現燐火似的光耀，很飄渺地像黑暗中的眼睛。

三

在夜半的時候，經過江岸一個小碼頭，因為船中有一個職員要到這碼頭上去幹一點事，船就在江中停一停，放下一隻舢舨船送那職員到岸上去。這時候我和艾根已經睡着了，忽被萬亞生推醒，他說：「同伴，我要走了，我的家鄉距離這岸上的碼頭，不過十多里路了。我們同患難一場，總算是好朋友，後會有期，祝你們努力奮鬥，前途幸福！」我們從夢中驚醒，聽說他突然要走，不知他怎樣的上岸？不作一聲，呆呆的望着他，只見萬亞生向我們點了一點頭，裹了灰色的軍氈居然跟了船上的職員下了小艇，向朦朧的波光中走了。漸漸的小船的黑影也消失了。不多一會，那小艇復駛回來，大船就轟地復向前進行。我和艾根睡着不到兩分鐘頭，不知道

萬亞生具什麼神通，竟能得到船上職員的同意，一同登了岸，這個神祕之謎，猜來猜去，我總是猜不透。

我於是開始向艾根說：「副班長，中學生畢竟有些手段，萬亞生在半途中竟能傲慢地一點不費力走了。」

艾根聽了不服氣，他說：「我那班上，不是有一個北京×陽大學的學生麼？萬亞生算什麼貨！」

我們正浴着如水的月光，談論萬亞生的詭祕，不提防從客艙裏走出一個男子來，年紀約有四十歲左右，穿着灰布道袍也似的長衣，很像一個小官僚，他開口就是艾根一般的鄉土音。

「你們不冷麼？還有一個呢？」

「我們不冷；那一個他上岸走了。」我說。

「唉！你們都是好好的人，為什麼要當兵呢？如今在軍隊裏混，發展的機會，是很少的。」

「那裏管到那些呢，先生！」艾根說：「誰願當兵，家裏沒飯吃哪！」

「啊！你這位還是我的老鄉，嗯！我說的話請你不要見怪，人要守本分，那裏無飯吃，上天生了我們，就生下一分糧食的，是吧，當兵太不是玩意。像前清黎標統黎元洪——」

艾根起初厭他的無理，但最後他却一把勁抑住自己的性子，他說：「就是不守本分的人，他怎能不在家呢？誰願拿性命換飯吃，先生！富兵的是平常像給鐵鍊鎖起一般，戰時却要比狗子還不如，這樣好吃麼？乞丐也還自由自在呢！我們是沒辦法啊！像鄉裏種田，要納稅，還要抽捐；縣老爺的一個當差的，不比我們祖爺還利害麼？鐵骨頭也受不了他的磨難！再說我們當兵裏的大學生，那不是像往日的狀元一樣夠資格，這樣的人當兵也是不守本分嗎？」

「啊啊！不是這樣說，」那小官僚連忙改換口氣，「當兵的一點不壞，這是你老鄉的誤會，可是打仗太危險了，太痛苦了！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所以我總勸人不要當兵，死到了陰間閻王那裏，都不准轉投人胎的。你看，『兵者，兇器

也！」這聖人的話豈是錯的嗎？」

這時我夾着說：「可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哩！」這是那大學生給我念熟的，這是反駁關於非戰的一句引語。

那官僚却奇異了，他說：「哦！你讀過書？」

「當然的，我方才不是說軍隊中還有大學生麼？」艾根說。

「大學生也當兵麼？那不怪！」

「當然呀！」艾根驕傲的點着頭。

我說：「不過大學生當兵是好玩，我們當兵却是要吃飯。」

「吓！那世界真變了，牧師說得不錯。」那小官僚似乎失望而又回憶的口氣，「——對不起你二位，打擾了！」

這老傢伙怕是給我嚇走了吧，我們兩人很高興，睡不着，船明天便到漢口，各人都想着心事。

「這回吃虧了，我回家去要天天吃糯米粉子，調養一下，豬油也要多吃一些，

你回去了預備吃什麼呢？鷄蛋，牛肉？」

「我呀，鷄蛋吧！這答應使我感着痛苦了，本來我還不敢想什麼，給艾根滑稽地一問，我頓然想起我家裏人此刻有沒有餓死？若是靠天之福，家裏還有幾個人活着，我回到家裏，有碗白米飯吃吃也非常滿意了！唉！什麼鷄蛋啦！真是三年也沒有開暉。

「你看，」艾根又繼續說：「我身上有瘡，你也有，哼哼！在軍隊裏混過的人可沒有不生瘡的，可不是麼？我想我回家後除了吃糯米粉雞蛋牛肉調養身體之外，還要多吃些菊花花椒紅棗子蒸豬油飯，因爲吃了這些，瘡是容易結痂的，全愈的。

我看你的身體也不好，你回家後一定也須用艾蒿煮水時常洗洗，并須多吃些雞子團魚肉補一補纔是！」

「嗯。」我咬着嘴唇答應。

「唉！你不快活麼？」孫克標，在上船躲在廁所裏給查票的查見蹴的時候，我們都還不感着痛苦，以爲祇要能回故鄉，連砍了腦袋也行，怎地離家近了，倒愁苦起

來呢？唉！真是孩子！好兄弟，別愁！讓我講些家鄉的風景你聽吧。我的老家裏，松樹很多，風吹着發出聲音，和遠遠的水波吻應，在那裏我可以等着娘兒來親嘴，甚至幹些快活的事；我還更能捉魚，那是最有味的事，腿子大半節露在水面，用背心朝向池塘，一網打下去……啊！那打魚的模樣頂好了！此外，划船，放牛，捉蛇，割草，打柴這些，總之，我那家鄉好玩極了！我這次回去，地方人士定要歡迎，那村子在外方跑的人祇我一個，必然的不會算錯呢！半個月內，天天都有人接我吃酒，最少兩個月我才能安閑下去，我請你也去一趟，你是識字的人，可以在我們艾家祠堂裏當管事，我叔叔是村長，我祇一說便行了！而且你是一個省城裏的人，誰也喜歡迎你這年輕的呢！我們於是天天跑山，有鳥槍去打雀子。」

可是，艾根雖說得天花亂墜，我並不注意這些，我覺得船向前走一步，我心越紛亂一層，我的身子不是我的了！情緒比那船舵激起的浪花還要變幻，還要跳躍不安，我的腦子要破裂了！

怎麼辦呢？

小說

四

黃鶴樓已現在眼前，我仍是赤着足和艾根在漢口的江岸道傍躊躇着。唉！夢一般過去。這裏的秋意已是很深濃了，天雖沒有夜，天空全蒙上一層灰暗色，寒風瑟瑟作響，有如海潮要來的一般。一萬分的蕭條，一萬分的淒寂的武漢，我，孫克標回到了故鄉。

那裏去呢？艾根彷徨無主，心有如秋風中的落葉，百般搖曳，唉！又怎麼知道？他從無可奈何的狀態中說道：

「你的家呢？啊！啊！到……那親戚家去吧，我的四叔！他在前花樓擺攤子。

單衣服擋不住秋風的進攻，兩人都戰戰兢兢的發抖，路上警察注意我們，被包在麻布袋子裏的乞丐也輕視我們，似乎都在說，敗兵啊！漢口一點都沒去年夏天時的美麗，行人都沒有腳勁也似的，臉上統給愁苦籠罩着；報攤上的報紙名目，那以前我所能記憶的都沒有了！洋鐵板做成的大標語，那一「打倒萬惡的共產黨」八個白字，都已經凋落了，祇有那鐵絲在風裏呼呼作響，我覺得離去故鄉，好像已有十年

了，怎麼一切都變得這麼奇怪這樣快呢？江漢關的鐘聲，沉重地敲起我哀痛的心情。

艾根找到了那親戚，是個賣水果的胖子商人，他先向艾根冷視半天：「你幹什麼？」

「我是艾根，你老不認識了麼？四叔！」艾根輕聲細語的說，這哀懇聲音之於艾根，在我是第一次聽到。

胖子商人的眼睛一翻。「滾你蛋！雜種！誰識你叫化子？」

「啊！你老怎麼不認識我了麼？我不是找你要錢哪！我是問一兩句話，四叔！」

你不必這樣吧！」

胖子睬也不睬的走進櫃台去，拿出一條板子來，

「強盜！你們走不走？」

我嚇死了！乘隙跑開去，就從此離開了艾根。一方面怕挨打，一方面我怕艾根要跟着我，他始終不知道我是一個窮得沒飯吃的無家可歸的人。我還記得漢口有個

親戚，想去找他，但又恐怕要和艾根遭同樣的白眼。那裏去呢？過武昌，沒錢坐渡船，而且到了武昌又怎樣？我太不好意思回家去，我也忘記家住在那兒。孤獨的，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有一個人不給我惱厭的眼光。唉！唉！跟叫化子在太古碼頭混一夜吧，那他們又會怎樣的凌辱我……肚子是餓了。在船上就沒有吃到飯，受凍的身體更要受餓，那頸子痛苦得承受不住頭顱，我真是一條活屍呢！

巍峨的江漢關下，人們有如螞蟻一樣的擁擠着；遙望對江的武昌，有許多建築物的黑影如鬼怪一般的矗立着。風越吹越大了，江裏的浪似海潮般地翻動，過江的輪船，都已停駐在那躉船之旁，似乎水上的交通，已下了戒嚴的命令。

人們目光的蔑視，比老虎的牙齒還要鋒利，我不敢在鬧熱的人叢中走，蹩到一條蕭條的街上，那慘淡的路燈，發出微弱的淡黃色光線在大風中搖曳着，呼呼的，全世界都有了聲響。

我的腿子，給黑衣服的巡捕打了一棍，疼得要命。幾乎要跛了，無力地倒在家門樓之下，我第一次的眼淚，熱泉似的向外湧流。

——啊，戰爭呀！——啊，我的可愛的故鄉呀！

投荒

葛濬霽

一
新涼已襲到人們的兩臂，撩人的暖風早不在這南國逗遛。這時澄的心弦上再也彈不出歡樂之曲，歡樂之曲的餘音，早隨着流水般的時光消逝了。全盤的世界裏，他所感覺到的祇是個無聊！

他痛恨現實的社會，他咒詛自私的人羣

他是被這個世界所擯棄了。

作者！

二

是在一個春光旖旎的早晨，澄悄悄地在柳綠桃紅的掩映裏剖開了一隻字跡娟秀的信



影 小

封。信是寫得怎樣地婉轉，深深地激起了他内心蘊藏著的生命之火。

——誰知道還有人同情我哩，這真是個意外的收穫！思潮在他腦海裏汎瀾，是的，他對於自己的文章還沒有相當的自信，尤其是在這個社會裏！然而事情是這樣的：竟在這污濁的社會上擊動了一個少女的靈魂。

喜悅和懷疑逼他翻開了手裏的一本純文藝雜誌，兩道視線便飛般的投落到一個青春的題目下。青春是他十九年來的供狀——整個青年中的一個的他的十九年來的供狀。末了他流淚了，悲而激抗地說：

「我這樣的磨滅了我十九年的青春，十九年以後的青春又將怎樣的磨滅掉呵！不，我要去開發我的新生命了……。」

三

許是思想上的吻合吧？許是同是文藝的愛好者吧？許是……？澄和芳雙雙的沉落到了愛的漩渦中了。

心靈上中了愛神之矢的澄，現在他知道以前的觀察是不可靠的了。誰道摩

登女子的愛情是建築在金錢上的，芳就是個例外！

「我現在追求到了世界上所不能追求到的女性了！」澄真是個天之驕子，在友朋面前終是像中世紀的武士，懷抱了一個美人般的傲然地喊着。

四

桃花漸凋，柳絮狂飛的時節，龍華道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下來了。可是爲行人稀少，空氣得以幽靜些，澄便約了芳來作龍華之遊。

暮色蒼茫，澄和芳還是徘徊於龍華塔的最高層，不忍離去這偉大莊嚴的古代建築物。晚風襲到芳蓬鬆的鬢髮，起了一陣微波，澄輕輕地替她摩摸。他和她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了。

「愛，我們就在這樣一個優美的世界裏度過一生吧！」

「太寂寞了，我耐不得久長！」

「不然吧……。」

「愛，我愛，你不要再這樣的消沉了！這個時代裏青年只有往前衝，爲整個民

族面前衝！高雅的隱者的迷夢，快把它擊潰了吧！」

「隱者嗎？……」

「太寂寞了，我耐不得久長！」

「愛，我的芳蹏，你這樣的鼓勵我，我應如何的誠懇地來接受呵！」

「……」

五

澄從鬱熱的影戲裏跨到黃浦江濱，受了海風的侵擊，感覺到分外的舒暢。繁華的上海市在黑暗裏蹲伏着，汽車聲和人聲的喧囂，佔領了東方的巴黎。澄抬頭看看那遠處電燈燦爛着的高大的建築物，不禁長噓了幾聲。

——這是都市呵！這是資本家的娛樂場所呵！這是窮人們的血汗之窖呵！

——我這樣一個渺小的動物到這萬惡所藪的區處來會墮落嗎？

——一切我都可忍受的，只要愛就好了！爲了愛，我什麼都可以犧牲，不是嗎？剛纔那付市儈的臉龐那麼夠人憎厭，但是我想到了那在戲院子裏我倆密語時的景

象，我便不覺他可憎了。實在這時的快樂，還是那市僧的十元一紙鈔票造成的。

——金錢萬能，有了它，一刻兒使我快樂，一刻兒使我忘記憎恨。

——愛情是建築在金錢上的嗎？

——時候不早了，回去吧，想芳也到了家了，真不巧，怎今夜恰遇到了她表兄！否則我送她家去，不是可多親熱一會嗎？

夜深了，澄有些寒意，摸摸錢袋，只有幾個雙毫；還是走吧，沿了路燈，踱回宿舍已十時許了。

六

蟬聲在樹梢頭飄落到人間，澄快要完成他的中學學程了，爲了要預備大考，不得不臨時抱佛腳，因此有一星期不和芳會面了。今天——星期六——芳有電話來，約他去看「社會的誘惑」一張震動世界的電影名片。去，當然想去的，可是錢已用盡了，家中沒有錢到。

——去和那市僧商量商量吧，允許儘在一星期裏寫給他一萬字，每千字三元，

也可得三十元的稿費；暫時應用也儘夠，反正不久以後家中就有錢匯到了。

——一切我都可忍受，只要愛就好了。愛，是我生命的泉源呵！

* * * * *

炎熱的陽光穿過了樹蔭蓋着的隙縫，投射到柏油路上，路上的柏油受了陽光的蒸發，有些溶化了。澄急急地奔馳着，看看一件湖色芳的禮物的襯衫胸前的一塊被熱汗滲透了。可是並不覺得十分悶熱，他的靈魂早迴旋於芳的身旁，熱的只是他的軀殼罷了。

勝利的紅暈罩在他兩頰上，那書店老闆的一付市儈式的臉龐雖然可憎，但在互惠條件下他是不得不允許的。澄的手觸到幾張鈔票的時候，他微笑了。這是勝利呵！不過這種勝利中多少滲入些慘痛的——文藝的悲哀，文藝作品祇是件商品，心血綴成的文藝作品祇是件商品！

* * * * *

「澄，累了嗎？在陽光下走累了嗎？」

「沒有呵！澄心頭上覺得重壓似的，無神的眼光飄在電風扇上，電風扇像飛輪般旋動，他只是呆呆地釘着，動也不動地坐在臨窗的一隻紅木椅上。」

「澄，近來寫什麼文章嗎？我的表兄很喜歡讀你的文章哩！」

「心緒亂了，寫不成，天又這樣熱！」澄眨起了眼瞧了瞧那個波爾喬亞，他立得直直地，左手托了繁華鈴，獨自在奏着那麗華粟姐；滿腔驕然的樣子，澄真有些看不入眼。澄自己在疑惑：怎會對這個風流灑灑的波爾喬亞無端的起了仇視？

‘For love like mine is there no returning——’

Give me one sign, tell me you are yearning, Earing——’

芳的聲音嬌嫩得像夜鶯，澄聽了心靈上起了個微顫；在歌聲的飄盪裏，她姍姍地移動了身軀到那波爾喬亞面前。這給了他一個極強度的反感，熱火從他心頭焦灼到面上，似乎是本能的，他一點也控制不了自己；這樣的嬌聲曾幾多次的在她鶯喉衝出，但爲什麼柔膩的，這時變成了辛辣的呢？他立刻感到腦袋上像有萬針叢襲地刺着。

「芳，我去了，頭痛……。」他最後迸出這樣的一句。

「愛，什麼？頭痛了嗎？抹一些萬金油吧。」芳恐惶地但似又不經意地說，旋身到衣櫥前從一隻抽屜裏掏出了一瓶萬金油，儘在這一分鐘的過程裏，澄忿怒極了，當她旋身的當兒，喉頭滾出了一聲‘Still to us at twilight comes love's old song, Come's loves old sweet song’的當兒，他真忿怒呵。

「回去吧，那裏有校醫。」澄蹩到芳面前說。

「耐一耐，三點鐘快到了，影戲……」芳把撫在澄肩上的手縮回，瞧一瞧手表，離三點鐘只有二十分了。

醉人的香息，醫好了澄跳躍着的一顆心，但頭痛依然。

「頭痛得很，回去吧。」不是心裏的話，澄因抵不住劇痛，不得不說了。

「我叫汽車夫送你回校吧。」

「啊密司脫柯……你……你去……麼？那……摩惠劈圈 Moving picture 只有……我倆……去看了。」

澄走到樓梯頭向那波爾喬亞點了一點頭，聽中國洋人的話，忍不住慘笑了一聲，

七

澄無神的眼光緊緊地對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微塵似乎是神祕的，他才這樣逼視着。實在他仰臥了，要是睜開眼自然祇有天花板可看。他很想掙起來坐，但是四肢柔軟無力。轉了個身，看到桌上的藥瓶，不自主地嘆了一聲，已經睡倒了三天了。這樣昏昏然全無知覺地睡了三天。剛一閉目，芳的影子便浮在他眼前。

——啊，怎不來呢？那天不是還情意綿綿地說今天來的嗎？
霎時那波爾喬亞的影子也浮上了他眼前。

*

★

*

*

「愛，怎遲？……」芳跨進病房的時候澄就問她。

「哦，熱呵！」芳倚在擋着藥瓶的檯子上，右手在掠頭髮，這麼說：「澄，好了些嗎？我真不放心……。」

今天澄視線下的芳，比平日格外美麗些了。她穿了件黑色白鑲袖的印度綢旗袍。纖纖玉手露在外邊，許是天熱了。面上泛上了一陣紅霞，但是他很失望的，失望的是她只婷婷立在檻邊，不撲到他懷裏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

「愛，醫生說靜養幾天就要好的。但畢業考試……不要說它哩！你是汽車來的嗎？就是你一個人嗎？」

「坐了汽車來的，和我的表兄。」

「怎不見他？」

「他恐怕你患的是傳染病……不，他怕煩。託我問你好。」

「傳染病？」澄哼了一聲他努力擰起了半身，靠着枕頭伏着。不經意地向檻底下一望，看見芳今天穿了一雙綴着燦爛的金絲的高跟鞋。他便低聲地說：

「愛，白帆布的一雙怎不穿了？不是還是前星期同到新新裏去買的嗎？很時式的嗎？」這時他想起了往事，自己努力了半夜，寫就了一篇小說，小說的代價就是一雙白帆布的高跟鞋。當自己伴了芳在南京路上並肩走的時候，自己真像戰場上凱

旋歸來的勇士。

「澄，你不知道嗎？今天表兄約我到大華飯店去赴他朋友的一個宴會。你好好靜養着吧，我再來看你。」她移動了嬌軀，到病牀前，左手把一條緋紅的手帕掩在鼻上，右手慢慢地伸到澄額上，撩了一撩，她是聖母，慈祥的聖母！

太疲乏了的澄，從模糊的眼光中看見芳的一雙綴着金絲的高跟鞋越出房門時，心裏說：

「愛情是建築在金錢上的嗎？」

八

澄在病後，身體衰弱了些，但虧得平日很用功。所以很安全地經過了考試，而且還是名列前茅。

六年的光陰，換得了一紙文憑。文憑上似乎抹了厚厚的一層腦漿，幾年來渴望着的文憑，現在捧在雙手了，這夠得澄多麼的雀躍！但是想到了黑漆漆的未來，他立刻斂下了笑臉，沉落到憂鬱裏去了。

橫在他眼前的只有二條路：升學與就業。

在這現代的社會裏，處處顯露出矛盾來，大家都在高喊着「教育救國」，但那裏是學校；大家都在喊着「人盡其才」。但那裏是位置。學校是有的，波爾喬亞們的禁地！位置是有的，不過要有顯親貴族的援引呵！澄在六年前就離了慈母的懷抱，負笈來上海，孤伶伶地在上海度過了六個年頭，眼看春來春去春來去，自己也由穿短褲的時期到長褲的時期了。他是富有神經質的，社會，人類的矛盾，被他發現了不少後，他的頭腦漸漸地冷酷了，最近他又在愛的漩渦裏扎掙……。

——升學當然是升學好，爲社會，爲個人，眼光射得遠些，自然是升學！有一分本領，多爲社會盡一分力，自己也多得一分便宜。什麼遺產，今後的世界私有產業制根本要潰敗的！但是幾千里以外的故鄉，真在鬧着戰爭，靠耕田活命的父母，怎能一時湊得一支巨款供我讀書用呢？現在什麼都不去管它，考了學校，取了再說，讀得成讀不成又是一個問題，

他毅然地決定了。

進什麼學校呢？文科呢，理科呢？……？

最後他決定投攷國內唯一的理科大學。雖然他嗜好文藝，想爬上象牙塔，他也有過流浪十字街頭的迷夢，但他確不願在這中國嘗賣文的生涯！同時他以為現代中國需要自然科學的人才，比社會科學的孔急些。並且社會科學可以不必在實驗室裏求到的，要是有升學的機會，還是入理科的好。

九

慘淡的電燈光的掩映裏，澄的面色蒼白得令人要為他擔憂。他陡的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從懸在壁上的外衣袋裏掏出了一本日記簿，拿了日記簿依舊退到座位上，打開了日記簿，取出一張卡片；他這時神經有些錯亂了，左手擒往了卡片，右手拔了桌上的一枝鋼筆，用筆尖拚命地向着那卡片上的那波爾喬亞的名氏鑿去，等卡片的正中成了三個孔洞，他心裏鬆懈些了。頽然地倒在沙發上，左手還緊擒了卡片。右角上的二行小字似在他眼前跳躍。

「你這洋奴，中國洋人！哦，什麼碩士，襲下了人民血汗之錢的遺產，在外國

鬼混了幾年，就是什麼碩士！這是碩士嗎？是的，碩士可驕傲女人，可以欺詐鄉下人！」澄忍不住喉嚨頭衝出來的話，大聲儘自喊着，「哦，中國人大半是捧住洋奴！連祖國的語言都說不了，只會講些洋涇浜的英國話，這樣就是鍍銀的十足的表現嗎？什麼法律顧問，有了頭銜什麼事都可以做……」

澄的血管像在爆裂，實在今天他受到的刺激太兇暴了。眼看自己的戀人，被人家擄掠了去，怎不要悲痛呢？這決不是他神經過敏，她與他太露骨了。他萬分懊悔今天不該冒了烈日到這遊藝會，要不是芳在這遊藝會裏有所表演，要不是爲了籌款賑救自己家鄉而舉行的遊藝會，他決不願化了兩元錢去买張門票；懷了喜悅去，帶了悲哀歸，他內心的隱痛是怎樣的劇烈啊！他把手裏的那張波爾喬亞的卡片使勁撕破了，又把撕破的紙條子，團了拋到地板上，站了起來，很命的踐踏它，望望它，他慘笑了。

★ ★ ★ ★

是這樣的四個連比：觀衆掌聲震天價響，同時舞臺上的芳瘋狂般的在顯露她歌

舞的天才，同時立在檻角上的那波爾喬亞的繁華鈴的弦子像雨點般的飄向鋼絲上去，同時坐在後排的澄却在流淚了。

劇場上的空氣異常緊張，每顆心興奮了。

芳瘋狂般的舞着歌着，忽的在圍在髮髮上的一個花圈散脫了，這樣在「再來一個」的呼聲裏，芳姍姍地躍進了幕後。

「好極了，這舞！……」

「歌聲真撩人呵！這舞。」

「那奏繁華鈴的倒也還不差，真好一對兒。」

「……」

一句句的話，在前後左右打進了澄的心靈，澄祇是把淚兒往喉頭吞。

★ ★ ★ ★

觀衆的視線，突然從舞臺上集中到那化妝室門前的芳和那波爾喬亞身上，她和他攜了手，穿過了人叢，悠然地坐在優待席上……。

澄不願再停留了，悄然地帶了劃着創痕的心，曳着瘦長的影子，踱回了寄宿舍。

死神在他眼前閃了一閃。

一〇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澄徬徨了，他早赤裸裸地打開了自己的心扉，但是最近他又發現芳依舊徘徊在他心扉之前。是徘徊嗎？他疑惑了。他想：我倆的戀愛是各個個性的密合，芳是個純潔的處女呵，芳是女性的模型呵！她喜歡活動，活動是新社會的原動力，怎能因她的活動而認為一種對於自己不忠實的表示呢？這種全是傳統思想下的個人主義的暴露呵！

他離不得芳，芳似乎是塊磁石，緊緊地把他全身血液裏的鐵質強有力地吸引着。睹氣不去會她，但他的靈魂還是繚繞在她身旁。

——追求吧！莫失去靈魂的寄託處。一切罪惡都基於誤會，神經過敏的誤會！

一一

躲在綠蔭叢裏的寒蟬，嘶出極沉着的聲音，澄聽了覺得怪煩惱的，像在譏笑他，侮辱他。默默地俯下了頭，順着路旁的樹幹走，偶或掀起了手裏的報紙瞧。便增了些微的愉快：黑暗的前途，似乎透射出一絲微光，三千的投考中，只取了五十人，澄便是五十人中的一個！他今天清晨起來，看見他的名氏列在一個赫赫有名難於考取的國立學校的新生錄取案中，幾天的愁雲愁霧頓時煙似般的飄散了。

澄在鏡前望見自己的臉龐消瘦了，他開始感覺到戀愛沒有給他安慰，戀愛拖他下了苦悶之淵，但是他還要追求，還是需要着。

——這是人生之謎呵！

貼在皮鞋上的灰塵是在對他綈笑，貼在草帽上的灰塵是在對他綈笑，……他不禁也笑了，思想的矛盾呵！他在整理東西的時候不禁也笑了，思想的矛盾呵！

——這是人生之謎呵！

*

*

*

*

*

在芳家裏退出後，澄深悔他太冒失了，早一些怎不打一個電話給芳，叫她在家等一等，那，不虛此一行了。

炎熱的太陽，漸漸地被一層烏雲掩住，人們渴望着的夏季涼風，也在這都市瀰漫了，這是雨之兆！

澄站在一家商店的前面，看看將雨的景象，心裏不安定起來了。偏偏期待着的電車還不來，手表上的秒針姍姍地的在移動，一分鐘二分鐘過去了，期待着的電車，還是不來！而暴雨却來臨了！霎時平坦的大路上的行人，都向兩旁行人道上奔去。

澄把架在鼻樑上的眼鏡拿了下來，用手帕擦了一擦，依舊急急地架好，他望見馬路那邊的行人道上有一對青年男女拉了手，緩步的在走着，他不自主地說：

「是芳和那波喬亞呢！」

他倆親熱的影子，映到澄眼球裏，澄懷疑了：這是活動嗎？這是新社會的原動力嗎？愛情是不是建築在金錢上的？

一二

釣魚竿上的絲線上綁着的浮標飄落到池水上面，池水起了個嫋嫋的漪漣。澄靜
靜地坐在一塊青石上，俯了頭，悠然地在默數逐漸擴大的水圈兒，他瞑想到了未來
，像水圈兒般渺茫的未來，心靈上不由的起了個深深的悸動！簌簌的一陣聲響，忽
的襲進了他的耳膜，他回頭從樹隙縫裏望去，看見芳在幾十步前，躡手躡腳地，分
花拂徑地走到自己的坐處來，他微笑了一下，旋轉了頭，把視線集中到魚鉤上，他
外表似乎裝成很寧靜，但怎能遏住內心的震盪呢？他想芳還是個芳，沒有變態，天
真純潔的一個少女呵！自己完全是神經過敏，不然已經變了心的女子，她還會這樣
容易反應出一封信的感情作用而重又投到她戀人的懷抱裏呢？不澈底的思想，足以
破壞一切，這時一陣微風吹來，他嗅到了熱烈濃郁的香氣，但他依舊俯下了頭，假
做不知道的模樣，他真在計劃怎樣的突然一回頭，才能嚇一嚇芳，大家來一個大笑
。……

「表兄，愛啊！……」

小說

芳大聲在澄耳邊嘶喊，澄一回頭，四條視線相觸了，彼此愕然，靜默暫時佔據了這空間。

「芳，收信了嗎？……」

「信嗎？是……是看過了，才來的。澄，我們終要保持我們的友誼的。」芳顯露出一些不自然的神色。

「是友誼，不，交誼吧，超友誼以上的吧。」

「……」

「芳你看荷花兒凋謝了，難道我倆的關係也像荷花兒般的就要零落嗎？難道你還沒有照澈我的一顆赤裸裸的心嗎？天上的星兒會掉下，人間的真理會蒙沴，但我的心兒永遠不變的！」澄站了起來，發出幽越的聲音，誰聽了，都要起異樣的感覺。

「……」芳默然，從澄手裏取了釣竿，把浮標拋落到池水上。

「愛，你容許我這樣叫嗎？以後。愛，誓言在我耳旁繚繞，你聽得嗎？……」

「哦！」芳抬頭看了看澄。
「純潔的愛情，是值得我們歌頌的！我倆的愛情，在那古塔頂上不是早互相證實了嗎？」

「澄，抑一抑你的悲哀吧，莫憔悴！」

「是嗎？芳，快，魚兒上鉤哩！」澄看見浮在水面上的浮標往水底一沉，急忙地說。芳立刻把釣竿一拉，一條三寸長的魚，在空氣裏閃了一閃，掙落到水中去了。

「啊！可惜。」芳歎了一聲。

「讓它去吧。讓它逍遙去吧。魚兒我爲你祝福！」

「詩人老是這樣的吧？」芳打斷了澄的語聲。

「密司脫柯：……」

澄聽見有人叫他，向傳出聲音的地方望去，看見那波爾喬亞直向自己走來。原來澄站着，人高了些，半個頭顱露在濃鬱的樹葉外，所以被波爾喬亞望着了。

「誰？」

「表兄呵！」顯然澄語聲裏滲了些特殊意味。

一分鐘後那波爾喬亞跨到了池邊，看見芳也在，便走近芳身旁。

「這麼早，四……四點鐘，比預約……預約早的多了。」這中國洋人的國語，終是這樣令人聽了感到不快的。他藉着父母的餘蔭，在外國蕩了幾年，連祖國的國語都說不丁。

「……」芳的聲音異常細弱，恐怕除那波爾喬亞外祇有戀在池邊花朵上的蝴蝶聽得吧？這時澄背着他和她立着，怔怔地望着那座聳入空中的樓閣旁的假山出神，這樣繼續了幾分鐘，澄又聽得那波爾喬亞在喚他。澄便懶懶地踱到了那青石前。面對了芳，一條視線緊緊地射到芳鼻樑上。

「密絲脫柯，」那波爾喬亞說，「後天空嗎？請……請到 Palace Hotel 去，那時參……與我的……訂婚筵，歡迎……」

「我一定來的，祝賀你。芳，你也去嗎？」

「哦！」芳笑了，兩頰上現出玫瑰般嬌紅的彩色。

「那位女士？一定很美麗的吧，我想。」燈問那波爾喬亞。

「真……不知道？你猜猜……」

「真的一些不知！講吧，不要再守祕密了。」

「啊，我真……幸福呵！就是，就是你的好朋友，我的我的……表妹，芳呵！」

……

澄的面色立刻慘白了，不自覺地頭也不回的走了。走沒幾步，似乎聽見她在說

「愛，我愛！」

★ ★ ★ ★ ★

跨過一座小石橋的時候，死神在他眼前閃了一閃。

一三

澄寫好信，心中的怨氣平了些，他不放心，恐怕有什麼不妥的地方，重又把信封撕開，拿着信稿讀了一遍。

小說

小 説

四四

「芳：

你竟這樣的棄了我嗎？是的，我誤解了，現在我認識了「戀愛！」戀愛在現代祇有產階級能夠得到，沒有金錢，根本便沒有戀愛！

芳！我一點不恨你，也一點不恨你的愛者。我痛恨的，只是現代社會的組織太不良了！我咬牙地冷笑着。

一切都看將來！將來，渺茫的將來，請你，不要以爲渺茫，終有這麼的一天！

末了我用至誠的態度，敬祝你倆幸福！

澄在暮色的黑暗中」

澄讀了一遍後，嘴裏哼了一聲極有力的「一切都看將來！」他現在覺悟了：社會的組織不良，應該由青年們去改造，但是這決不是喊喊口號，寫寫標語就能成功的！青年要改造這組織不良的社會，自己應先有充份的學識和能力。所以現在他心靈上也不很煩擾了；過去的一切，讓它埋在墳墓裏去吧。他現在所渴望的，便是家

裏有錢匯來，他是預備進大學呵。

一四

時光之矢真快，暑假已經滿期。澄這時萬分的頹廢了，他被愛神擯棄後唯一的信仰便是學校。靠了自己的本領敲開了大學之門，但大學之門雖敲開了，還需要東西來引導。什麼東西？萬能的金錢呵！澄看看人家都進了學校了，但是自家的故廬，經兵匪的蹂躪已經毀滅。而最痛心的老父母也流散了，生死存亡，不得而知。在上海舉目無親，一時那裏能籌得到一二百元的鉅款來供自己當作引導入學校的用呢！他想戀愛沒有金錢根本沒有戀愛，難道作育人才的學校，也非金錢不行的嗎？！然而事實是這樣，任你呐喊，社會上有誰爲你設法呢？

在這樣情景之下，他意識倒是在受人們的宰割了，他是被惡勢力圍住了！然而一切的一切，有什麼法子來解決呢？

望到了荆棘叢立着的前途，他不禁悵然而涕。再看看一般青年，又深深爲了國家愁憂。社會上的不均衡，矛盾的不均衡，逼着大部份的青年走向彷徨之路；同時

一部份天之驕子得着優勢的青年，還是不滿足他現實的波爾喬亞的生活，誰好好的讀書，祇是摟了異性在紅的綠的舞場裏沉浮，祇是在戲院在狗場裏享樂！他們度的這樣的美國式的色情生活，他們可知道些什麼救國救世的勾當！他們進學校混一張文憑罷了，有了文憑什麼都可以幹，在中國僵定了幾千年的局面，支配階級只要有了資格，便可以在表面上已經打倒而實則依舊存在着的封建式的社會裏有意無意地支配一切。啊，日夜環繞的夢想社會，恐怕至少在百年後方能實現，可是那時白骨已枯了！

* * * *

在這個當兒，他無意的找到了一個同伴。健，是個嶺南的年青，和澄遭逢着同樣的境遇，他們彼此同情，因此他們間就發生了很濃厚的友誼。

他們同居在一間亭子間裏。

一五

澄靜靜地等了一個月，發出去請人謀位置的信，始終沒有回音，但是生活是要

生活的，沒有法子祇有靠了三寸禿毫寫一些無聊的文章換些錢來當作生活費。



死之神時常在他眼前幌動，但是他是個意志很強的青年，雖然死神不斷地在誘惑他，他決不會受到一時熱情的支配的。同時健也時在鼓勵他，他覺得死不要這般沒有勇氣的死去，應當去和惡劣的環境宣戰，等流盡了身軀裏的血，然而死去。自己雖瞧不到燦爛的花，豐美的實，但儘不妨爲整個社會盡一分力，予後來者種種的便利！當後來的踏到了自己的血蹟，他們的心靈也許會顫動一下。於是他就努力於文藝的創作。

一六

沉寂着的中國文壇騷動起來了！青年作家柯澄的名氏震鑠一時。在新文藝勃興之後的許多歌頌情愛的小說中忽然有了特殊風格的偉大作品——戀之華的產生，這夠得多少人的崇拜呵！

「文藝是一種向已成社會的一切的宣言，」澄雖還是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然

而他有敏捷的感覺，冷酷的腦子，他自己經了這些磨折，同時又流浪了幾時。他去分析社會，找到了人世間的矛盾。自然，這種創作不是平凡的了！

戀之華的背景是澄和芳，不，許多青年的代表罷了，社會上一種極普遍的矛盾的現象罷了。可是戀之華不是戀愛小說，也不是浪漫派的結晶，它把社會上的一切罪惡暴露出來，反映着民族意識，指示着未來的光明之路的探求。

爲了戀之華的產生，澄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從另一面的立場來觀察，澄是個禮教的叛徒，本來是非好惡沒有一定的界限，何況在這樣的社會裏！

但痛心的是：澄的健康葬送在戀之華的原稿紙中了。

一七

新涼已襲到人們的兩臂，撩人的暖風早不在這南國逗遛。

★ ★ ★ ★

澄拖着衰弱的身體，從充滿肉的香的舞場裏踱到「神祕之街」，這幾天他正計劃着一篇偉大的創作，預備多吸收些資料，就要動手了，他在「神祕之街」上嘗到

了不的異國情調。他懷疑這不是中國土地，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羣衆竟這般馴服着。霎時舞場裏的景象在他腦裏憧憬，這完全是金元化了，看到這種現實的淫縱的華侈的生活，誰還相信中國人民的貧乏呢？！

深秋的晚風，吹到澄衰弱的身體上，澄覺得有些寒意了。他抬頭望見那聳起的郵局屋頂，知道寓所已不遠了。

「噃，澄！」澄聽見有人在背後喊他，回頭一見是健。健急急地奔近澄——拖了澄背馳着寓所狂奔，澄莫明其妙的被健拖着走，澄心頭很焦急的，但不敢聲響，因為被健嚴肅的神情攝住了。這樣奔了多時，離了「神祕之街」跨到一條仍舊保留着東方民族的特性的小路上。健找着了一處小茶樓，便和澄跨了進去，揀了個較爲黑暗些電燈光不很強烈的桌子坐着。

「知道嗎？」健低聲地說。

「什麼？」澄有些驚駭了。

「不知道嗎？澄，你危險呵！」健吃了杯茶，潤潤喉嚨，「澄，你很危險！要

是再過幾分鐘，找不到你，你這時恐已是人家的俘虜了！」

「俘虜？我爲什麼要做人家的俘虜？我沒犯法！」

「輕些！」健打斷了澄的話，「在這社會裏管得什麼犯法什麼不犯法，全是偏面的！澄，可知道戀之華累了你？……」

「是的，戀之華累了我的健康！」

「比健康更大的事有哩！澄喲，我回寓所看見我們的寓所被警士佔據了。我連忙退出來，原來你的戀之華作的祟，那波爾喬亞告發你了：你在戀之華裏隱射了芳和他，因此他恨你，便無端的告發你。是反革命者。」健說得很有力量，雖然是輕輕的。他喘着，許是奔波得太勞苦了。

「反革命，誰是？讓他怎樣！他有什麼證據嗎？」

「輕些吧，難道你還沒有澈底瞭解目前的怎樣的一個社會嗎？證據至多贗造幾個就得了，澄你想你能敵得住他嗎？他有的是錢，頭銜，他又不是個傻子，當然準備好了然後下手的。他是法律顧問，法律專家呵！」

「法律專家？錢？頭銜？怎好？」澄默默地說，顯他有些異樣了。

「我想你還是逃亡吧，他方去！」健親熱地說，從衣袋裏挖出了三張十元的鈔票給澄，說：「這個你暫時用用得嗎？」

「走向那裏去？外面這麼黑暗！」澄二條眼光逼到健鼻樑上，這時他感得這世界裏只有一個健。

「外面黑暗嗎？不！無論如何比這裏光明得多了！」

「好！我去創造光明去吧！健，我的好友，我的好友喲，再見了！」澄咽嗆了。

「人生本同得一截兒路程！澄，努力！奮鬥！爲你，爲人類你努力吧！我在這兒靜等你的捷報來臨！」

一八

一年後的一天，寂寞的健收到了澄的一封信：

「我唯一的同伴，健：

你可知道你的澄這樣地流浪了整整的一年了：我流浪到家鄉去，家鄉是煙火餘燼，什麼都完了；我流浪到熱帶上去。看見一些在鐵蹄下掙扎着的民族；我流浪到南國北國去，發見了一些呻吟着的民衆，然而，然而同時我又看見許多許多浸在酒色淵裏淫樂着的動物！啊，世界是怎樣的不均衡呵！

健：不是早說了戀愛是需要金錢的，以金錢爲條件的。然在我更知道什麼都需要金錢，金錢可以收買一切，支配一切，在這社會裏！

我痛恨現實的社會，我咒詛自私的人羣，我是被這個世界所擯棄的了！我找不到那裏是我的立足處。文明的世界原來是這樣一個東西，在文明的世界裏我所受到的這許多，健，我快要窒息了！我要到那野蠻的未開化的去處去了，也許未開化的去處比文明的能夠少給些苦楚多給些安慰我。

健！我在未開化的去處誠懇地盼望這污濁的世界放些光明出來，要不然，毀滅了也好！

健，我唯一的同伴：在我心靈上永刻着你的影子，你失掉我，莫悲哀，反

正這世界上和我同樣的多着哩。我祇不過無邊沙漠中的一顆罷了。

這信你收到的時候也許我已到了野蠻民族的去處了，永別了，健！

惓念你的友澄寫於邊荒上的一間小棧中」

健不自主地流淚了，歌了一聲：

「這是青年呵！無數青年中的一個青年呵！」

一九三一，五月寫

一九三一，八月改作

大東

書局

出版

者編書各

葉翁丁郭徐趙馬朱王何凌但錢
元詠劍徐鳳濟逸善杜病
珪誼悚然青庵邦竹遠梅清字鶴

書畫圖

適應學生程度

用累進的方法。使學生從最初的階段
裏逐漸認識高深學理。附圖極多。

輪廓光暗陰影透視色彩各部。儘量作
簡要的說明。於自由寫生指導尤詳。

題意題材。力求與世界畫理貫通。一
面陶冶學者思想。一面引起學者興味。

注重實際摹寫

學畫初步

水彩畫風景寫生法 一冊 大洋七角

王濟遠油畫集 一冊 大洋二元

水彩畫臨本 四冊 一元八角

學畫初步 一冊 大洋一角

鋼筆畫臨本 四冊 一元五角

鉛筆畫臨本 三冊 大洋一角

毛筆畫百法 一冊 大洋六角

水彩畫百法 一冊 大洋七角

人體寫生法 一冊 一元二角

實用圖案畫 一冊 大洋四角

雜

俎

無盡年曆盤製造法

林 嶸

材料||硬紙板 厚圖畫紙 銅書釘

器具||圓規 尺 習刀 糊精

製法||（1）先將硬紙板翦成半徑 $1\frac{1}{2}$ 吋之圓片。另翦同大圖畫紙圓片貼上。次以圖紙翦成半徑1吋及 $\frac{1}{4}$ 吋之圓片各一。

（2）將三圓片割作十四等分。由其中點畫線十四條至其周緣。

（3）於小圓中心除去銅書釘眼外。在十四格內由左至右書日次。其排法如下。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1 | 2 | 3 | 4 | 5 | 6 | 7 |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日次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2 23 24 25 26 27 28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9 30 31
...
月次 4.7月 9.12月 6月 2.3.11月 8月 5月 1.10月 4.7月 9.12月 6月 2.3.11月 8月 5月 1.10月

於其周緣書月份。惟 7 月必在 1.8.9 各月之下。月次如上次序不得更動。

(4) 於中圓內除小圓位置外。在格內由右至左書 ABCDEFGABCD EFG 十四字。
(5) 於大圓內除中圓位置外。在格內由右至左先書 ABCDEFGABCD EFG 十四字。

字。

再將 AGFEDCB (由左而右)七格橫分爲五列。以便寫年份。由 A 格第一列起書「零」字。向右 G 格同列下書 1 字。但每隔四字空一格。寫一閏字。再寫年份至 B 格同列後。再轉至 A 下第二列寫。餘類推。(有時阿拉伯數字旁加書中國數字。如 1.4. 等說明見後。又十位數如 20 但書 1.21 但書 1 取其便也。茲書其年次於下。

| | | | | | | | |
|----|----|---|---|---|---|----|---|
| 年次 | 零 | 1 | 2 | 3 | 閏 | *4 | 5 |
| 年次 | no | 7 | 閏 | 8 | 9 | — | 1 |

圓 2 3 4 5 圓 6
7 8 9 圓 1 2 圓
3 圓 4 5 6 7 圓
未書年份之七格可書世紀號數。

| | | | |
|------|-----|-----|------|
| 世紀號數 | 26 | 048 | ~~~A |
| | 37 | 159 | ~~~G |
| | 048 | 26 | ~~~E |
| | 159 | 37 | ~~~C |

(6)寫竣再於小中二圓中心穿一孔。約半徑 $1\frac{1}{16}$ 吋使書釘可任意穿過。於大圓中心則以刀劃痕長使適可以書釘向一方穿過。次疊二圓用書釘穿過來好。則中小二圓可轉動自如而大圓不能。

用法一備此一盤可推算任何世紀中任何年某月中之星期日。或閏年茲以一九三〇年四月爲例求其星期日。

(1)求世紀於處O字爲20世紀由該列右行得碼爲A。

一如世紀係單十位數如17 30 51等則向右部找7 0 1諸個位數再向右求得

碼爲 G E C。如係雙十位數或個位數。則向右部求之。如 20、41、63、6。——

(2) 求該世紀所表月份。移小圓片。使 1 月之格適在 A 格上。則 A 表 1.10 二月。B 表 1.11 三月。

(3) 求年份。於大圓內 F 格一列處得一九三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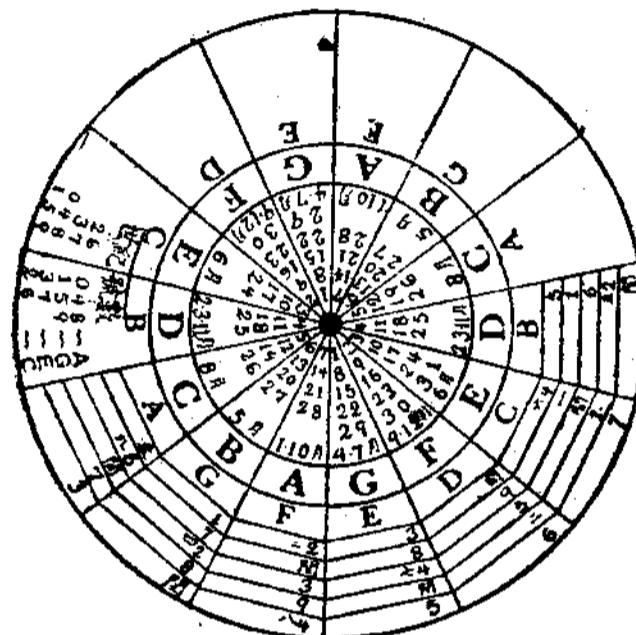
一得世紀後。再由年份圈求年份。如 1907 年在 G 格二列。1910 在 C 格二列。1917 在 F 格三列。(由 1900 — 即九十年 — 向右算。則 G 格爲 1991 E 格爲 1992 : G 格爲 1997 也。) 1950 在 B 格四列。

(4) 求月份及星期。移動小圓中圓。(二圓同時移動) 使中圓 A 格(即小圓 1.10 月之格)正對一九三〇年之格。(即有^二字之格。如照此固定不動。可求一九三〇年一至十二諸月之星期日或星期幾。) 再由大圓 G 格(因中圓代表 4 月之字係 G)直上。至日次圈得 5 12 14 26 等日爲星期日。

又與年份同列。近左隣格有閏字時。則其年爲閏年。且「零」字處(大圓 A 格一列)代表之年份。如 1900、1928 等亦爲閏年。

茲附一圖於後。以便欲製此盤者參攷。

無盡年曆盤圖



無盡年曆盤簡圖



大骰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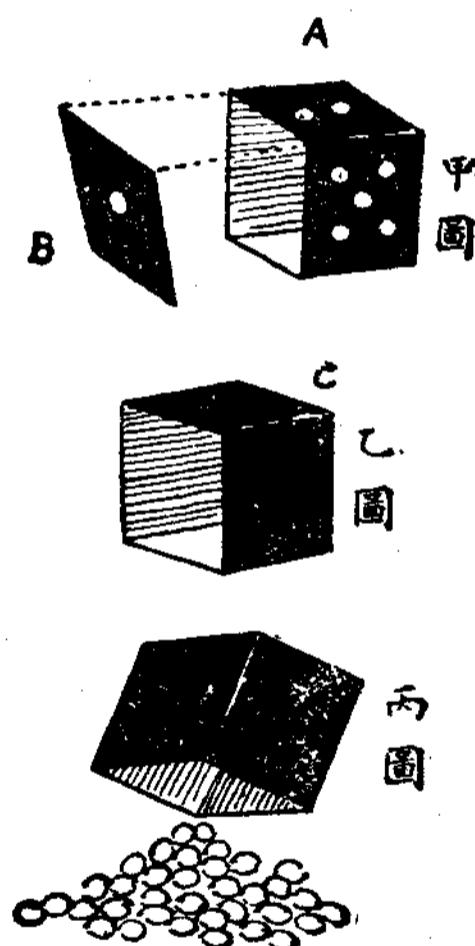
「表演」演者出大骰子一枚，舉示觀眾；並以該骰六面詳細交代一過，放在演檯上。

張含華

雜 遊

六

演者又取一骰子大小木匣一只，（無蓋）交與觀眾檢閱，並無關鍵在內，乃將此匣套在骰子上，經演者唸咒後，則骰子忽不見，變成食物無數。（以鳥代之亦可）



〔過門〕用品 匣一只，（如乙圖）以厚紙做成亦可，須照骰子稍大一二分。

大骰子一枚，可用厚紙做成，空其一面。（如甲圖A）另以厚紙一張，以代空處，（如甲圖B）則成一完好之骰子，再以黑紙糊其四週，點子可以白紙

勸成貼之。

表演時預將欲變之物件藏入骰內，以甲圖之B蓋上，則成一完好之骰子。迨交代後，以匣套之，揭開時，將手指緊拿匣旁，使大骰B蓋脫落，其中所藏之物，（如丙圖）霎時發現矣。

銅絲取錢

張含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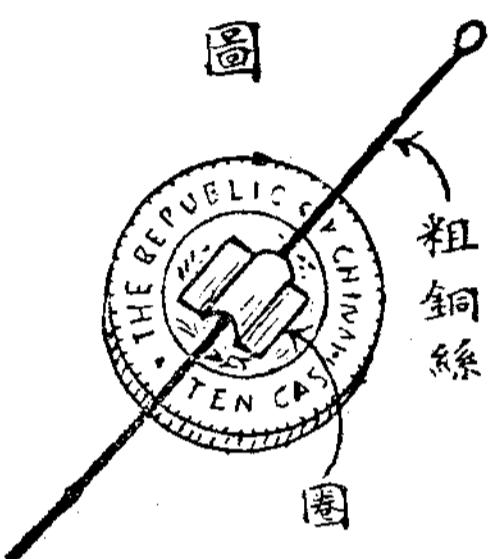
「表演」演者出銅梗一根，謂觀眾曰：「予昔在四川遇一異人，贈余此物，如需錢用

，祇須向空中一揚，銅錢即來。」

諸君不信，請試觀之！」言時，

演者向空中用銅梗一掠，果現一銅元在銅梗上端，繼掠繼來，並可將銅元及銅梗交與觀客察閱，亦無關鍵，真使觀眾莫明其妙。

甲圖



乙圖



「過門」用品 彩銅元一枚（後面有一圈如甲圖）銅梗一條（一端須彎成圓形，以免

銅元滑出。）

預先將彩銅元套在銅梗上，捏在手中。衣袋內，預藏銅元十數枚。表演時即將手中銅元向前滑出，則銅元即擋住在銅梗之一端；左手取銅元時，先在自己衣袋內暗取銅元一枚在手中，斯時假作將銅梗上之銅元取下以示觀眾，其實即預藏手中之銅元也。惟左手取銅元時，銅梗上之彩銅元便即時滑下，捏在右手中，手續要靈敏清楚，不被觀者察破爲要。第二次可依前法一樣表演，交代時暗將彩銅元藏去，則一無關鍵可尋矣。

靜軒漫寫

顧龍鑑

革命家的性命。常常懸在槍尖劍柄上。

不向『銅錢眼裏穿跟斗』者。才是靠得住的革命家。

貪生怕死之徒。有時偏偏出於不料的死。輕生迎死的英雄。有時雖冒萬險而不死。

『老而不死謂之賊』爲什麼儘有許多人祝望長生。

美人兩行的淚珠。可以銷融英雄蓬勃的壯志。

大丈夫當飲彈流血而死。若輾轉床褥。死於兒女之手。直懦夫怯人耳。朋友。不要癡心夢想吧。以爲未來的樂園。可以不經流血。也可得到。天國不在天上。而在世間。天國不由上帝造成。而由我們建設。

美人如名花。可賞不可折。

世界愈亂。閱報者愈起勁。

寫情書。握管久。僅得奈何兩字。

養靜軒碎語

凡作一事。能得心之安寧。必博人之讚許。

惰者以無爲爲快。勤者以有爲爲快。

多失敗則多得經驗。多慘倖則多失智慧。故失敗者毋自餒。成功者毋自驕。

霍桂明

恃威氣以凌人。其氣必爲人所喪。

吾輩文人。果能以一生之言行。一生之事。必可作萬世之範。留萬世之名。

久歷膏梁。則思野蔬。久居城市。則思鄉村。久聆繁響。則思清音。久接龍涎。則思蘭蕙。於是知口之於味。目之於景。耳之於聲。鼻之於氣。其好一。其所厭煩者亦同也。

黃金可蓄。時間不可蓄。

腦府爲良田。智識爲種籽。思想爲耙耨。文章事業。則莊稼之收穫也。

文字爲思想之花。其肥料則大都取給於書卷。

善作聰明語。慣作糊塗事。此之謂聰明白誤。

平心自念。我可算那一等人。

文章易傳出。難收入。

自己刪稿。如守財虜之用錢更吝。

善忘者對情事。當能牢記。

一人娶數妻。無怪世有無妻者。

集三第 卷七第

久慕之人見後亦覺平常。

無論何事鑽進去便難鑽出來。

書愈讀愈多友愈交愈少。

寫情書握管久僅得奈何兩字。

短於是始羨於是故食不飽而後知食之難眠不足而後知眠之樂。

儉腹妄思著作亦猶寒素者忘思綺羅。

偶翻舊作如對故人其中感情真說不出。

不自量力徒尙外觀人罵奢侈我增負擔。

耳目爲視聽直接機關視聽爲與外界接觸之唯一利器故耳必保其聰目必保其明。

觀微軒聯話

嚴觀微

秋來苦熱索居無俚讀詩之餘戲集數聯云『將軍下筆開生面戰士還家盡錦衣』『安知
峰壑今來變不辨仙源何處尋』『且欲近尋彭澤宰何人道有少微星』

挽聯最忌泛。若集句尤難親切。嘗見栟茶蔡爾文先生代人挽妻。集句也。雖病空泛。尙能極哀痛之致。聯云。『死別已吞聲。江水江花豈終極。』『眼枯卽見骨。一絃一柱思華年。』

余近輓摯友周仲平聯云。『品端學粹。素履堪欽。方謂大器不凡。鞭着欣看先祖逖。』『論世知人。青年卓識。太息賞音難得。琴亡竊比古鍾期。』又代挽三聯。其一云。『英才頓失。大雅云亡。搔首問天天不語。』『遺像猶存。知音已別。傷心思子子何之。』其二云。『數載共春風。稔知濂溪家學。具有淵源。切確工夫曾益我。』『一朝悲薤露。堪嘆昌谷集成。遽歸瑤島。清和時節最思君。』其三云。『精數理。善文詞。久知家學有真傳。異日飛騰定超凡輩。』『背高堂。別好友。太息地方尤不幸。望風懷想頓失奇才。』若耐庵師所挽一聯。面面俱到。尤非率爾操觚者所能望厥項背。聯云。『夙聞聰慧。逮天其年。亡矣斯人。有願未償。虛爾志。』『自愧疎慵。末視汝疾。傷哉老友。喪明抱痛。觸予懷。』

余習書數年。苦不能佳。最近友人精吾以宣紙索書。并囑勿書成句。因撰十字書予之云。『精誠能格物。』『吾志亦猶人。』

書見有毒師母兼岳母聯。頗愛其工穩貌切。聯云。『師嚴於教母。濟以慈。欣看時雨敷施。植千。

行桃李。」「昔立程門今居甥館際此春花爛漫祝並茂椿蔭。」

一別西湖倏已五載。邇來思遊。卒爲境縛。偶憶平湖秋月有集句聯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更邀明月說明年』。頗見自然。又蔡元培先生題岳祠聯云。『民族主義歷元清鼎革始達。完全如神。有知。稍懈。生前遺恨』。『聖湖風景得祠墓點綴。差不寂寞。茲地之勝。尤宜廟貌重新。』是能知古人思想有先於今人語。又蘇小小墓集句聯云。『花鬢柳眼渾無賴』。『落絮游絲亦有情』。頗極工麗之致。餘如『桃花流水杳然去』。『油碧香車不再逢』。『湖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鑄金』。二聯皆極自然。并稱佳構。

吾邑孤幼學校楹聯云。『我由辛苦此中來。憶當年燈影機聲。莫亡慈母』。『人以貧窮而思。憤能乘茲沈舟破釜。便是佳兒』。聞出自前清丘莘周景濤手筆云。

吟梅軒詩話

胡志霄

吳三桂有寵姬名連兒者。姿容婉麗。常伴三桂遊。受恩較隆。三桂敗。連爲趙良棟部將所得。但不逾年即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煙」之句。麗質清才。非其他所能及也。

曾文正督兩江時。幕中有李眉生者。年少倜儻。不矜細行。文正愛如子姪。一日。文正與眉生閒談室中。文正出見客。眉生偶見有以文字呈文正者。中有不動心說一首。文略謂置我於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我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生閱至此。援筆戲題云。「妙曼蛾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多不動。祇想見中堂。」此數語足可揭破此輩之虛聲純盜矣。

湖南黃生者。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太平天國起義時。改名公俊。徒步千里投之。進策萬言。而洪不用。遂隱於皖北。太平天國敗。曾文正招之。不至。執之至卒。不服。曾囚之數日。竟死。有立國論。孫子詩稿等書。文正見之。斥爲妄人。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若干句云。「最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真。」噫。此卽所謂荒謬者歟。一至夏日。所最苦者莫過拉人力車者。余見吁公曾有哀衆生詩四首。其哀車夫云。「曲臂彎腰似煞猴。汗流如注喘如牛。可憐終日勤奔走。藍縷衣衫食不周。」可云哀而確矣。陳橋兵變。勸進表乃出自阿穀袖中。余君玉堂有詠史一絕云。「陳橋兵變費疑猜。一領黃袍

何處來。勸進表藏陶穀袖。此中或還有雄才。」

鈴山堂集凡四十卷。爲明相嚴嵩著。讀其詩。卽韓文公所謂橫空盤硬者也。如勝泉寺宿云。「鐘漏臨城迴。星河隔樹低。」中秋云。「螢度霜高幔。蛩鳴出壞牆。」虎邱臨眺云。「高攀雙樹青冥上。俯瞰三吳宿霧中。沙浦斷雲低度鳥。石林修竹靜吟風。」渡冰險云。「寒日無朗照。哀鴻有斷鳴。長河蟠地險。積雪與天平。」以上諸句。清新雋永。出入盛唐諸家。吾輩讀者。幸勿以其人格而掩其詩品也。

李秀成得蘇州後。金陵被圍已久。李常西望咨歎。憂形於色。有感事詩二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曾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鄉雲橫亘斗牛高。」「鼙鼓軒轅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睥睨一切。眞不愧英雄也。

歸安錢東平。負才跌宕。其詩世罕見之。昨於友人案頭見其嶺南春日述懷八首云。「篋有殘書未是貧。黃金揮盡見天真。模糊歸夢渾疑醉。牢落閒愁忍對春。慘被妖氛悲故里。釀成劫運

集三第十七卷

歎庸臣。旅居更有傷心事。麥飯曾無薦兩親。」「典盡寒衣又一回。無聊心緒強徘徊。絕糧幾日僕求去。痛飲連宵客自來。夜雨有聲隨枕至。小桃無主隔牆開。自憐傲骨偏清瘦。遙望孤山月下梅。」「幾番長揖入軍中。談虎聲低恨未窮。痛哭何人知。賈誼上書今日作陳東。養成正氣留河嶽。振起雄心問斗虹。只爲憂時終受謗。高懷空自憶精忠。」「軍書絡繹五羊城。風候炎方氣早更。地暖柳先舒媚眼。春寒蚊已作繁聲。虛堂清磬聞禪語。古寺殘燈照佛情。讀聖賢書學何事。而今始識大光明。」「飄零嶺海又經年。一檄招尤志益堅。大義特明元旦日。閒愁多付夕陽天。春因亂後花無色。詩到窮時句欲顛。積憤填胸悲不語。五更鶴唱淚潸然。」「獨倚青萍抱杞憂。談兵紙上豈空謀。誰開關鑰延強敵。欲鑄神姦首故侯。機已失時惟扼腕。才無用處且埋頭。東風何事吹桃李。爭與梅花妬似仇。」「立步終須秉至誠。談何容易與人爭。璞經匠斲真纔見。水遇灘夷色再清。閒理殘書鍊奇氣。新煥煥玉避狂名。心田自有元丹在。不逐凡苗見雨生。」「青史頻翻作鑒觀。小樓春雨入宵寒。文華東撫倭猶獗。諸葛南征蜀始安。臥榻豈容方是計。衣枷不戒實堪歎。君門何日籌韓岳。早爲蒼生築將壘。」

通

訊

張君孝純啓事

汪蔚雲先生大鑒：弟屢於叢刊上拜讀大作，無限欽佩。因為你的詩有許多獲到我內心的共鳴，所以我也就特別的愛好，每於課餘我輒拿了文刊讀你的新詩，以慰我孤寂的心靈，可以說：我的認識你是有一個長久的時間。

我自信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在文學中尤其是借了詩歌這枝蘆笛來鳴我個性的存在，同時我是將置身於詩歌以為終身職志的人，所以我極想交結努力研究詩歌的人，來共同研究，以增長我的見識。先生是一個愛好詩歌的人，所以我不揣冒昧的請求結一個文字之交，想不致因我鴉鈍就拒絕了我吧！？

我的通訊處是湖南長沙北門外平浪宮育羣中校，如果是在假期內請寄長沙南門學院

通訊

集 第三 卷 第七

街八十一號內敝舍就是。就此敬祝
文思的猛晉

通訊

弟張孝純頓首

周君仲芬啓事

編輯先生：

本刊七卷一集美術特刊號內繪事撮要一文，係效韓先生舊稿，仲芬錄寄。投稿時
即已註明，茲該文署名單獨爲仲芬一人，深恐有不明底細者，對於個人有所懷疑
，特借通訊欄聲明，即請將此函披露爲荷！此上，順請

教安！

社友周仲芬謹啓 一〇，二九，

李君亦賢啓事

維所學兄惠鑒：久未通函，盼念殊深，不卜 兄台現供職何處？祈 賜片紙隻字，
幸勿魚雁消沉也！專此即請

近安！

弟李亦賢頓首

學生文藝叢刊社章程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爲學生文藝叢刊社

第二條 本社爲全國學子文藝集團以表揚成績連絡感情藉他山攻錯之益而爲同聲相應之求爲宗旨

第三條 凡屬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小學校教員亦包括在內）不論在國內國外不限學級不分性別均得入社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社由社員及辦事員組織而成事務所附設於上海大東書局總廠之內

第五條 事務所分下列三部 一編輯部 二出版部 三收發部

第六條 本社設社長一人辦事員若干人分擔各項事務其社長由編輯主任兼任之

第七條 凡照下列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入社者均爲正式社員額數不限定

第三章 事務

第八條 本社每年出社刊十冊每月一冊暑假寒假期內停刊定名爲學生文藝叢刊

學 生 文 藝 刊 社 章 程

第九條　社刊爲學生發表作品之園地稿件由社員及社外學子供給其選輯出版等工作則由社長及辦事員任之

第十條　社刊內容其分類如下　一書畫金石　二語體文　三文　四語體詩　五詩　六小說劇本　七其他

第四章　入社手續

第十一條　凡在徵求社員期內入社者須填具本社規定之志願書連同社費二元匯寄本社收發部本社收到註冊後即將收據社證社刊寄奉

第十二條　如逾期入社者須繳社費二元五角其餘手續與第十一條同

第五章　社員期限

第十三條　自每屆徵求社員之時起至出齊本屆社刊十冊止爲取得社員資格之時期如逾期仍願繼續爲本社社員者當續繳下屆社費否則其社員資格即取消

第六章　社員之利益

第十四條　凡爲本社社員得享下列各項權利

一　有得本屆社刊十冊之權

學 生 文 藝 粩 刊 社 章 程

- 二 有優先登載作品於社刊之權
- 三 作品一經選登可得現金書券或社刊之報酬
- 四 努力投稿經本社認為作品優美者本社遇有辦事人不敷之時得聘為本社職員或轉薦與大東書局編輯所
- 五 社員如有單行本稿件擬讓版權者本社願盡介紹之義務
- 六 社員投稿文字間如有稍欠斟酌者本社當酌量為之潤飾而登載之
- 七 社員在有效時期向大東書局或各分局購本版圖書照定價折實後再打九折購第一卷至六卷文藝叢刊或彙刊者照實價打八折以示優待（但親自至店購買者須隨帶社證郵購者須於書面註明社證號碼並蓋圖章為憑）
- 八 得應本社各種有趣味之懸賞與徵求
- 九 本社對於社員有時有優待券和美術品之贈與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章程自修訂日起施行

第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之處經社員四十人以上之署名提議得修改之

劉凌
善裕瘦
公清涯無

介 紹 陶 步 丹 墨 菊

陶君步丹。會稽皇族也。素工書畫金石。尤長於墨菊。一經下筆。瀟灑出塵。故能脫盡凡俗。自開蹊徑。計自廉潤以來。求者接踵。幾有應接不暇之概。乃自東北淪陷。失地數千里。雖有義軍奮勇作戰。卒難收復。揆其原因。無非餉械未能充實。有以致之。陶君憇焉心憂。爰擬自本年六月起。仍照原潤。並願提出半數。捐助義軍。明知太倉一粟。無裨於事。庶幾集腋成裘。藉資補益。同人等不敢泯其愛國之誠。特綴數語。敬爲愛好陶君作品者告。凡在廉潤期內。幸勿失此良機。原直例如下。

四尺屏條每堂十六元

中堂照屏條減半

潤資先惠

五尺屏條每堂三十二元

立軸冊頁每方尺四元

準期交件

六尺屏條每堂四十八元

團扇摺扇每柄四元

金箋加倍

八尺屏條每堂六十四元

橫幅隨大小增減

劣紙不應

●收件處

紹興府海州路九九號大東書局陶寶威君收或由上轉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一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

一 投寄之稿，以本刊所有門類爲限。
一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酬贈。

1 語體文，小說，劇本，遊藝等稿，滿一千字以上者，每千字酌量以一元至三元之現金奉酬；（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投稿人不得自己主張，本社亦不預先與投稿人函商。）不滿千字者，概酬社刊二冊。

2 文言文字數在千字以內者，酬社刊一冊；在千字以上者，每千字以一元計算，酬以書券。（雜俎同。）

3 詩稿不論語體詩、近體詩，每集內登載在五首以內者，贈社刊一冊，逾五首者，除贈社刊外，再酌量酬以書券。

學生文藝叢刊社稿規簡章

4書，畫，（包括國畫西畫。）雕刻，攝影等稿，一經刊載，酌量贈以社刊或書券。

一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一本社對於來稿得酌量刪改；如著作者不願他人塗竄，可於稿上預先註明。來稿揭載與否，恕不預行函告。

一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

一社員投稿，並須註明社證號數。

一登載之稿，如發現剽襲他人，或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一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一來件寄上海北福建路二號大東書局總廠學生文藝叢刊社。

■廣告價目表

| 地
位 | 一
集 | 五
集 | 十
集 | |
|-------------|------------------|------------------|------------------|------------------|
| 底
封內 | 外
四
○
元 | 五
○
元 | 二
二
五
元 | 四
○
〇
元 |
| 普通半面 | 三
〇
元 | 一
三
五
元 | 二
四
〇
元 | |
| 普通全面 | 二
〇
元 | 九
〇
元 | 一
六
〇
元 | |
|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價另議 | | | | |

■定價與郵費

| 集
數 | 一
集 | 十
集 |
|-------------|------------------|--------|
| 實
價 | 三
角 | 二元五角 |
| 郵
費 | 二
分 | 二角 |
| 國
外 | 二
角
五
分 | 二元五角 |
|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 | |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卷
第三集

每
月
集
十
年
全
·
集
假
寒
·
停
刊

編輯者 淩善清

編輯者

凌善

清

發行人 沈駿聲

發行人

沈駿

聲

印 刷 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福 建 路 二 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總發行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九 十 九 號

分發行所 江北平潘陽開封天津

分發行所

江 北 平

潘 阳 開 封 天 津

大東書局 南京漢口長沙徐州南昌

大東書局

南 京 漢 口 長 沙 徐 州 南 昌

梧州杭州重慶成都油頭

梧 州 杭 州 重 庆 成 都 油 头

廣州常州哈爾濱廈門星加坡

廣 州 常 州 哈 爾 濱 廈 門 星 加 坡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教育部審定 初中教本

上
大東書局發行

| | | | |
|--------|-----------|--------|-----------|
| 初中黨義教本 | 陶百川編 蔡元培校 | 初中平面二角 | 薛邦邁編 薛邦達校 |
| 初中國語教本 | 張弓編 蔡元培校 | 初中自然科學 | 夏佩白編 顏任光校 |
| 初中本國歷史 | 梁園東編 江恒源校 | 初中化學教本 | 周鍊莘編 |
| 初中外國歷史 | 梁園東編 孟壽椿校 | 初中動物學 | 王焱塵編 吳元濬校 |
| 初中本國地理 | 蘇甲榮編 孟壽椿校 | 初中英語讀本 | 沈彬編 蔣夢麟校 |
| 初中外國地理 | 金久之編 李長傳校 | 初高中水彩畫 | 王濟遠編 呂鳳子校 |
| 初中算術教本 | 張軼庸編 熊凌校 | 初高商業常識 | 王雨生編 |
| 初中代數教本 | 張鴻溟編 范鳳源校 | | |